

法 鐵

蘇拉非莫維支著

楊 騷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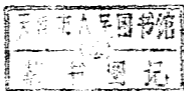


旧参
I.512.4
S L F

鐵 流

綏拉非莫維支原著

楊 驛 譯



上 海

南 强 书 局 版

1930

一

部落的庭，街道，小屋，籬棚，都啾啾地沉沒在蒸熱得要起暈眩了的塵霧中；只有像金字塔的白楊樹的尖端，尖銳地在處處窺探着。

說話聲，響聲，狗的吠聲，馬的嘶聲，鐵杵音，小孩子的哭聲，低低的罵聲，女子的叫喊聲，和着沉醉的手風琴而唱的破鑼似的淫猥的歌聲：這種種的聲音，從各處雜然混然地傳來，儼若喪失了女王的巨大的，未曾有的蜂巢，無千無萬的聲音翳然地亂雜雜，在發出不調和的悲哀的音響一般。

這個無際限的蒸熱的混亂，把疏野都包圍起來，直包至那古墳上面的風車那裏——這兒也是有幾千喧器的聲音支配着的。

只有在部落的那邊油湧奔流着的清冷的山溪的泡沫飛進的水梳，這熱蒸蒸的塵霧也終於不能把牠遮沒了。在遠遠的那邊，河流碧油油地形成巨大的線，包圍着天空的半圓。

赤褐色的曠野的掠奪者猛蕊，聳着耳朵，迴轉着鈎般的鼻子，驚愕地在這炎熱的天空上飛翔。牠不理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因為牠未曾看過這樣的光景。

那或許是市場麼？然而為何什麼地方也沒有看到頭巾，商人，或是堆積着的商品呢？

那或許是避難者的羣麼？然而大砲，彈藥箱，兩輪車，槍枝的這些東西，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

那麼，說牠是軍隊麼？然則為何是到處小孩子在哭，鎗上晒着搥襪，大砲懸着搖籃，年輕的婦女們在哺乳，牛和砲車的馬在一起嚼乾草，而被太陽曬着的婦人少女們在把黍和獸脂的鍋放在臭氣紛紛地燃着的‘基買克’(把馬糞曬乾所作的燃料)的上面呢。

喧囂，昏暗，灰塵紛紛，混混沌沌地，一切的雜音，騷音，以及種種樣樣的聲交錯着。

部落裏只有哥薩克的女人和老婆和小孩子。
哥薩克好像消滅了似地一個也沒有。哥薩克的女
人們，從小屋的小窗上眺望着那瀰漫在裊塵霧捲
着的大路橫街的混亂的光景——
——豬羅！死去好了！

二

或是浮動的嘎聲，或是鎮定的響徹曠野的高聲，夾着牛的啼聲，雄鷄的高叫及人們的談話聲，從四處傳來；——

——同志們，開會去！……

——開會去……

——喂。集攏來，諸位！……

——開會去！

——都到風車那兒去。

和慢慢地凝結了的太陽同時，蒸熱的塵霧漸散，金字塔型的白楊樹現出他那巨大的至高的姿容來。

極目所看的，是庭與庭相連；小屋微白。一切

的大路。一切的橫街。從頭至尾都塞滿着運貨馬車啦，馬車啦，二輪車啦，馬拉牛拉這些。而直運到曠野的古墳上面，直運到那有膜的長指展開四方的風車那兒去的庭中，或庭的那方面，也都是滿滿地擠着那些車馬。

風車的周圍，漸次被越加增大起來的喧噪所包圍，難以捕捉地消沒入斑點般的古銅色的顏臉之中，人的海越加擴大起來。白鬚的老人，形容憔悴的婦女們，姑娘們的快樂的眼睛，攀緣在腳間的孩子們，氣喘喘地搖着下垂的舌尖的狗，——這一切的一切，都消沒入那巨大的，越加增加起來的兵卒的羣衆中去。有的戴着毛深的勇敢的哥薩克帽。有的是絨扁扁的軍帽。有的是山巴裏的民族的帽緣下垂的毛帽，有的是穿着破爛的‘魯巴西加’(俄國特有的衣服)，有的是褪色的花洋布的襯衣，或是‘幾厄爾格茲斯’服，有些人則從頂至臀部赤裸裸地不掛一絲，那古銅色般的剛強的身上，交叉地結着機關鎗的子彈帶。暗黑色的鎗刺，正人的頭上，亂雜雜地各向各自的方向窺探着。因年老而黝黑了的風車，也錯愕地睜大眼睛觀看，——因為未嘗有

過這樣的光景。

古墳上的風車的旁邊，集着許多聯隊長，大隊長，中隊長及參謀長們。這些聯隊長大隊長，到底是那一種人呢？其中，從前曾經昇進做帝政陸軍的士官的兵卒也有，剪髮匠，桶作匠，細工木匠，以及從各市鎮各部落來的漁夫的水兵也有。這一切的人，都是在他們自己的市街，自己的部落，自己的田莊，自己的鄉村所組織出來的小紅軍部隊的隊長。又其中，來參加革命的幹部軍官也有。

生着長髮，肩膀寬闊的聯隊長武奧羅比約夫，攀登在一端有滑車的，在他的腳下輾轉響着的風車的舵上了；他的聲音很高地在羣衆的上面響，

——同志們！……

在幾千的古銅色的顏臉之前，在幾千的如刺的視線之前，這聲音——這個小得可憐的聲音算得什麼呢。附近是其他一切的指揮者們圍集着。

——同志們！……

——喫屎去好了……

——打，打！……

——豬猡！……

——不要說！……

——豬猡隊長！！

——把綴着肩章闊步了的事忘記了麼？！……

——肩章早就剝且來了呀。

——在吠什麼呀……

——打打，這狗東西！

無邊無涯的人的海，高舉着手的林了。什麼人在喊什麼，這怎麼理解得來狗。

風車的旁邊，站着一個四角形的頸如接合的，短悍的，全身儼若用重鉛造出來似的男子。在那低低地斬齊的眉下，兩隻尖錐一般地，小小的，什麼都逃不出牠的視線的銳眼，灰色的眼睛在閃光。他的影子短短地橫在地面——那頭的部分被人們腳蹂躪着。

舵的上面，長鬚的男子在嘎聲竭力地高喊。

——等一等。請聽我們的話！……我們非審察情勢不可……

——管你的媽！……

騒音和罵語把他的孤獨的聲掩過了。

在手的林之中，在聲的海之中，瘦長的，被太陽和勞動所焦炙，因悲慘而乾枯了的女子的高舉，疲勞極端的女子的聲音苦悶地嘍叨起來了，

——

——誰願意聽。哭喪似的話好收場了，畜生哦，你是……啊，啊！母牛也有，公牛也有兩頭，小屋也有，湯壺也有，可是——都拿到那兒去了呀？

由是，羣衆再像瘋狂一般地喧擾起來了。——誰也不聽別人所說的話，各自喊各各自的。

——只要收穫。我現在便有麥子了……

——說須得破圍突出，逃到羅斯朵夫去的哩！

——爲什麼不給‘魯巴西加’（俄國特有的衣服）？

給紫氈布，也不給長靴子？

從舵上則——

——那麼爲什麼你們要跟着來？如果……

從羣衆之中則好像爆發似地，——

——都是因爲你們這些東西呀。你們這些，狗東西，帶我們來了的。你們把我們欺騙了。大家在家裏，也有家也有雞，現在却好像喪家狗一般地在曠野徬徨。

——咄噠，帶來了的？——兵士的聲音高響着，暗黑的鉛刺動搖了。

——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呀?!……

——到由加德里諾達爾。

——那兒有的是‘加德茲特’(老年學校)哦。
(的生涯)

——什麼地方都不前進的呀……

風車的旁邊站着顴如鐵一般的男子，用如錐一樣尖銳的，灰色的眼睛，微微地在眺望着。

這時，一個聲音響亮地從羣衆的上面疾走過去，——

——被賣了——呀啊!

這個聲音響徹四方，一切的邊角都聽到了，而聽不到的人，在運貨馬車、搖籃、馬、篝火、彈藥箱之間，也都覺到了。狂聲在羣衆的中間走，沉悶起來了。尖銳的歇斯德里底的女子的聲響起來了，然而叫喊的並不是女子，而是從頂至臀部赤裸裸的，穿着不配合的大統靴，鼻子如小鳥一般的小兵士。

——完全像對付死僵了的家畜一般地，把自己的兄弟賣了!……

從羣衆之間，比羣衆高一個頭，用胳膊分開人

羣，一個剛生着黑鬍，戴着水兵帽，很美貌的男子，默默地走近風車的方面來。兩條絲帶子在他的長的，被太陽焦炙了的頸上飄動着。他惡意地緊握着在閃閃發光的鎗枝，眼不轉睛地盯住隊長的羣，前進而來。

“到頭……完了……”

頸如鐵一般的男子，越加把牙關咬緊。悲痛地眺望擁擠四方的瘋狂的人的海，——叫喊着的黑越越的口腔。暗赤色的顏臉，在眉下，則含惡意的憤怒的眼睛在放射火花。

“妻兒在什麼地方呀？……”

綴着飄飄的絲帶子的水兵帽的男子，還是緊握着鎗枝，儼若恐怕看丟了。恐怕忽略了一樣，一眼也不肯放鬆地，已經走近來了。在騷音和叫喊之中東擠西擠，左衝右撞地覆踏着，他依然狂衝開緊壓着他的羣衆。

這光景在頸如接合的男子看來，特覺得難過；——和他們，不是同在土耳其的戰線並着肩，用機關鎗戰鬥過來的麼。血的海……頭上的幾千的死……最後的幾個月，共同和加德茲特啦，哥薩克

啦，將軍啦這些戰鬥過來了，——厄伊斯克，梯姆留克，達馬尼，古巴尼的諸部落……

他把顎張開，用鐵一般的，柔和的聲說了，然而他的聲音在騷擾和叫囂之中，也到處都聽得到。

——同志們，你們曉得我。我們在一起流過血來了。你們自己選我做隊長的。然而現在，若是這樣地幹下去，我們便非全滅不可。哥薩克和加德茲特從四面攻迫着來。我們一點鐘都不能夠猶豫的。

他用烏克蘭那的土話說了，這個救了他。

——但你不是掛着肩章的麼？——到臀部赤裸裸的短小的男子，好像刀刺似地叫喊起來。

——是我要求的麼，那肩章？我在戰線上戰鬥，把長官吊死了是你們所曉得。說我不是你們的同志麼？說我不和你們在一起，好像牛般地負着貧困和工作來了麼？……不和你們在一起耕田，佈種了麼？

——那不錯，——在洶湧的騷擾中響了，——是我們的同志。

水兵帽的高長的男子，終於離開羣衆，只見他

跳了兩跳，便站在傍近了；他還是默默地一眼不放鬆，用鎗背擋着後面的人，用力地揮動了鎗刺。

顎如鐵一般的男子，動都不稍動一下。只一種像微笑的痙攣，瞬息間在皮一樣地變黃了的臉上緊張着罷了。

從傍邊，像牛一樣地歪着頭，一個短矮的裸身的男子，用肩膀拚命地把水兵的胳膊壓開了，——
——你這臭東西要幹嗎！

由是揮動了的鎗刺偏開，代着顎如接合的男子，掠過他的頸，潛入和他並排站着的青年大隊長的腹中去了。這個男子叫囂着，恰像進出的蒸氣一般地吐着氣，仰身倒下去了。高長的男子發狂似的，掙扎着想把刺穿了脊骨的刀鋒拔出來。

一個沒有鬍子，臉如姑娘的中隊長，攔着風車的翼，攀登上面去。然而車翼軋軋地響着旋下，因之他又站到地面來了。別的人，除開四角形的顎的男子以外，都拿出手鎗，那扯歪着蒼白着的臉上，現出了哀愁之色來。

從羣衆之中，更有幾個發狂似地睜大眼睛，壓桌底地捏着鎗的男子，撥開羣衆走近風車這邊

來了。

——狗就像狗般地死去好了！

——把這些狗奴才打死！爲着子孫們別留他們的狗命！……

突然一切都沉默起來。一切的頭都轉掉，一切的眼睛都向一個方向去了。

一匹黑毛的馬，好像一條絲線似地，在曠野中疾馳。馬背上一個身穿紅斑點的魯巴西加的騎手俯伏着，手垂兩側，胸和頭抵在馬鬃的上面。漸近，漸近……發狂了似的馬用全速力在奔馳。塵埃在後面肆舞。口沫雪一般地捲着胸，汗淋漓的腹邊在起泡沫。那騎手越把頭垂下馬鬃的上面去，合着奔走的鬮子在搖動。

野曠之中，再現出別的黑點來了，——

話在羣衆之中走，——

——別一個馳來了！

——看呀，在拚命地跑……

黑毛的馬響着鼻子，流着白沫走到了。牠即刻在羣衆的面前，把後腳屈折坐下——由是，穿着赤條紋的魯巴西加的騎手，便好像蓆包一般地從馬

頸的上面，翻個筋斗，兩手展開，不自然地曲着頸，沉重地響着掉下地上來了。

有的走到跌倒了的男子那邊去，有的走到後蹄站起來了的馬那邊去。馬的黑色的腹面粘粘地血染着。

——奧夫林呀！——走近來了的人們，一面很注意地把冷僵了的身體翻着，一面這樣叫喊。在肩和胸的地方，血糊糊的斬傷開着口，背脊上有發黑地凝結了的血塊。

這聲浪已經用着不息的震動，在羣衆的上面，在風車的那邊，貨車之間，大路橫街走着了，——

——哥薩克的狗奴才把奧夫林斫壞了！……

——哦，可憐地！……

——那僵奧夫林呢？

——不是曉得麼！在巴武羅夫加村的，山谷的上面有着小屋的那一圍。

第二的馬跑來了。臉，汗淋淋的魯巴西加，手，赤裸裸的腳，禿，一切都染着血的斑點（是自己的血呢還是別人的血？），眼睛圓睜睜地突出。他一從馬上跳下來，便即刻飛到橫陳在那兒的男子那邊

去了。男子的臉上可怕地在流着透明的蠟似的黃汁，眼上則蒼繩在爬。

——奧夫林！

由是蹲下去，將耳朵貼在血染着的胸上了，既而站起來，垂頭喪氣地直立在他的旁邊。

——兒呀……我的兒呀！……

——死了，——沉重的音響傳遞到四方去。

那男子站着，突然用運貨馬車之間的最末尾的小屋都聽得到的，永久傷着風似的嘎聲叫喊出來，——

——斯拉武揚的部落反叛了。波爾達夫，彼斯特羅夫，斯德里勃厄夫，無論那一個部落，都在教會前的廣場搭起絞首台，不管青黃皂白，看到人就捉去絞殺了。在斯德勃里厄夫那裏，加德茲特的狗奴才們走來，用刀斫，吊，斃，用馬趕着迫下河裏頭去。一看到別地方的人便不留情，不管是老人，是婦女，都一樣地對付哦。說無論那一個都是布爾什維基。看管田圃的奧巴那斯老頭兒，那個在亞夫朵哈·彼列彼列幾·茲亞的對面的小屋的老頭兒哩……

——曉得的！——短促的聲響。

——……就是這個老頭兒哩，跪在脚下哀求了，然而，——結局也被吊死了。說到狗奴才們的武器，那真不曉得有好多好多。婦女們和小孩子們，連日連夜地從菜園啦庭中啦這些地方掘出鉛枝，機關鎗，或是從草叢中拖出裝着炸彈，子彈等的箱子，這都是從土耳其的戰場拿來的，真是無邊無限的多。就是大砲也有哦。常說得好，真是火燒呀。古巴尼完全在火燒着。就是對付在軍隊裏的我們也是非常暴虐，給吊在樹枝上的哦。有個部隊在別的地方各別地，走到由加德里諾達爾去的也有，到海去的，到羅斯朵夫去的也有，但都一樣地被刀劍追擊着潰滅了。

再把頭垂下去，佇立在死人的旁邊。

由是，在巋然不動的靜寂之中，所有的眼睛都注在他的身上了。

他伸手望空攏着跟鈴了起來，既而執到馬韉，便即刻跨上腹邊還是汗淋淋的馬背；馬在喘氣急促之中，在韃底地回轉着血糊糊的鼻子。

——到什麼地方去？……發瘋了麼？……包

鏗!!……

——等一等!……到那兒去?……回來!……

——別讓他去!……

然而蹄聲已經漸遠，在曠野中跑着。他拚命地打着馬鞭，馬順從地伸長濡濕的頸，聳着耳朵，疾馳而去了。風車的影子斜斜地拖長，超過曠野追着他去。

——空空地送命去了。

——不錯，他的家族還遺留在那邊哦!而且兒子是死在這兒的。

頸如鐵一般的男子把頸張開，一面沉重地動着，一面緩慢地說出，——

——看到了麼?

由是，羣衆沉晦地，——

——不是瞎子呀。

——聽到了麼?

沉晦地——

——聽到了。

由是，鐵一般的頸不停地動起來了。

——同志們，我們現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出路

——前頭也是後面也是——都是死。狗奴才們，
——他指示變成了薔薇色的哥薩克的小屋，指示
無數的庭，指示拖長着斜斜的影子的巨大的白楊
樹，——狗奴才們今晚要來襲擊，把我們都殲滅了
也說不定。這樣，而我們却連一個衛兵，一個哨兵
也沒有放着；沒有指揮的人哦。我們非退却不可，
退到什麼地方？然而我們在退却之前，有先改組軍
隊的必要。選出隊長來好了。可是一旦，一旦被選
出了，他們便有死生與奪之權——規律非如鐵一
般地不可。這樣，我們便得救。我們走向主力那邊
去罷，到那兒我們可以等待從俄羅斯來的援軍。贊
成麼？

——贊成！——曠野以一齊的爆發鳴動了，
——在沿着大路橫街的運貨馬車之間也一樣地喊
了起來，在庭之間，又在最後的末尾，在直連到河
岸去的全部落之中也是一樣。

——那麼好。現在馬上就選舉。選舉後馬上就
重新來編成部隊罷。一切的輜重從隊列部隊分
出來，各部隊要配置指揮官。

——贊成！！——又一齊叫喊起來，響徹無邊

涯地！漸漸蒼茫下去的曠野中。

在前方的列站着一個美髯的。他不用什麼特別的力量，以他那深沉的稍帶嘎啞的聲音，把一切的喧器都蓋過了。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要找什麼去？……那不是零落麼。我們把一切都拋結了，家畜，家具全都。

恰像誰投了石塊一般地——羣衆散亂，動搖，騷擾起來了，由是形成着圓圈——

——那麼你想到什麼地方去！想回去的麼？想叫大家都被殺掉的麼？……

但是美髯的——

——自己回去，怎麼會有戰爭的事發生呢，把武器卸交給他們好了，——他們怕也不是野獸。就是莫爾古省的人，五十個投降，把武器，把鎗枝，子彈這些卸交給他們了。哥薩克連他們的頭髮也沒有動過一根。而現在他們都好好地耕作着呀。

——但那投降的不是富農這些狗東西們麼。在頭上，在熱了的臉上閃動，叫喊了；

——你這東西開開黑狗的雞巴去好問！

——我們只有束手被吊起來罷了。

——到誰的地方去耕田呢？——女子用小小的聲叫喊出來，——又是到哥薩克啦，士官們啦這些東西的地方去的罷了。

——什麼，又要頸枷麼？

——在哥薩克的懷下麼？……在士官軍官們的壓迫下麼？……

——快滾蛋罷，省得大家殺死你。

——把這狗奴才殺死！是一個同志而却想叛逆……

可是美髯的——

——哦，你們好好地聽罷……爲什麼要像狗般地吠着呢……

——誰願意聽。只對你說一句——蠢豬哦！

昂奮着的臉互相對視，眼睛含着惡意地閃爍着，拳頭在頭上飛舞。有一個人被毆打了。有一個人被扭着頸拖到部落裏去了。

——靜些，諸君！……

——等一等……你們要把我拖到什麼地方去！……我對你們做了什麼錯事呢，不是同志麼？

頸如鐵般的男子把他的頸張開了，——

——同志們，住手罷，——我們非着手工作不可。選舉司令官呀，這樣，其餘的就給他任命，選舉誰呢？

瞬息間忽然不動的沉默，曠野和部落和無邊涯的羣衆，一切都寂滅了，既而滿是腥膩鷄眼的堅硬的手林立起來，直到曠野的末端，沿着無邊涯的庭的部落中，以及河的那邊，都喊出一個名字，——

——科糾夫……哈……啊……啊！……

聲浪轉轉地擴大起來，經過長久的時間，停落在一片蒼茫的山腳下。

——啊……啊……啊！……

科糾夫緊閉着鐵的般頸，行了敬禮，只看得頰下額骨在動。他走近死人們的地方去，把他那亂翻的稻草帽子取下了。由是，恰像被風吹翻似地，所有的帽子都取下，在那兒現出所有的腦殼來；婦女們在哭泣。科糾夫垂着頭站在死人的旁邊，——

——盡所有的敬意來把我們的同志埋葬罷。抬起來。

兩隻外套被鋪下了，戴水兵帽的高長的美男子，走近那個魯巴西加的胸上凝結着大塊的紅斑點的大隊長的方面去，——頸邊垂着絲帶子。他灣着身，很注意，儼若怕死體痛似地，把他抬了起來。奧夫林也被抬起來了。被運走了。

羣衆開出道路，既而又合攏起來，脫着帽子，形成無限的流跟在背後走。一個個的背後斜長的影子不離地追隨着，走動的人們踏着這些影子前進。

年輕的聲音柔而悲地唱起來了，——

你死了，在激烈的鬪爭裏……

此外，粗野的，惡劣的聲音混着在唱，調子不好，各種各樣地，脫着拍子錯着歌辭，而各從各自的調子地，用着種種樣樣的聲音。然而歌聲却越加擴大浩盪起來了。

……做着從心給與民衆的愛之犧牲……

歌聲各種各樣，不調和地在唱，然而爲什麼總覺得微微的哀愁傷人心，而和那區獨的，不安地沉思着的曠野，和那古舊裂黑的風車，和那高高的微黃的楊樹，或是和那從旁邊經過的微白的小屋，從他旁邊經過的無邊際的庭，是這樣神妙地融合着的樂，——儼若這裏的一切是肉身，親近的人似地，儼若既在這裏生了便非在這裏死去不可似地。

山山岳岳因濃厚的黃昏的碧色而蒼茫着了。

在手的林之間，舉起那乾枯的手的那個農婦哥爾比諾，用滿是塵埃的衣襟，拭着紅的眼睛，溼漉漉的綉紋，而仄着聲音，不知疲倦地一面畫着十字，一面細細聲地吟着。

——神聖的主翁，神聖而堅固的，神聖而不死的主翁，請憐憫我們罷……神聖的主翁，神聖而堅固的……——由是，在那同一的衣襟之中，揩着鼻子。

兵士一齊在前進，做着沉晦的臉。蹙着眉，運着寬大的步調，而暗黑的槍刺成列地搖擺得很美觀。

……你把可供獻的一切都供獻了……

在夜來打瞌睡的塵埃，又昏暗地形成憂鬱的輪飛騰起來，把一切都掩蔽了。

什麼都看不見，只聽到沉重的步調的聲，而

……神聖而堅固的……神聖而不死的……

……在黑暗的牢獄中……呻吟苦悶了……

在夜的靜寂裏黑暗起來了的山山岳岳的巨大的喪服的影。把最初的胆怯的星兒遮着。

看罷，十字架！有的倒塌，有的傾斜。灌木叢生的空地迤迤連延。夜鳥柔和地飛過。蝙蝠無音地鼓翼飛旋。時而大理石不安地發亮起來，時而墓銘的金透過黃昏的霧閃出光輝，——富裕的哥薩克，商人的紀念碑，堅固的主人的生活的紀念碑，難破壞歌唱——

……專制就要坍塌，民衆就要起來……

兩個墓並排着掘好了。就在那兒，不安地發亮，新的，發出木的氣味的棺板，蒼皇急遽地被造了出來。故人被安置了。

科糾夫脫着帽子，站在新掘翻了的土上。

——同志們！我要說！我們的同志死了。不錯！我們非對他們表示敬意不可……他們是爲着我們死了的。不錯，我要說……爲着什麼他們滅亡了呢？……同志們，我要說，蘇維埃的俄羅斯是不滅亡的，那將要存立到世紀的終結的罷。我們，諸位同志，我要說，我們受着包圍，然而那邊——有俄羅斯，有莫斯科呀。俄羅斯要戰勝的罷。同志們，在俄羅斯那裏，我要說，有勞農政府……一切都要從這裏建設出來的。加德茲特望我們，總之要說我呀。軍官，地主及一切的資本家們，總一句話說，殺人鬼們，畜生們這些，望我們追擊過來，但我們不降服罷，畜生，不錯！我們要給那些狗奴才個厲害看。同志們，啞，啞……唔……我要說，我們把我們的同志埋葬了罷，然後在他們的墓上，來盟誓擁護

蘇維埃政府罷。

棺材放下墓中去了，哥爾比諾老婦掩着口，靜靜地好像小貓一般，一面嗷嗷地說着什麼，一面在啜泣，但既而忍不住地放聲起來了。接着她，第二，第三的女子…… 墓場全體被女子的聲音充滿了。而無論那個女子。都互相推，押，彎身，用手掬泥土，爭着要把他投下墓中去。泥土黑壓壓地被撒滿起來了。

有人在科糾夫的耳邊囁嚅地說，——

——要給他放幾鎗？

——十二鎗。

——太少呀。

——沒有子彈哩，一鎗都得賣重的。

不很密的一齊射擊轟動起來了，接着第二，第三。在射擊的瞬間，顏臉啦，十字啦架，急速地在翻動的鐵鏟啦這些，很顯着地被照耀出來。

到鎗聲沉默了的時候，大家突然都感到了，夜已來臨，靜寂，溫暖的塵埃的氣味，而那不休不息的水流的聲音在追逐夢幻，那或許是不安的回憶麼；——然而回憶什麼呀，在河的那邊，在

部格的末梢那裏，是迢迢連延的山岳的深濃的後影，在蒼蒼的銀齒狀的曲線。

三

夜的幽黑越越地在黑闇中窺探着，而在那些
巽然不動的暗黑中，彷彿隱藏着什麼不吉的秘密。

從那盞在台上的沒有玻璃的馬口鐵的洋燈，
火煙騰起，黑喪衣似的影性急地在天花板上搖擺，
走着。四圍濺得很厲害。地板上鋪着一張有無數的
記號啦。線啦，綠啦青啦的斑點，或是黑的曲線的
幻想底構圖。——巨大的高架索的地圖。

穿着鬆了帶子的魯巴西加，赤脚。很注意地俯
伏在那上面的，——是指揮官的一羣。有的小心翼翼，
怕煙灰掉落在地圖上地在吸煙；有的則眼睛不
離地俯伏在牠的上面觀看。有着鐵般的頸的科科
夫就蹲在那裏，用他那小小的光芒刺人的眼睛，在

眺望青旁邊，但臉上是充滿着自己的思想的。一切都披青灰色的香煙的煙籠罩着。

從窗外的黑闇中，那在日間被忘却了的充滿着威嚇的河流的騷音，瞬息都不沉默地傳進來。因此，在隣近的小屋裏的人們，全部都移出外邊來了，然而，這兒却輕聲細語地在交談着。

——我們，都要在此地滅亡的，——戰鬥上的命令一個也沒有被實行。沒有看到這一點麼？——

——兵士們一點也沒有辦法。

——這樣，他們都要亂七八糟地滅的——哥薩克們要把我們都殺死的罷！

——雷公不響，農夫是不會畫十字的。

——那有不響的道理；四週不是已經起了火，一切都在燃燒着的麼。

——喂，對他們說去來罷。

——我以爲有占領諾奧羅西斯克，在那兒屯田的必要。

——諾奧羅西斯克的事是不成問題的，——一個穿着洗得乾乾淨淨的有帶子的魯巴西加，剃得光光潔潔的男子說，——我這兒有個同志斯科

爾尼雅克的報告。那裏是非常混亂的，——那裏也有德意志人。也有土耳其人，也有孟什維基黨，也有S，R(社會革命黨)，也有加德茲特(立憲民主黨)；又我們的革命委員會也在那裏。這些都在開會，不絕地審議，東奔跑西地赴會，提出幾千幾百的救濟案，可是都不中用呀。開拔軍隊到那裏去——那決定底地是意味着混亂。

在不絕不息的河流的騒音中，明顯地點綴着霹靂聲了，那是很遠的；但是夜的窗用他那凝然的不動和黑暗，即刻這樣說。——“啊……開火了呀”。

所有的人都內心緊張得很，聳着耳朵在聽，但外表上却一面不稍停地，狂妄地吸着煙，一面用指端在那連最後的線都研究盡了的地圖上滑走。

但無論怎樣滑走來滑走去，結局是一樣的，——左邊是碧海蒼茫地阻住去路；右邊和上面是有敵意的部落，田莊的許多的名稱，班班地散佈着；下邊的南面，是不可踏破的山嶽黃褐色地遮着道程，——完全像是投入羅網中了似的。

山嶽形成巨大的羣，屹立在那騒音不絕地流

入夜的暗中來的，這個黑的，在地圖上蜿蜒着的河邊。而在地圖上到處標着記號的山谷中，蘆葦中，森林中，曠野，或是田莊或部落的裏面，是羣集着哥薩克們的。一向各自起了叛亂的田莊，部落，總算用什麼方法鎮壓下來了。然而這一次，却是古巴尼全體蓬然起着反叛的火燄。蘇維埃政權到處被掃除，其關係者們在各處的田莊部落被斬殺，而像若墓場的十字架一般地，到處搭着絞首台，——絞殺布爾什維基的。他們是從外邊來的人占多數，但哥薩克的布爾什維基也有，無論這無論那，都懸吊在絞首台上。要退却到什麼地方去好呢？什麼地方有救援呢？

——不待說，是要突圍衝出，走到幾火列茲去的，——從那兒走到蘇耶特伊特克列斯特，再從蘇耶特伊特克列斯特走到俄羅斯去。

——真想得不錯——蘇耶特伊。克列斯特（聖十字架）麼。然而沒有軍火沒有子彈，要怎麼通過全部起了亂叛的古巴尼而走到那兒去的呢？

——所以我說須突圍衝出，走到主力所在的地方去……

——然而，到底這個主力在什麼地方呀？莫不是你接到了什麼急使的報告麼？若是接到，就請說給我們聽罷。

——我說應該把諾奧羅西斯克占領，在那兒屯田，等至俄羅斯派這援軍來。

他們說了，而各人的話裏，是隱藏着如次的話的，——

“若是把一切的事情都委任我做，我便可以想出很好的計策，把所有的人都救起來的呀”。……

掩過夜的河流的聲音，遠遠的射擊聲又不吉地響起來了。停一會兒再一響，接着又一響，由是鑿豆一般地響着，而沉默了。

大家都不動地把頭掉向黑窗那邊去。

不曉得在牆壁對面的很近的地方，或是在屋脊裏，雄雞叫了起來。

——普里火農科同志，——科糾夫把頸動了，——去看看是什麼一回事來。

一個穿着柔軟地展伸着的，麥西迷特(外套的一種)，臉上有微微的極瘡痕，不很高的漂亮青年，——古巴尼的哥薩克，很注意地躡着他的赤脚走

出去了。

——我這樣說……

——等一等，同志，這完全不能夠許可的——用剃刀刮得很漂亮的男子，慢慢地站起來俯視着，他們把話頭遮斷了。這些指揮官都是因戰爭的功勞而昇進為士官的農民出身的兵卒，或是樞作匠，細工木匠，理髮匠的一般人，而他却是個受過軍事教育的舊革命家。——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要移動軍隊是完全不能夠許可的，這是意味着滅亡，——這不是軍隊，而完全是集會的羣衆。我們非改編不可。而且幾萬的避難民的輜車，完全是縛手束腳的東西。我們有把這些從軍隊拖開的必要——聽他們到所願到的地方去也好，讓他們回家去也好，軍隊非完全自由，被解放出來是不可的。寫一道“我們爲着要改編軍隊，兩日間暫留在部落裏”的命令好了……

他說了；而言語把思想的演進遮斷，——聽

“我有着廣汎的知識，理論和實踐的統一，軍事
的深奧的歷史底研究，——爲什麼不是我而是
那個東西呢？羣衆是盲目的，而常是羣衆……”

——不曉得你想些什麼？——科糾夫用古鏢般的聲音說出來了，——無論那一個兵卒，他們的父母，妻兒，家族都在輜車之中。他們能夠把我們的家族拋棄的麼？若是坐在這兒等，——那麼，只有是連最後的一人都被斬殺。我們非跑不可，繼續跑呀。我們一面跑一面改編好了。我們須得快通過市街的旁邊，不停脚地從海岸跑去。走到了朶亞普舍，我們便從那兒越過山嶺，和主力隊合做一起來。他們還去不遠。而且，在這兒我們是每天被死圍繞着的。

這時候大家一齊談起來了，各人持着對自己很好，對他人沒有益處的計劃。

科糾夫站起來，動着鐵殺的頸，那小小的銳眼，射出灰色的銅鐵器似的光芒來，說。

——明天出發——和天亮同時。

想着，——“這些東西一定不聽命令的罷，畜生”——

大家雖不心服，然而沉默了；在這個沉默之中，隱藏着如下的話，——

“法律不是爲着蠢夫寫着的”——

四

普里火幾科走到外邊來的時候，永流的聲音更強，黑闇占領着全陸。在門透的黑土的上面，暗暗的低低的機關鎗立着。那近邊，是握着黑的鎗刺的兩個黑的人影。

普里火幾科一面在暗黑中搜索着一面走。天空被曖曖的不見首尾的暖熱的烏雲蔽着。在遠遠的各方面的未稍，狗在執拗地，不知疲勞地，以種種的聲音吠着。突然沉默起來聳着耳朵聽，——河流在滔滔地暖鬧着，而還是，——頑強地，焦急地。

糊糊模模地微亮着的，形成斑點而像謎一般的小屋，彷彿看得見。街上黑越越地高堆着什麼東西。一看——是貨車。嘶聲，細細的呼吸聲，頻頻地

從運貨馬車的下面以及上面傳來——到處橫臥着人的。街的中央有整條地高挺着的東西——白楊樹——不是白楊樹，也不是鐘樓，仔細看來——是車轎高舉着的。馬在有規則地響着聲響草，牛在吐氣。

亞瑟克舍用紙煙的火照着四圍，很注意地跨過人們。安穩而且靜寂，然而在等着什麼，在等遠處的射擊聲和信號的鎗聲麼？

——誰？

——同僚呀。

——誰——這層傢伙！！——

差可辨別出來的兩個鎗刺，橫在手腕上了。

——中隊長呀——海音身以囁嚅的聲音，——
砲架，(爲要判別友軍的特別的暗號)

——對了。

——答覆呢。

兵士把他那粗硬的鬍子挨近耳邊來，刺得發癢，用嘎聲囁嚅地說，——

——「馬糞；——而從那鬍子的下面，流出強烈的酒氣來。

他繼續走下去，又是黑越越分辨不出的運貨馬車，高響首擊在嚼草的馬，倦息的嘶聲，一瞬間也不休息的水流的騷鬧，執拗的疲勞極了的狗吠聲。他很注意地跨過手啦，腳啦這些障礙物走下去。這裏那裏的運貨馬車的下面，是還沒有睡着的說話聲——兵士和他們的妻；籬巴的下面——則秘密的笑聲，被壓抑的叫喊——是愛人們。

“好容易才曉得了，但醉得好醜呀，畜生。一定是把哥薩克的酒都喝了的。然而那又怎麼樣呢，——酒盞管喝罷，可是別讓酒所喝哦……哥薩克們到現在還沒有把我們殲滅了真是奇異。豬軍們！……”

看見白的影子……不是炊盞的小屋，也不是白布在黑暗中晃亮的。

“還不遲——每人可以發給十粒子彈罷，每門大砲還有十五箇砲彈，然而這些東西都……”

白的影子搖動起來了。

——是你麼，安加？

——你怎麼又在暗夜中徘徊呢？

黑漆漆，恐怕是黑毛的馬在嚼着吊在車轡之

稠的乾草……他再開始捲起紙煙來。感個着運貨馬車，用腳搔了赤腳。運貨馬車的下面鋪着圈膝布，聽得健康的轟聲，——老頭子在睡的。

——還要很久這麼昏的麼？

——馬上哩——由是紙烟晃亮了。

他的鼻端，像紙烟似地變成褐色了的指端，姑娘眼中的火花，從白色魯巴西加筆直地伸着的頸，以及首飾這些，忽然照耀起來了，但忽而又一瞬時的黑暗；奇怪的運貨馬車的輪廓，牛在吐氣馬在嚼草，而河流在騷鬧。為什麼不聽到鈴聲呀？

“把她捉起來結婚算了麼……”

由是馬上，和平常同樣地，不認靈的姑娘的像草莖似的細頸，碧眼，優柔的藍色的透明的衣服，現出眼前來……她學校畢業了……不是妻而是新娘……他未嘗看過，可是的確存在什麼地方的姑娘。

——如果哥薩克來了，我使用這個自殺的。

她手插入懷中，拿出一樣模糊地閃光着的東西來。

——很快的哩……你試試看罷。

噯，哩，哩，哩。

微微地攝人魂魄的不可思議的夜的渺茫的聲音，但那不是小孩子的泣聲，恐怕是貓頭鷹罷。

——啊，非走下去不可，在這裏徬徨音不行的。

然而兩腳無論怎樣也提不起來，生了根了。爲什麼把牠們提起來，想——

“像牛一般地腳搔耳朵的後面”……

可是這也不會發生効力，他邊吸煙邊雲霧地站在那兒，——由是又是倏忽地從懸閘中，鼻端，指尖，有窟窿的康健的姑娘的頸，首飾，被刺繡的魯巴西加包着的幼嫩嫩的胸……而又點開，河流的騷音，人們睡眠的呼吸聲。

臉挨近她的眼前。眼的針突地刺着他，跑了；他捉住她的胳膊。

——安加！——

從他，發出紙煙和年青而健康的肉體的氣味。

——安加，到底的那邊去，在那兒睡罷……

只覺得他用兩手緊緊地換假着他的胸前來了，但忽而銜着把身子縮退，使他顛倒起來，踏着

後面什麼人的脚，手這些了。白的影子急急的地蹿
躲到在伊札響起來了的運貨馬車的後面去，如流
的沉淺笑興起，既而沉靜了；這時，奧姆哥爾比諾
從枕上抬起頭來，坐在運貨馬車的上面，絕望底地
搔抓著身體。

——噫，夜遊鬼！……到底要吵到什麼時候才
安靜呀？什麼人呢？

——我呀，老婦婦，

——啊。亞里約省加，是你麼？不曉得麼，到底
事情要變成怎麼樣呢，你？哦，好不幸呀！請替我想
想看罷。一走出家門，貓便從我的面前橫闖了過
去，這麼別處的，這麼肥大的衛理；跟首就是鬼子
跳出來了。哦我的慈悲的上帝！布爾什維基們為
底在想些什麼——把家財都拋棄來了的哩。當我
嫁給老頭子的時候，母親這樣說了——女兒呀，我
把這個湯壺給你，你要像自己的眼睛一般地寶重
牠罷。你死了便傳給兒子或是孫兒好了。我本是打
算嫁安加的時候要給他的哩；可是現在都拋棄了，
什麼什麼都拋棄了。到底布爾什維基們在想些什
麼呀，到底蘇維埃政府要做些什麼呀？若是我的湯

盞失掉了，這樣的政府聽牠死滅好了！不是說只離家三天，過了三天便一切都照原的麼，可是已經像喪家狗一般地徬徨一週間了。不會替我們弄好，什麼是蘇維埃政府。狗仔的政府罷了。哥薩克們不是像發狂似地在騷擾麼……那些人可憐呀，奧夫林啦，還有那個青年呢這些。哦，我的慈愛的上帝！

——

愚蠢的哥爾比諾還在騷抓身體；在她沉默了的時候，被忘掉了的河流把自己的存在明顯出來了，——那，充滿着夜的巨大建築物全體在騷擾着。

——喂，老媽媽，嘮叨什麼呢，——囉哩囉嗦地說這說那，事情也不會變好起來的哦。

再想想自己的事情，邊吸煙，——和中隊留在一起麼，或是在司令部那邊的好？在何處何時能夠碰到碧眼和細頸呢？

然而農婦還不沉靜。在她的背後，生活像黑影似地橫着，——是悲慘的生活。兩個兒子在土耳其的戰線上戰死了，又兩個則在這個軍隊的鎗林下踩着。老頭子在運貨馬車的下面打着鼾聲，而這僻

餃子則斷斷地蘇着，忙是在睡的確，然而她怎麼曉得呢？哦，悲慘，在自己的長生涯之間，身體的肌肉，一切的肌肉都消盡了。——第六十年的年頭來了。老頭子和兒子們——都爲着工作把脊骨傷壞了。而且那是替誰勞動了的呢？不是替哥薩克和那些東西的將軍，士官的麼。那些東西都有着土地，從別地方來的人們像狗一般地……哦，好不幸呀！完全像公牛一般地，兩眼只望着土地作工。早起晚上，每日要祈禱皇帝的事——兩親，而皇帝，而孩子們，而正教的信徒們，就這樣地祈禱着，然而那並不是皇帝，而是灰色的狗仔呀，由是顛覆了。哦，好不幸呀。聽到皇帝呀覆了的時候，駭得連腳筋都牽起來了。後來便不覺得什麼奇怪了——因爲總然是狗仔罷了。

——這一陣咬蚤很多呀。

農婦又搔抓起來。而後，凝視黑闇中，——河流在騷鬧，她畫起十字來了。

——快要天亮了罷。

她躺下去了，然而睡不着，一生涯，好像人的上面的影似地站着，什麼地方都跑不掉，——站

着，完全像什麼都不在似地沉默着，但是自己却好好地在那兒的呀。布爾什維基不信神，——然而，那有什麼。總之，是曉得自己的工作，而在幹着的，——因為所有都像翻筋斗似地一齊滾來。土官啦地主啦都跑掉了。哥薩克們瘋狂起來了……上帝，賜給那些人健康罷，就是不信神也不要緊。還有，不是回教徒的，同志來了……若是早一點趕來了，那樣可咒咀的戰爭就不會有，而我的兒子也還是生着的罷……可是現在却埋在土耳其的土中……然而這些布爾什維基們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一定是在莫斯科生出來的，其中一定也有德意志生出來的——德意志的皇帝創造出來而送到俄羅斯來了呀。那些人們一來，便一齊喊着——把土地，把土地，把土地分給大家呀；在這土地上，不要為着哥薩克，而要為着自己工作呀。是很善良的人們，可是為什麼那些人們把我的湯壺……埋……埋葬在……兒……兒子……好……好的……貓……小……孩……

年老的婦人朦朧起來，把頸項低垂了，——恐怕將近黎明了罷。

各人各想自己的事。在緊貼在縫邊的運貨馬車的下面，好像是野鳩在唱歌。到底爲什麼夜裏，運貨馬車的下面野鳩在唱歌，唱着，響着喉嚨，用小小的口吐着泡沫的呀？“哇……哇……”又“哇……哇……哇……哇……”然而恐怕，這對於誰是很快樂的罷，在哺着可愛的乳的母親的年輕的聲音也在唱着，——

——哦，怎麼了呢，我的小寶，我的花？啾，啾罷。啾，啾，啾！哦，爲什麼不啾呢？啾，乖乖，把頭掉轉過來，用舌頭吮着母親的奶奶罷。

由是，她用那周圍都突地明快起來了似的：感染別人的幸福的笑聲的笑出來，雖是看不見，恐怕是個有着黑的眉和耳上掛着銀的耳環的女子罷。

——不要麼？爲什麼呢？哦呀，性氣這麼大哩！用小小的手推着母親的奶奶。指甲完全像紙煙這麼薄……來罷，給你的手指一個個地親起來罷——一個，兩個，三個！……哦呀，吐出這麼大的口沫！一定會長成一個偉人哩。等到母親年老，牙齒沒有了的時候，這寶寶一定會說，——來罷，媽媽；

坐在棹上，我把虛飯和油肉給你吃。斯忒盤，爲什麼睡昏了呢？起來罷，寶寶在玩耍哩……

——莫吵！……呼嗎……不要摸我，放開，
……很想睡呀……

——斯忒盤，叫你起來呀 寶寶在玩耍哩。好重呀！來罷，寶寶給你抱。給寶寶的鼻子拎起來罷，又給他的唇子——這樣地！像這樣地哩！……這寶寶還沒有生着口鬚，給他的唇子拎起來罷。

在黑闇中，起初是好睡的，既而同樣地以愉快的微笑的聲音，——

——來，寶寶，和我睡在一起好了，不要和女子這些玩耍哦，要長得像個男子漢哦。一齊打仗去罷，以後兩個人在一起工作哩。耕田佈種……喂，爲什麼在我的下面做出水溜來了？

然而母親用說不出的歡喜的高揚的笑聲哭着。

普照火幾科一面時時燃着紙煙照燭周圍，一面很注意地跨過脚，積杆，車轎，袋子這些。走着地已經一切沉默了。什麼地方都黑漆漆的。連那

在離邊的運貨馬車也靜靜無聲。狗沉默着。只有河流還在騷鬧，然而連這騷鬧也覺得稍減了；巨大的睡眠用規則整然的氣息，籠罩着幾萬個的人們。

普里火棧科走下去，他已經不在等第二發的射擊。眼睛自然地要閉起來。凹凹凸凸的山巒微朦朧地看得見了。

“然而不是說常在黎明的時候有 襲擊的 麼
……”

他回去報告科糾夫，然後在黑闇中搜索着運貨馬車，鑽入裏面去了。運貨馬車啞軋地搖動起來。他要思想，然而關於什麼呢！沉重的眼臉一閉起來，他便熟睡下去了。

五

鐵的響聲，鏗鏘鏘鏘的音，破裂的音，叫喊聲
——噠，噠，噠，噠，……

——到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去的？站住——
滿空在燃燒着的是什麼——火燒麼，或者是
天空的反映？

——第一中隊，跑步！

白嘴鴉的黑羣發出震聾耳朵的叫聲，無限地
在赤空中飛翔。

到處是在黎明前的灰色之中掛車棍，頸輪，是
避難者，輜重的人們在掉落車轅，互相不高興地在
不絕相罵。

……噠——唔！噠——唔！……

……熱病底地裝馬具，裝車軸，鞭打馬匹，而和炸音，滅亡，飛走的車輪一齊，連聯地塞滿着橋上，瘋狂地奔過去。

……特啦，噠，噠，噠，噠——噠唔——噠——唔！……

家鴨到曠野去覓食，婦女們絕望底地在聲喊

……

……噠，噠，噠，噠，……

砲手熱病底地緊攥着穿着索子的車軸。

眼睛突出，褲子沒有，只穿着短上衣的一個兵士，露着兩條毛腿，拖着兩枝鎗，叫喊着，——

——我們的中隊在什麼地方！……我們的中隊在什麼地方呀！

跟着他，一個什麼都不戴的，頭髮蓬蓬的農婦，在嚷着聲，——

——瓦西里！……瓦西里！……瓦西里呀！……

噠，噠，特啦，噠，噠！……噠——唔！……噠——唔……

看呀，已經開火了，——部落的末梢那邊，在小屋的上面，在樹木的上面，煙的柱像怪物似他捲

旋着突地騰起。家畜任咆哮。

果真是夜已經過去了麼？在先刻，不是黑闇充滿四圍，有那幾萬的睡眠的氣息和不休不息的河流的騷音的麼？又在那一方面的天邊，不是山山岳岳用那分辨不出的黑暗橫着的麼？

然而，現在那些已經不是黑色，也不是碧色，而是薔薇色了。而且爆發聲，破裂聲，運貨馬車的軋軋聲，把那些遮住，把寂滅了的河流的騷鬧掩過，用冷氣充滿着緊縮了的心臟，隆隆地鳴動起來——噠噠噠噠……特噠噠，噠，噠，噠……

但是，這一切，當那好像從裂開了的空氣之間震撼起來的爆音，暴呼！——地一爆發出來的時候，便覺得是小小的，不足道的東西了。

科糾夫坐在小屋的前面。他的臉色平靜而黃，——儼若在誰乘火車要出發的時候，大家都騷動，慌忙起來，但火車一去了，一切便再恢復安靜，照常了似地。不絕地有人奔馳到他這裏來報告消息。或是驅馳着汗淋漓的馬來。傍邊是副官和傳令在等音。

太陽越昇高起來，步鎗，機關鎗的聲音越令人

難堪了。

然而對一切的報告，他的答覆是同樣的，——
——要寶重子彈，像自己的眼睛似地寶重，只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哦。讓接近來了才下攻擊罷。讓他們攻入庭中是不行的，讓他們攻入庭中是不行的，從第一聯隊拔出二中隊來，把風車破壞，把機關鎗安在那裏罷。

不安的報告從四方如雨地飛到他這裏來，但他的臉色依然平靜而黃，只有額骨像鐵一般地在頰下動；而好像有一種聲音在心中快樂地說着，——“好淡呀，兄弟，好淡呀！……”或者在一點鐘後或半點鐘後，哥薩克便會攻過來，把他們一個都不留地殺盡了也未可知。是，他曉得這樣。然而他，看到一切的中隊，一切的大隊，是在怎樣順從地，怎樣神妙地遵守命令，看到在昨天還是無政府狀態地亂喊亂唱，指揮官和他都不放在眼中，而只管喝酒，和女子玩鬧的那大隊或中隊，是在怎樣熱心地奮鬥，而看到指揮官們，在昨晚還那麼一致以侮蔑態度抗拒他的那些指揮官們，是在怎樣正確地行着他一切的命令了。

被哥薩克捉去又放回來的兵士，被帶進來。他的鼻，耳朵，舌頭被刮掉，手指被斫落；而胸上則用他的血寫着，——“你們都要像這裏呀，豬羶……”

“好漢呀，兄弟，好漢呀！……”

哥薩克瘋狂暴地襲擊而來，

但是，許多人從背後奔來，——面氣喘喘——

——在那兒的橋前開始戰鬥……——聽到這話的時候，他的臉色像搗糨般地黃起來了，——在輕重和避難民的中間開始着戰鬥……

科糾夫飛到那裏去了。橋的前面混亂着，——用斧頭互相擊壞車輪，互相用鞭，用棍棒木樁在對打……咆哮聲，叫喊聲，駭得魂飛魄散的女子的尖銳的聲，小孩子的哭聲……橋的上面非常混亂——車軸互相擊着的運貨馬車，被索子牽着走而在喘着鼻息的馬，被壓被擠的人們，在恐怕中哭喊的小孩子……從庭的那方面則是——持啦，噠，噠……進也不能，退也不能。

——停止！……停止！——科糾夫用頓啞了的聲像鐵一般地喊着，然而他自己都聽不到自己的

聲音，他向近傍的馬的耳朵開鎗了。

大家舉着棍棒木樁望他奔來了。

——啊，啊，這個光棍！把動物殺害了呀！……
把這個東西打死罷！……

科糾夫和副官，共兩個兵士挨近河的方面退却了，然而的聲音在他的頭上響着。

——機關鎗……科糾夫用嘎聲說。

副官，像魚一般地，滑入運貨馬車的下面，馬廐的下面去了。過了一分鐘機關鎗便運到，一分隊的兵士走來了。

農夫們像受傷了的牛似地喊起來，——

——打這些叛逆的狗奴才們！——由是，用棍棒擊落兵士手中的鎗枝，兵士們用鎗背防禦，——不好對自己的父母妻兒耐擊。

科糾夫好像山貓似地蹣到機關鎗那裏去，安放了子彈帶，由是——噠，噠，噠……地在羣衆的頭上掃射了；死的風唱着歌把頭髮吹動。農民們散開了。但是庭是的那邊依然在——噠，噠，噠……

科糾夫停止射擊，大聲怒罵地叫喊起來，這。馬上把羣衆鎮壓了。他命令把那個無論怎樣也拖

不開的運貨馬車投棄河中；農民們服從了。由是，橋上被掃清，橋的前面站着手執鎗枝的分隊，副官開始招呼群衆，使他們順序地渡過橋去。

運貨馬車並排三列地從橋上驅馳去了。被繫首的牛搖首角走，豬則絕望底地鳴起來，拖着 案子快步地跑過，橋板跳着發出音響來，河流的騷鬧便消沒在這番音響中了。

太陽越高起來，水波閃閃地在如溶了的陽光遊戲。

在河的那邊，則運貨馬車的列形成廣大的帶，擺動着消沒入塵埃的雲霧裏去。廣場，大街，小巷，全部落，慢慢地慢慢地荒寂起來。

哥薩克以兩翼據着河流，盡着不絕地在燃燒着射擊的巨大的圓弧，把部落包圍了。圓弧漸漸狹小起來，在這個弧中的部落，庭，不休不息地流過橋去的輻車等，漸漸感覺到壓迫。兵士們一步一步地固守着，在平靜地戰鬪，爲着自己的妻子父母戰鬥；他們一粒子彈都寶惜，很少射擊，然而每一個射擊，便要生出哥薩克的孤兒和哥薩克家庭中的眼淚與號泣。

哥薩克們瘋狂地襲擊而來，接近，完全接近，他們的散兵彷彿看得見，已經把庭的一端占領了，在樹木的背後。在籬柵的背後，在灌木的背後 彷彿看得見。伏下了，散兵和散兵之間只有十步的距離。靜起來了，——兵士們賢惜着子彈、——互相矚目提防着。四邊聞聞，——咸糞濁酒的香氣從哥薩克的散兵隊裏流過來。張開着的鼻孔很羨慕似地吸進去——

——吃了酒呀，狗奴才……—捉起來。……

由是，從哥薩克的散兵隊裏，突然發出一個不曉得是昂奮的歡喜還是野獸似的惡意的聲音來，

——

——呀啞？不是哈姆卡麼！！……呀啞，這個混蛋，畜生！……

由是，馬上營樹木的背後露出年青的臉來的哥薩克，用牛肉似的眼睛一看，便全身都現出來，好像連不怕射擊的樣子。

從兵士的散兵隊這邊，同樣地露出顏臉的哈姆卡，也全身爬出來了，——

——是你這個小子麼，瓦尼卡？！呀啞，這個混

蛋，瘋狂的私生兒！……

本是同一個部落的，同一條街上的人，連小屋都是並列在巨大的柳樹下的。在早晨帶家畜出來的時候，兩人的母親要在籬棚的地方相碰着，閒談。而且，曾幾何時，小孩子的他們兩人，不是要互相乘馬似地騎在枯枝上，或是在燦爛的古巴尼地方捉蝦子。或是常常一起在水中洗滌的麼？又曾幾何時，他們不是一起和姑娘們唱故鄉的烏克蘭那的歌，一齊去當兵，被砲煙中破裂的破片所包圍，而一齊決死和土耳其人打仗過來了麼？

然而現在呢？

現在哥薩克喊道，——

——你在那兒幹嗎，這個臭東西？！和可咒咀的布爾什維基們結成一起，空肚子的強盜！？……

——什麼？！…… 我是強盜？！你這東西是什麼，醜惡的克爾克里（富農之意）混蛋！……你的大哥吸人民的血，剝人民的皮，不管他們是生的是死的……你也是同樣的一隻蜘蛛呀，……

——什麼？！…… 我是蜘蛛？！說什麼鳥，混蛋！！——把鎗枝丟棄，揮着手，呀啞！！哈姆卡的鼻

子馬上變成一個大梨子了。哈姆卡也揮着手，呀
啾！

——看罷，狗東西！

哥薩克變成一個獨眼龍了。

互相惱着喉嚨，——扭打起來了！

哥薩克們好像牛一般地咆哮着，睜着牛肉似
的眼睛，緊握着拳頭，飛撲過來了。完全像是被傳
染了似地，兵士們也躍出，揮着拳撲過去了，想都
想不到鎗枝——儼若沒有這樣武器似的。

哦，好一場的混打呀！……以挑戰，毆打的音
叫喊。對着鼻端、鼻樑、喉管、顎；而向來所未聞的
難堪的惡罵的呻吟，在轉來滾去的生的團塊的上
面。

哥薩克的士官們，兵士的指揮官們。手執手
鎗，嘶聲竭力地地喊，努力要使他們分開再拿武
器，但是徒然，而且不敢射擊，空在四邊跑來跑去，
——在巨大的距離之間，捲起敵友兩方的未曾有
的人類的漩渦，難聞的濁酒的臭氣在漂着，

——什麼，這個混蛋！……——兵士們叫喊起
來，——吃了酒，想乘酒氣來打的麼，……狗東西

狗東西，狗東西！……

——你們這些豬環有這麼好的藥水喝麼……
畜生，畜生，畜生！……——哥薩克們則這樣喊。

由是，再扭打起來。在熱的擁抱中瘋狂地絞着，——擊壞鼻子，用拳頭不擇所在地互相毆打。野性底的，如狂的憎惡，不許自己和敵之間有任何物的存在，只是，擊破，使窒息，絞殺，欲求在自己的拳頭的打擊之下，直接地感到被血塗着的敵人的眼鼻；那滾厚的——差不多要令人窒息的——咒罵和難堪的火酒的臭氣，把一切都包住了。

一點鐘過去，兩點鐘過去了，可是依然是在爲着眼鼻發狂了的人們，是瘋狂似的咒罵的吶喊。沒有一個人注重到天黑了。

兵士和哥薩克在暗闇中呻吟，互相對罵，熱心地對打了很久很久，然後瞬間地離開，面面相看

——怎麼，不是塞巴那斯麼！草包！爲什麼好像打穀場的麥子似地毆打我！

——是你麼。密科爾卡？！……我老以爲是哥薩克的混蛋呀。然而爲什麼，作這個糞包，把我的

鼻子打壞了？我做了什麼事麼，我的鼻子又不是官家的。

拭拂滿是血的臉互相咒罵着，慢慢地回歸隊列去，在暗中搜索着自己的鎗枝。

然而在身旁，則有兩個哥薩克在呻吟很久，用拳頭互相打着，輪流地互相騎在對手的身上了，既而兩面一對照——

——爲什麼你騎在我的上面，混賬東西！完全像騎着老耄了的去勢馬一樣的？！

怎麼，是你麼，格拉西卡？！爲什麼你又不做聲？完全像癩病似地緊撲着，我老以爲是兵士呀。

由是，一面拭着血，一面走回哥薩克的後面去了。卑野的咒罵終於沉默，河流騷鬧，橋板不絕地響起來了——因爲運貨馬車的無列邊涯地在搖擺；那墨雲的煙絲，因爲火燒的殘照，紅紅地在微微顫動。兵士的列沿着庭駐着，而圓圓地在曠野之中則爲——哥薩克的列。互相默默地在綁着青腫的顏臉。橋板還在響，河流在騷鬧。到天要亮的時候，部落走干淨了。最後的騎兵中隊響着橋板渡過去，把橋燒了起來，哥薩克追趕逃走的人們，

一齊射擊從全部落如雨地注下來，機關鎗也開始
鳴動了。

六

部落的滿街滿路在唱歌，哥薩克的偵察隊穿着衣裾長長的，很合身的‘幾厄爾格茲斯’服，踴躍地走過去；長毛的黑色的哥薩克帽的上面，絲帶子亮光光。顏臉都是創傷，——這個的眼睛青紫，那個的鼻子則凝着血塊，有的頰脹，有的唇腫，——沒有一個哥薩克臉上沒有創傷。

但是他們却愉快地在一起跑，而在那好像從腳下爆裂起來似的飛騰的塵埃中，一齊合着在地中響着的步調高唱進行曲；歌聲就好像是錘屑銀片，在塵霧裏響，——

悟激了，

叛亂了……

歌聲在庭之中，庭的那邊，曠野之中，部落的
上面響，沉重地，強有力地。

由是，烏克萊那失掉了……

哥薩克的婦女們出來迎接，各找各自的近親
者，——很歡喜地投到懷中去，有的突然搓着手，
放聲哭起來，把歌聲壓過；年老的母親一面震搖着
白髮，一面在悲泣，由是，強有力的手便把她們抱進
小屋中去……

叛亂了……

哥薩克的小孩們走過去，……人數好多呀！到底
他們從什麼地方滾出來的呢？剛剛不是一個也
沒有看到的麼？他們一面走一面喊，——

——爸爸！……爸爸！……

——密科萊叔叔！……密科萊叔叔！……

——我們吃了赤色的牛了哦。

——我用木棍打了赤色奴才的眼睛了，——
那混蛋醉沉沉地躺在庭中。

——以前的陣營的地方，無論是太路，無論是橫街，很明瞭地充滿着別的，友軍的陣營了。在所有的後庭，夏天的廚房已經都在起火煙。哥薩克的婦女們在跑來跑去忙得不得了。不曉得從何處把藏着的牛拖出來了，鷄也拉來了，開始在煮，在燒。

在河邊則猛烈地在開始做別的工作——斧頭的響聲接一連二地，把河流的騷鬧都壓過了。白的木片閃耀着太陽光向四處八方飛——這是哥薩克們在熱心地工作，爲着要趕快追趕敵人，在架設被燒毀了的橋的。

然而在部落之中則——別的工作。新哥薩克的諸部隊的編成在施行，手拿簿記的士官。在街上，則書記們急迫地向着桌子在作成名簿，在點名。

哥薩克們眺望着在跑來跑去的士官們，——肩章在太陽光下閃耀。然而，在六七個月之前，這兒的光景不是完全和現在的不同麼，——那時候，

在廣場，在部落的街上，在橫街裏，像這樣的士官們，肩章被剝下，成為血糊糊的肉塊在地上滾。在田莊，在曠野，在山谷，躲藏着的被捉，被拖到部落裏來，一點都不寬恕地被打，被吊，而要吊在那兒好幾天——使烏鴉來啄來拖。

這是約一年前，在俄羅斯燃燒起來的火燄，襲到土耳其戰線來了的時候，所發生了的事情。

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什麼都不明白。只是來歷不明的布爾什維基出現，儼若從所有的人們的眼睛掃開了雲霧似地，——所有的人們突然看到幾世紀之間所沒有看到，然而幾世紀之間所感奮的東西了。——士官，將軍，裁判官，首領，巨大的官吏的軍隊，而那費盡最後一文錢的難堪的軍務。無論那一個哥薩克，都非以自己的費用送兒子們去服軍務不可，對三四人的兒子，非每個人買馬，鞍，被服，兵器給他不可，——因此，家道便零落下去了。而農民們，則只要裸身應募，便一切都給與，從頭至腳都給穿得好。這樣，哥薩克的大眾次第貧困，零落，分化了。富有的哥薩克之屑浮起來，強化起來，繁榮起來，

別的則漸漸地沉沒下去。

小小的太陽炫耀着，難堪地監視着展開在它的下面的全地方。陽燄熱蒸蒸地在戰慄。

而人們在說，——

——比我們的土地還美麗的土地是沒有的。

射入眼睛似的光輝在平靜的海面跳着。好像玻璃一般的綠色的波紋，微微地差可分辨得出地走着，在憂鬱地洗盪沙汀的沙。魚好像梭織似地多。

和這連着，別的海——不知底止的碧色的海，那潮流的深藍，直反映至海底，海底的海底。眩目的光輝無數地在燦爛閃爍——使睇視的眼睛都要傷痛起來。汽船沿着遙遠的碧色，拖着漸漸消滅下去的黑尾巴在吐煙，——這是要載麥，運金去的。

從海面，則山脈形成濃重的高而且巨大的雄姿，重重疊疊地運着，——那頂上是被太古的雪所包，而下面則橫溢着深藍的波紋。

在那無邊無限的山森林，山峽，低地，山谷裏，或是高原，山脊——住着一切的小鳥和一切的

獸類；在那兒，連全世界無論什麼地方都已經看不到了的動物——野牛也住着的。

在那清淨的，重疊的，突出的山山岳岳的懷中——銅，銀，亞鉛，鉛，水銀，石墨，水門汀，以及其他一切的礦產，那一樣沒有呢。石池好像黑色的血一般地，在所有的龜裂縫隙裏溼潤着，而在小溪大河之中，則展開在水面的油的薄皮，好像彩虹似地在跳躍，發出石池的臭味來。

美麗的土地呀……

而從山，從海，是曠野伸展着；曠野迤邐地伸展着，無境界無邊涯。

“是呀，那是無邊涯，無際限的！……”

小麥無限地在發光輝，草場綠油油，蘆葦在池沼中騷騷地響着。部落，田莊，鄉村等，形成白色的斑點，在庭的茂叢中隱隱約約呈現着，而在那上面，則是金字塔型的白楊樹，向蒸熱的空中尖銳地括着頭在震顫；墳墓那邊是灰色的風車在伸展着牠的長翼。

在曠野中，灰色的羊羣靜靜地密集着，那上面是虻蟲，蒼蠅，蚊子這些的王國，用牠們的音響在

震撼。

在曠野的水的鏡中，則是赤色的家畜的影子，憂鬱地反映着。形成三角的馬羣，在搖頭擺耳，直伸展到山峽那裏。

而在這一切的上頭——是熱蒸蒸的，疲倦的，不死的暑氣。

裝好馬具在跑路的馬，頭戴着稻草帽子——不然的話，便要死在那小小的太陽的如死的執拗的視線之下。那些不注意地露出頭來的人們，便要讓陽燄所擊，突然顏色變紫，倒在如燒的路上的塵埃中，眼中變成像玻璃一般的——到處是在震慄着的，微微在發着音響的暑氣。

由三四對的角很尖銳的牛拖着的犁，在無際限的曠野中的田隴上一拖過去，那白閃閃的犁刀，便要翻起，好像不是土，而是像塗着黑色的牛酪好吃的，脂肪很多的油膩膩的泥土來。而無論你怎樣把重犁深深地插進去，無論你那白閃閃的犁刀是怎樣的拖法，——也是依然不夠抵及粘土層；輝耀的鋼鐵，是依然在掘翻着——有時竟要掘翻六尺深，那還沒有入摸過的，處女似的，世界唯一的

層——黑土。

而好一個力，好一個像人類的生之力呀！小孩子笑談地把散置在地上的剪枝一插入土中，看呀，馬上幼芽便發出來了，看呀，不久樹木便像天幕一般地伸着枝了；而葡萄，西瓜，瓜，梨子，杏子，番茄子，茄子等，——那是數得盡的麼！而一切都是巨大的，稀罕的，反自然底的。

雲在山間捲旋渦，在曠野上爬；雨下如注，貪慾的大地飲得飽滿，而後熱狂的太陽開始活動，——由是這國土便被未曾有的豐作所充實了。

真的比這個土地還美麗的土地是沒有的！

誰是這個偉麗的土地的主人呢？

古巴尼的哥薩克們 是這個偉麗的 土地的主人。

而在他們的手下，是有勞動者，有勞動的人民的。那數目是和哥克薩的數目相等，他們也同樣地唱烏克蘭那的歌，用故鄉烏克蘭那的語言說話。

兩樣人民是親生的兄弟，—— 兩樣人民同樣是從可愛的烏克蘭那移來的。

不是哥薩克們自己移來的，是女王卡璣卡（卡

(德里紅帽
上程德爾) 在一百五十年前把他們趕逐到這兒來的。她把薩波羅幾的部落破壞，把他們追放到這裏來，將這個在當時是未開的，可怕的土地賜給他們了。因為這這個恩典，薩波羅幾的人們，便戀慕着烏克蘭那的土地，而血淚如注地哭泣了。畸形的黑色的熱病從池沼中，從蘆葦中爬出來，對着哥薩克們，不分老人孩子地，把他們吞沒了許多許多的人了。那兇惡的幾厄爾格茲斯人，則用尖銳的短劍，用準確的子彈，捕捉這些不自由的外來人，——薩波羅幾的哥薩克們，泣着血淚，回憶着俄鄉的部落，而連日連夜和黃色的熱病，幾厄爾格茲斯人，及未開的土地奮鬥了，——那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開發這個好幾世紀都沒有人摸過的堆積。

然而現在……現在呢，——

——比我們的土地還美麗的土地是沒有的。

現在無論這個那個，都好像是在看那被未曾有的富所充滿着的杯似地，在眺望這個土地。被缺乏所迫的人們，從哈里科克縣，從波爾達夫縣，從厄卡德里諾斯拉夫縣，從基厄夫縣等地方流來了；赤貧如洗的人，貧民們，檢起家財，帶着小孩子流

來了；而結局定居在各部落，儼若餓狼似地，向這個偉麗的土地嚙符牙關說了。

——看罷！吃屎去好了——土地一點也沒有！

這樣，移住者便在克薩克的手下做傭人了，大家給了他們“外國人”的名稱。克薩克用盡種種的方法壓迫他們，不讓他們的小孩子進哥薩克的國民小學校，對他們的小屋，庭的小土地，以及土地的借用，剝奪他們的生皮，使他們負擔所有的部落的費用，而以甚深的輕蔑喚他們為“惡魔的魂”，“尖肚子的幾額”（幾額或許是這族的名？），“哈姆賽爾”（以中僕的身份而抽進來）

但是沒有土地的，不得已去就一切的職業及產業的那些像鐵一般地執拗，而努力向智識，文化，學校上鑽着的聰明的“外國人”，也用着同樣的言語來報復哥薩克們了——說“克爾克里”（克之）“卡克爾克”（意志不明），“勃額農”（從 羅克 的 乳 者 勃 額 農 用 出 來 的）——像這樣地，互相燃燒着憎惡和侮蔑，而帝政政府，將軍，士官，以及地主們，却喜孜孜勸這個野獸一般的對敵。

儼然是由苦的胆汁在燃燒着惡毒的惡意，憎

惡侮蔑似的美麗的土地。

然而並不是一切哥薩克，一切的外國人都
在這樣地互相敵視的。因伶俐的，堅忍的，鐵一般
的勞動而從貧困，從缺乏脫出了的外國人們，也
被富有的哥薩克們尊敬了。他們租借製粉所，租借
許多的哥薩克的土地，雇用許多同是外國人的貧
民的傭人，而在銀行則有貯金，又經營着麥子的買
賣。哥薩克們尊敬有錢的屋頂，有麥子充滿着的倉
庫的他們——烏鴉是不會啄烏鴉的眼睛的哩。

爲什麼哥薩克們，要把哥薩克帽子戴在腦後，
而叫盞，吹口笛地在街上走，馬蹄踢着深的三月泥
在東奔西跑，又那春的碧空中則射象在閃耀呢？或
許是節日麼？

鐘，嘶嘶續續地，把牠那快樂的沉着的聲音，
在部落，田莊，鄉村的上空響着。人們穿起節日的
衣服來了，無論是哥薩克，是外國人，是姑娘們，青
年們，白髮的老人們，或是口唇陷落的老婆——一
切，一切的人都像春的節日似地塞滿着街路。

已經是復活節了麼？啞呀，不是，那不是借假

的節日！那是人類的節日，是幾世紀以來的第一天的節日。是地球存在了幾世紀以來的第一天的節日。

停止戰爭！……

哥薩克們互相擁抱，擁抱外國人，外國人也擁抱哥薩克。已經沒有什麼哥薩克和外國人的分別了——只有市民。已經沒有什麼“克爾克里”，或什麼“惡魔的魂”了——只有市民。

停止戰爭！……

在二月把皇帝放逐了，在十月遠遠的俄羅斯起了什麼事了。沒有誰很明瞭地曉得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有一個深刻入心髓的東西，——

停止戰爭！……

深深地剝入，而終於很明瞭起來了。

從土耳其戰線那邊，聯隊接連地崩潰下來了。哥薩克的騎兵隊崩潰下來了。古巴尼的人們的偵察大隊來了很多，外國人的步兵聯隊也來，騎馬的砲兵隊也響着聲音奔來了，——而這一切的人，都是把所有的武器，糧食，軍火和輜重帶着，形成不絕的流，向古巴尼，的自己的所在，向故鄉的部落

奔回來的。他們在途中破壞火酒的工廠或倉庫，酩酊，沉溺，燃燒在酒精的海流中；殘生的便山崩濤壓地奔向部落，田莊來了。

古巴尼已經建設着蘇維埃政府。市街的勞動者；沉沒了的船的水兵們，都已經奔向古巴尼來了，而由他們這些人，一切都急遽地明瞭起來，——地主，布爾喬亞，首領，哥薩克和外國人，高加索的諸國民之間的由於皇帝的憎惡的激成；由是士官的頭飛失了，他們被裝入袋裏頭投下河中去。

但是非耕田不可，非佈種不可，太陽，很好的南方的太陽爲着更多的收穫在照耀着。

——怎麼耕種呢？非把土地分配不可，不然的話便要遲了，薩克外國人們對哥薩克說。

——把土地分配給你們？！——哥薩克們這樣說着，把臉色沉下去了。

革命的歡喜漸漸消失下去。

——把土地分配給你們？不要臉的乞食！

由是，他們便停止擊殺自己的士官和將軍，從一鋪的孔隙爬出來，在哥薩克的秘密會場中，拍着

自己的胸膛，爛地說，——

——布爾什維基們議決把哥薩克的土地全部沒收給外國人，要使哥薩克做傭人的哦！而不服從的人，便要流配到西伯利亞去，財產全部沒收給外國人的哦！

古巴尼黑暗起來了，開始燃燒起來了的火燄，在曠野中，在山谷裏，在蘆葦的上面，在部落及田莊的內部，秘密地，低低地在爬着，

——比我們的土地還美麗的土地是沒有的
由是，外國人們便再變為“惡魔的魂”，“哈姆賽爾”，“尖肚子的幾額”了。

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非常熱鬧地在炊雜菜粥，八月是熱得眼淚都要滴下來了，——

——那時候這個地方太陽還是很熱，蒸熱的塵埃的雲霧，似隱似在現在徬徨着。

古巴尼之流不能轉回來，舊的東西不能使牠回轉過來的，哥薩克們曾經停止對士官行敬禮，時常毆打他們的牙關，想起他們是怎樣地壓迫在自己的身上，便把士官們殺死。然而現在，他們又聽着士官們的演說，遵守着他們的命令了。

斧頭在響，白的木片在飛，橋樑架過對岸了。
騎馬隊，偵察隊急速地高響着腳音，從橋下走過
去。這是哥薩克們在追趕逃去了的赤色的敵人。

七

運貨馬車在軋軋地響着，兵士們在一面揮手一面走，這個男子的眼睛青腫着，這個男子的鼻子像大塊的梅子一般，這個男子的頰骨則凝着血塊，——沒有一個人沒有青紫色的傷痕。他們走着，揮着手，你一句我一句地是交談，——

——把我那東西的鼻子痛擊了，——那東西便翻筋斗倒下去了。

——我把狗東西捉起來，將他的頭夾在大腿的中間，剛想要打他的鳥，那狗東西却突地把我的舉丸咬了。

——哈，哈，哈！……哈，哈，哈！……——陣列笑起來了。

——那麼，不是不能夠接近老婆了麼？

大家嘈雜地在說，而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什麼不用鎗殺刀刺，而却要在野蠻的狂喜之中，用拳頭互相毆打鼻樑眼臉的。

大家在訊問從哥薩克部落擄來的四個俘虜。他們的眼睛慘淡無光，顏臉被斑點，血所塗着；這，使他們和兵士們親近了。

——爲什麼你們，這些蠢豬鬍，要打起眼臉來？又並不是沒有武器呀？！

——因爲吃酒醉了沒有法了，——好像在謝罪一般地，哥薩克們把身子彎下去。

兵士們的眼睛輝耀起來了，——

——那些酒在什麼地方拿到的？

——士官們到附近的部落來了的時候，在庭的土中發見了廿五箱；這一定是在搶奪火酒工廠的時候，這裏的人們從亞爾馬維爾拿來，埋在地中的哩。士官們叫我們整列起來，然後對我們說，若是占領了部落，便給火酒把我們喝；但是我們對他們說了，——尊呀，現在馬上就給我們，那麼，我們便把那些東西打得像個落水鷄哦。由是，他們便給

我們每人兩瓶。我們喝了，——可是什麼都沒有喫，故意要使多醉一點的哩。於是我們肉搏過來，這樣，鎗枝便覺得累墜了呀。

——噠，這狗東西！！——一個兵士跳出來，——簡直是豬頭山呀，——由是，提高肩膀，揮着手想打哥薩克的牙關。

大家把他阻止了，——

——等一等！唆使的是士官們，沒有打這個東西的必要。

走到轉角的那邊停止了；由是，哥薩克們爲着自己挖掘共同的墳墓起來了。

無際限的運貨馬車的列，揚起蒙蔽一切的塵埃的旋渦，軋軋地響，連延幾十俄里沿着村道蜿蜒蜿蜒地在走動；而前方是蒼茫的山脈。在運貨馬車之中，是赤色的被蓋擠出，抓筯，鐵籃，桶這些東西突出，鋸啦湯壺等在閃閃發光；而從被蓋的中間，從衣服，麻布，襪襪等的堆積之間，則探出小孩子的頭啦貓的耳朵這些來；在編成的竹籠中，則是鷄在啼；在後邊則跟着被繫着的牛，跟着氣喘喘的，常躲在運貨馬車的背後，而滿身黏着草子的長毛

的狗。輻重車滿載着家財器具軋地地響，——主婦們、農婦們在非躲避叛亂了的哥薩克，而從自己的小屋逃出來的時候，貪慾地，慌亂地，看到便拿地，把手邊的東西都投擲在貨車上面了。

外國人，像這樣出走的，這一次也並非第一次。在最近的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個個的哥薩克的叛亂的勃發，把他們從住慣了的老巢趕逐出去已經不止一次了。可是那大概只是兩天或三天，等紅軍一來，把秩序恢復，一切便都復原的。

然而這一次可太長了——連連繼續着兩週間。而且麥子只帶來數日間的分量。每天每天，無時無刻不只在等着——好，大家可以回去了這個消息，——可是那却越覺得遙遠，越覺得混沌起來。哥薩克越是兇惡地鬧起來。部落裏設了絞首台在絞殺外國人的消息，從四方八面傳來。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終止呢？而遺留在背後的家財經濟，要變成怎樣的呢？

貨車，運貨馬車，箱馬車等，在軋地地響；鏡在閃閃地反射着太陽光；被蓋的中間小孩子的頭在搖；而兵士們則形成種種的毛色的羣，從路上，從

路邊的田圃上，從像蝗虫似地把裏面的西瓜，瓜，南瓜以及向日葵等，干干淨淨地摘去了的田圃上走過去。沒有什麼中隊，也沒有什麼大隊，什麼聯隊，——一切都混合了；紛亂了。各人自由地走各人的路。有的在唱歌，有的在爭執，在叫喊，在咒罵，有的則——攀登在運貨馬車的上面，像要醜態似地把個腦袋搖來搖去。

沒有一個人想及危險，或是想及敵人的事來。也沒有一個想及指揮官的事。而如果想要把這個在走動的流稍為組織一下，大家便要臭罵指揮官起來，而把步鎗當為木棍或是什麼似地，倒豎地荷着，或吸煙，或大聲喊着下流的歌，——聽得好傢伙，和舊時代不同了呀！

科糾夫沉在這個不絕地在奔走的流之中，而好像被壓抑着的彈簧似地，胸口非常的緊張，——若是哥薩克襲擊過來，一齊都要死在鎗劍之下的。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死神出現，所有的人都像昨晚一樣，一齊順從地參入戰列之中；然而那來的及麼？所以他很希望早一點有警報傳來。

在這個亂暴地騷亂着的流之中，是從帝政的

軍隊復員，而由蘇維埃政府所動員了的人們在前進，志願參加入紅軍來的人也在前進，他們的大多數是小職工——桶作匠，做鎖匠，點錫匠，細工木匠，鞋匠，剪髮匠，而尤其是漁夫特別的多。這一切的人都是以麪包和‘括斯’（由麥子榨出的一種飲料）過着日子的“外國人”，都是勞動的人們。蘇維埃政權的出現，不意地使他們看到了生活的一端了，——他們突然，感着他們的生活不必像向來狗彘地那樣過法也可以了。總之；大多數的大眾是農民。他們差不多連家帶業地把他們的經營拋棄了。富農和士官和經營底的哥薩克殘留在那兒，但是他們沒有去管他們。

不可思議地刺着眼睛；巴古尼的哥薩克們，搖着剛強的，被‘幾厄爾格茲斯’服緊包着的身體，騎着很好的馬在前進，——不，那不是敵，那是革命底的兄弟；是哥薩克的貧民，他們的大多數，——是在煙與砲火與幾千的死之間，革命把不滅的火花落入他們的心臟中了的戰線上的兵士們。

戴着綴有紅色的絲帶子的長毛的哥薩克帽，中隊接着中隊地在前進。步鎗放在肩上，銀色的被

種黑了的短劍鎗刺等在閃爍，——在流動着的混亂之間，整然有秩序地。

雄壯的馬在搖首。

他們會和父老兄弟們相對打的罷。一切，東西都拋棄在家鄉來了，——小屋，家畜，家財全都，——經營的事業是破壞得不成話了。他們整然地，巧妙地騎着前進，由可愛的手綴在哥薩克帽上的大紅的絲帶子在發光輝，而那年青的，強有力的聲音，在唱着烏萊克那的歌。

科利夫心醉地眺望着他們，——“好漢呀，兄弟！一切的希望都掛在你們的身上的。”醉心地眺望；然而他更醉心地，眺望着那些在塵霧中自由地走着的蓬蓬的赤脚的外國人的羣衆，——他自己不是做骨徹肉徹地屬於他們的麼。

由是，他的生活形成斜長的影子，不離開地在他的背袋伸展着；他能夠把這暗影忘記，然而不能夠從這暗影逃出來。最普通的，曠野的，勞動的，飢餓的，灰色的，目不識丁的，愚暗的，愚暗的影。母親年紀還輕，但是顏臉已經深刻着皺紋，像疲困的老馬一樣，——小孩子的羣抱在手中，纏繞在衣襟

下。父親——是生來就是哥薩克的小工，粉身碎骨地勞動了，——然而無論怎樣勞動，結局一文銅錢也得不到。

科糾夫從六歲起就是個公共的牧童。曠野，山谷，羊，森林，牛，雲在天上走，影在下面跑；——這就是他的學校了。

後來成爲部落裏的富農的店中的伶俐，聰明的小夥計，暗暗地學習了寫讀。後來是兵士，戰爭，土耳其戰線……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機關槍的射擊手。他帶領機關槍隊，從背後走到山中，於土耳其的師團在那兒開始退却的時候，從上面掃射機關槍了；人們像草一樣成列地倒下，煙在那裏騰着，生的熱血在那裏奔流。他向來沒有想到人類的血會流到半膝的深的——然而那是土耳其人的血，不久也就忘掉了。

因爲他的未曾有的勇敢，他被送到特務曹長的學校去了。那是怎樣的苦窮！腦殼差不多要破裂了。然而他像牛一般地以非常的堅忍克服學課，而……落第了。士官們——教育者的士官，教官的士官，士官候補生們，都取笑他，——一個鄉巴老却

想要做士官哩！好個可鄙的鄉巴老……蠢笨的豬呀！……哈哈……士官哩！

他把牙關咬緊，不響一聲地憎視他們。他因成績不良被送回聯隊來了。

又是榴散彈，幾千的死，血，呻吟；又是被他的機關鎗（他有着非常銳利的眼睛）掃倒的草成列地橫陳在那兒。在非人的緊張之中，在每瞬間要掠頭上飛過的死之間，是沒有工夫想及爲什麼血要達到半膝深地流着這回事的，——爲着皇帝麼？爲着祖國麼？爲着正教麼？或許是這樣罷，然而那好像是包在雲霧裏頭一般。最切近的，最明瞭的，——是無論怎樣非脫出呻吟和血和死之間不可，非像他從牧童脫出到小夥計那樣地脫出不可這一回事。由是，他在榴散彈狂爆地炸裂的地方，儼若在自己的工作場刈草的時候似地，以他那鐵石般的頸，泰然自若地臨陣，——由是四邊便橫陳草一般的人了。

他又被送到特務曹長的學校去了——因爲士官不足，在戰爭時士官常是不足的，而且他在事實上是做着士官的任務，有時候竟是指揮着很大的

部隊，而未嘗敗北過的。加之，不是他才真是兵士們的同僚，和兵士們是同樣的耕田的人麼，他們若是和他，若是和這個鐵般的頸和蟹似的腳的男子，便可以把一切都拋棄，而赴湯蹈火去的罷。爲着什麼！爲着皇帝麼？爲着祖國麼？爲着正教麼？或許是這樣的罷，然而那好像包在雲霧裏頭一般；眼前是——非前進不可，的確非前進不可，——若退却——便被射殺，既然總歸是一死，倒不若跟他，跟同僚的，蟹腳的農夫前進愉快得多了。

那是怎樣的苦窮，怎樣苦得惱人喲！腦袋差不多要破裂了。要學得小數，是比在機關鎗的砲火之下，泰然自若地赴死去困難幾十倍。

士官們嘲笑，因必要又不必要地——但大多數是沒有什麼必要地進學校來的士官們，——背後常是平安的地方，那兒被那些躲避戰線的人充滿着，而爲着這些避難者，不曉得設了幾千不必要的背後的任務。士官們嘲笑，——鄉巴老，蠢貨，可厭的笨蛋！……是怎樣地嘲笑了崇！結局是怎樣地批駁了完全正當的答案——總之是學得了的答案喲。

由是被送回了，被送回到聯隊來了……因成績不良。

大砲的砲火，榴散彈的爆裂，無情的機關鎗的聲音，血似的砲火的暴風雨，“從四方八面追來的死和地獄”；然而他；好像在家裏的時候一般地——是個刻苦的農夫。

刻苦的農夫，他像牛似地很堅忍不拔，他像石塊似地向一切勇往邁進。不愧是烏克蘭那人，頭蓋骨低低地蓋在眼睛的直上；——蓋在那小小的，刺人一般的眼睛的直上。

因為他在死的工作中的努力刻苦，他第三回，第三回被送到學校去了。

然而士官們嘲笑，——又來了麼?!——鄉巴老……笨蛋……壁彈! ——由是被送回聯隊來了——因成績不良。

那時司令部激昂地說過來了，——昇他做特務曹長罷——士官非常缺乏呀。

嚇，嚇!士官非常缺乏，——爲着戰爭的缺乏，爲着逃走在背面的也缺乏麼!

在梅裏中被昇做特務曹長了，到中隊來了，肩

上肩章在閃耀，到頭爬到了。也歡喜，也不歡喜。

歡喜的是，——總之是爬到了，以可怕的困難，以非人的努力爬到了。而不歡喜的是，——在肩上閃耀着的東西，使他和同僚，和親近的人，和耕田的人們，和兵士們離開，——雖和兵士們離開，却不能和士官們接近，——科糾夫的周圍被空虛的圓環繞着了。

士官們大聲是不說，——“鄉巴老”，“笨獸”，“蟹腳”的，然而在露營，在食堂，在天幕中，就是有三兩個掛着肩章的男子挨近他，他的周圍也是畫着空虛的圓環的。他們不說出口來，但是，用眼睛用臉色，用一舉一動的動作說了——笨獸，鄉巴老，臭蟹腳……

他平靜地，像石頭一般地，而深深地暗暗地憎惡他們，憎惡，輕蔑。而用那在幾千的死之中的冷酷的不顧生命的行爲，把這區憎惡，把和兵士們的隔離掩蓋了。

突然一切都動搖起來了，——亞爾麥尼雅的山脈，土耳其的師團，兵士們，錯愕自失的將軍，沉默了的大砲，山頂上的二月雪，全都；儼若曠野破

裂，一個未曾有的異樣的東西，——雖是未曾有的，然而在深奧的，深奧的底，是常在呼吸着的東西，雖是不可以名稱的，然而一旦呈現出來的時候，便是這樣單純，這樣明瞭，這樣必然的東西，在那兒張開了口似的。

有着瘦瘦的，黃色的工廠的臉的普遍的人們到來，把這個裂開了的龜裂，越加寬闊地衝開起來給大眾看。從那兒，那幾世紀積下的憎惡，幾世紀的壓迫，憤激的幾世紀的奴隸制底，一齊噴出來了。

科糾夫到此才後悔他用鐵石似的努力取得的東西，在他的肩上輝耀着，——他是和勞動者的敵，農夫的敵，兵士的敵站在同列的了。

在暴風雨襲來了的日子之後，他以嫌惡之情把肩章剝下，把袖丟棄，而混在急向家路的軍隊的，不可壓抑的騷動的流中，努力躲在暗角裏不使人看見地，坐在人衆擠滿的貨車上去了。酒醉的兵士們在大聲唱歌，在搜捕躲藏的士官們，——若是他也被發覺了，便恐怕不能回到家鄉來的罷。

回來一看，一切——舊的組織，舊的關係，都散散地坍塌了，而新的組織，新的關係還暗莫莫地混沌着。哥薩克們和外國人相抱，一捉到上官們便殺掉。

好象酒母似地，從工廠出來的勞動者，從沉沒了的軍艦流來的水兵們，掉落在狂喜的住民中來，而古巴尼便儼若練粉一般，革命底地醞釀湧起來了。部落，田莊，村落，都建設着蘇維埃政權。

科糾夫只是口不說及階級，階級鬥爭，階級關係，然而從勞動者們的口中，他已經是深深地感到，用感覺，感情把他把握到了。而那象石塊似的憎惡充滿着他的東西——士官，現在在這個不可測量加階級鬥爭的感覺，在這個感情之前，便簡直是個渺小的不足道的瑣屑了——士官，那不過是地主和布爾發亞的走狗罷了。

曾經用過那樣非人的堅忍所獲得的東西的痕跡，烙印在他的肩上了，——大家雖曉得他是同志，却仍然要用斜睨的眼睛瞷他。

但他用同樣的石一般的，烏克蘭那的堅忍，由赤熱的鐵和血和生命把這些的烙印燒掉，而同樣

地，——不，比先前不知多幾十倍地，決心要為貧民大眾，為着他自己澈骨澈髓所屬的那貧民大眾犧牲了。

而恰好這樣的事情發生了。貧民們驅逐布爾喬亞起來了。因為凡有着餘剩的彈子的便是布爾喬亞，所以他們到家家戶戶去搜，把所有的箱子破壞把裏面的東西拖出來，分配，在那兒就穿在身上；為什麼，因為在一切人的中間，是必要平均的。

他們在科糾夫外出的時候，也跑到他的家裏來，把所有的衣服都拿走了；由是，回家來了的科糾夫，便只剩着身上所穿的一件破外衣，和一頂古舊的，老糟的麥桿帽子，和一條褲子，而他的妻便只剩着身上所穿的一條裙子了。科糾夫被一個感覺，被一個執拗的思想所擊，只是搖搖手而已。

在他們開始把哥薩克也均分起來，把土地的平均成就了的時候，——全個古巴尼便沸騰起來，蘇維埃政權被除掉了。

在現在，科糾夫是混在軋軋的車聲，話聲，騷音，馬的響着鼻子的音，和那無際限的塵霧中在前進的。

八

最後的部落那裏，在山山岳岳的前面演着大騷鬧，——騷音，叫聲，哭聲，刻毒的咒罵，散亂的軍隊的部分，個個的兵士的羣；而在部落的那邊，則是射擊，喊聲，擾亂，大砲不絕地在響。

科糾把自己的的縱隊和避難民帶到這兒來了。斯莫羅古羅夫也把自己的縱隊和避難民帶來了。別的部隊也在陸續地到着——到處是被哥薩克壓迫，追趕着的人羣連積着的。受了宣告的幾萬的人衆，在這個最後的一片的土上徬徨着——加德茲特（幼年學校
生徒的）和哥薩克，是什麼人也不饒恕的；無論是老的，幼的，都一齊要死在鎗劍，機關鎗的下面，要被吊在樹上，或是被丟在深谷裏，活活地

用石塊、土泥埋沒。

四處已經在絕望中反覆地發出高聲着的喊聲，——“被欺騙了！……指揮官的混蛋，把我們欺騙了。”而大砲的射擊一強烈起來，——便突然好像燃燒似地，

——逃得脫的人都逃去罷！……大家，散散地逃走罷！

科糾夫的縱隊的人，勉強把哥薩克和恐怖壓着了，然而那是不會持久的

指揮官們不絕地在協議，可是想不出一個好法子來；沒有一個人曉得其次的瞬間要發生什麼事的。

科糾夫宣言了，——

——唯一的救濟法——是越過山岳，沿着海岸，繞道強行軍地前進，和我們的主力隊結合去這一條。我現在馬上就出發。

——你出發看罷！老子一定對你開鎗，——密生着黑鬍子的巨男斯莫羅古羅夫，閃閃他現着牙齒說，——必要的是用良心防禦，而不是逃走呀。

過了半點鐘，科糾夫的縱隊出發了，沒有誰敢

去阻止。這縱隊一開拔，馬上便是幾萬的兵士，避難者的輜重，動物跟在背後；在恐慌中突進，一一互相推，互相押，互相爭先，把阻礙的人要擠入溝裏頭去地。

像這樣地，一條無際限的活的長蛇，爬上山去了。

九

終日跑，終夜繼續着跑。在黎明之前把馬具解下，占領着幾俄里長的市街，停止在那兒。山的頂上，完全很近的，巨大的星兒在遊戲。饒舌的水流在豁澗中響。到處是雲霧和沉默——儼若沒有山，沒有森林，也沒有豁谷似的。只有馬在響着聲音嚼草。連打盹的時間都不給地，星兒已經要消失了，遠遠的多森林的支脈已經看得見了，豁間是佈滿着牛乳一般的霧。一切又走動了起來，在幾十俄里的街道上爬着前進。

從山頂的背後昇起來的太陽，現出眩暈的姿容，沿着山山岳岳投下長長的碧色的影子。縱隊的先頭已經走到山頂上。走到山頂的時候，大家都驚

愕叫喊起來，——山脊切成深不可測量的斷崖削壁，並在那下面，則儼若不可達到的暗示似地，市街在這兒糊糝呈現着。又從市街附近，大海陡然形成無邊涯的藍色的高壁，令人駭愕生長，——形成未曾有的巨大的壁，而因牠那深藍的反映，所有的人的眼睛，都變成碧色了。

——哦，看呀，大海！

——但爲什麼那樣像壁一般地聳立着呢？

——大家非越過那個壁走過去不可麼？

——然而爲什麼是那樣地陡起在海岸，那麼平平坦坦，可以令人一直走到海邊去的樣子？

——聽過了沒有，當摩西把猶太人從埃及的奴隸境遇之下救出來的時候，不是說大海恰像現在我們看到的一樣，壁一般地陡立着，使大家都可以像走陸地似地渡過去了麼？

——但我們一定要被阻着通不過去的罷。

——那都是爲着格拉西加的哩，因爲那東西穿着新的靴子，所以大海特地這麼着，好使他不致於把靴子溼壞了。

——叫和尚來，一切便都會明白的。

——滿身是毛的和尚藏在褲襠中去好了……

隊列越加興發地走下山去，手越愉快地在揮舞，話聲和笑聲在隊列中步着；低低地，低低地，縱隊走下山去；而對於那凝然不動，吐着黑煙在污損碧色的港面巨大的埃龍——德意志的戰艦，則沒有一個人顯慮着。繞着牠像細點一般地——是土耳其的水雷艇，這些水雷艇也在騰起黑煙。

從山頂的背後，兵士們的新隊列，愉快地運着脚繼續流過來，那碧色連空的巨壁，一樣地要使他們駭愕，使他們的眼睛變成碧色；而活潑驕健地從那艱難的山路走下來的他們的手，在昂奮中揮舞着。

那邊是輻重。馬在振搖掛在耳朵上的頸輪。牛在用輕巧的快步走着。小孩們發出尖銳的聲音，騎在車棒上前進。大人則一面在抑止要滑落下去的運貨馬車，一面急急地跑。大家一齊沿着車輪在左灣右轉，騷亂地，急急地向着不知不識的運命前進

後面是山背的頂高聳着，把空的半圓遮住。

好像長無際限的蛇一般，蜿蜒地走下港和水門江工廠之間的市街上去的先頭，遠遠地形成組

帶在伸展前進。一方面，是童禿的山岩迫首屹立在海岸的近傍；他方面——是使心臟緊縮，要啊地叫喊起來，——渺茫的海洋，是以怎樣的藍色的優柔橫在那兒的呀。也沒有黑煙，也沒有白的帆影。只有那白色的放蕩的玲瓏的紐帶，在潮濕的石上，無邊無涯地，透明地在忽而浮起忽而消沒。而在這個不知底止的沉默之中，只有心臟聽得到的自然的歌在響着。

——看呀，大海現在變成橫的了。

——你想海是剛才那樣，像壁一般地突立着的麼？那是因為從山上看下來，所以是那樣的。不然的話，怎麼能夠從上面渡過去呢？

——喂，格拉西加，你的新靴子也不中用了哦——渡過海去，便要全都濕壞了。

然而格拉西加只管荷着鎗，赤腳愉快地在走。

親密的笑聲在隊列中迴轉。而後方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事情也不明白，也愉快地笑起來了。但是陰鬱的聲音——

——總然是沒有辦法了，可以跑到什麼地方去呢——這邊是水，這邊是山，而背後——是哥

薩克。要跑呢，沒有路好跑，前進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隊列的先頭沿着狹窄的海岸遠遠地伸着，隱入海的轉彎那邊去了；中央無際限地在市街上游蕩着；而尾巴則還畫着幾圈輪環，愉快地在從頂上繞下來街道上走。

乘在戰鬥艦中的德意志的衛戍司令官，看到這個異國的，然而是在凱薩（德意志皇帝）的大砲下的市街的，沒有預告的行動了；那已經是秩序紊亂，——他下了命令，叫這些不認識的人，這些輜重，兵士，小孩子，女子，從這市街的旁邊急急走過去的所有的人，都馬上停止前進，把一切的武器貯藏品，帽子，麪包等都呈獻出來，而等待第二的命令。

然而滿是塵粉的灰色的蛇，依然急急地爬着在前進。喘喘的牛依然是用急步，在惴惴地走。小孩子們依然是擱着運貨馬車的尾後，在蹬着蹣跚，大人伸長頸子默默地在鞭打馬匹，從隊列之中則發出響激海面的，沉重的，廣茫的，一齊的音響來，白的塵埃捲起旋渦眩目的地騰上。

在這個無際限的長流之中，羣衆用那好像破鑼的聲音，因海風而發滅了的臭罵聲，在互相破壞車軸，車輪；從街市那邊，別的滿載着行李的輻重車的流參加進來了。在這些數不盡的輻重車的上而，看得見水兵的勇壯的，擁擠着的剛強的姿容。從圓轆子垂下的綴着黑文字的斜帶子，在白的水兵服的反襟上而變成藍色地搖動着。千以上的運貨馬車，四輪車，圓羅西基（替着馬的馬車），法集頓（四輪的馬車），箱馬車等，流入在爬着前進的輻重中來。那上面是塗着白粉的女子們，是用最難聽的話相咒罵的約五千的水兵。

德意志的衛戍司令官在等待停止，然而總不見得停止。

由是，砲彈突然衝破碧色的靜寂，從戰鬥艦響來，一爆發，優若巨大的破片散亂着似地，在山山岳岳，在筈谷裏孔隆隆地轟起來了。瞬息後，便在那不動地漸漸渺茫下去的碧色的遠遠那邊起了反響。

白色的球好像謎一樣地，在匍匐而行的蛇的上面呈現，以沉重的裂音爆發，由是慢慢地流去，

既而就消失了。

在夜裏覺得是黑毛的褐色的去勢馬，，突然後脚站起，只看把身子大搖了一下，便把車轅碾斷，沉重地倒下去了。約莫二十個的男子走過來，有的拿馬鬃。有的拖尾巴，有的拿脚，有的摳耳朵，有的拉額前的毛，馬上牠從街上拖下溝裏去，貨車也丟在那裏了。而巨大的運貨馬車的列一刻都不停，運貨馬車跟着運貨馬車地塞滿街道，不絕地在前進，前進。哥爾比諾和安加一面哭，一面從被丟棄在那兒的運貨馬車中，隨手擷取什物，擠在別人的馬車上，徒走地走下去，老人用抖顫的手急急從馬背上拉下馬具，拔出頸輪來。

巨大的炫耀的舌頭再從戰鬥縫那裏吐出，紅光閃爍了；街市中再孔隆隆地轟起來，震撼山岳過了一瞬，便在海洋的平面的那邊，沉重地起着反響，——又是白色的球呈現在碧色的高空上，到處是人們呻吟着倒下了。在運貨馬車的上面，一個在黑的眉和掛着耳環的少婦的手中，性急地在吸乳的嬰孩，突然失却力量，兩隻小小的手頹然垂下，那漸漸冷卻下去的嘴唇張開起來，離開母親的奶

奶了。

母親現出野性底的，野獸似的表情，叫喊起來了。衆人圍攔到避的地方來，但她不聽人家，惡意地把身子擺開，只管把乳房提到那冷却了的嘴上去，白色的乳汁從那兒點點滴滴地滴下來。眼睛板白了的小臉，帶起黃色，失掉光彩了。

然而長蛇還是在爬着，在市街上蜿蜒地爬着前進。在高高的山頂！就在太陽的直下，看得見人馬。他們是很小很小，差可看得出的——比指甲還小。只看他們在發生了什麼事故的馬的周圍，在絕望底地騷鬧着，但突然好像死一般地不動了。繼而馬上在那兒連續轟了四聲，這聲音在山上炸裂，震撼了山岳。在下面，則街道的兩是，雲處的 空上在焦急地呈現白色的球，起初是高高地，後來便漸低漸低，在近街道的地方爆裂了；這麼一來，到處便起着呻吟叫喊聲，人啦馬啦牛啦這些便東倒西扒起來了。受傷的人們，不管是在呻吟叫苦，要被擠在貨車中，馬，家畜則被推到傍邊去，而蛇在爬着前進，跟着運貨馬車，不間斷地在爬着前進。

凱薩的衛戍司令官感到受侮辱了。他本能夠

射擊女子小孩，那是規律所禁的；而且別人，沒有得到他，衛戍司令官的許可，也不敢那樣做。戰鬥艦上的大砲的長長的象的鼻子舉起來，大聲咆哮了；砲彈高高地從碧色的深淵的上面，從山的上面，從輪重的上面，性急地飛過去，——克哩，克哩，克哩……由是，在那有小小的，如指甲大的人馬在的山頂上爆發了。人們再在那兒騷動起來。有着四門大砲的砲兵中隊，一個一個地開始向衛戍司令的方面還砲彈，由是“格免號”的上面，白球開始在碧色的空中呈現了。“格免號”憤怒地沉默了；既而從烟筒吐出巨大的濃重的黑旋渦，不高興地移動起來，慢慢從碧色的港灣駛出海洋的深處中去，由是轉迴而突然——

……驟然地把海和空炸裂了。海的藍色消沒了。一種非人類底的力在脚下震動，傳到胸中隱裏令人難過，使家家的窗，門震開，而使人們在瞬息間變成傻子了。

在山頂的附近那裏，則一種帶着綠色的喪事似的，非人類底的怪物，在慢慢地捲着旋渦騰起，把太陽的光輝遮住；而那些殘生的哥薩克的羣，退

在用快步瘋狂地突進那帶着毒氣的蒸氣中，在瘋狂地鞭打着那挽着殘剩的兩門大砲的馬，但過了一分鐘，便消沒入山背的那方面去了。帶着綠色的喪章似的怪物，還在慢慢地，慢慢地溶化着，飛騰着。

因為非人類底的震動，地裂，墓開了，——滿街現出死人來了。眼睛黑越越地陷落，穿着破舊蹣跚的內衣，而像蠟一般的他們，在向一個方面——向街道的方面拖着腿，爬，蹣跚地走。有的默默，拚命地，眼睛凜然盯住前方，在窘苦地拖着腳；有的用松杖闊步地運着沒有腳的身體，在追前進的人；有的則用莫明其妙的，嘎啞的，破裂的聲音一面喊着，一面在走。

不曉得在那兒，微微地，像受傷的小鳥一般，發出可憐的聲音來，——

——水……水……水……——微微地，像乾枯的，飢餓的，野上的受傷的小鳥一樣地。

一個穿着破內衣，從破孔中現出黃色的肉體的很年輕的男子，在無感覺地動着死了的腳，——雖用那熱病的眼睛在眺望着，但連在自己的面前

有什麼也看不見地，

——水……水……

一個頭好像男子似地剪短了的女工人一樣，破袖上綴着褪色的十字章的看護婦，赤腳在他的背後追着，——

——等一等呀，密幾雅……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呢……就給你水喝哩，茶哩，叫你等一等呀……回來好了……那些人，怕也不是野獸罷……

——水……水……

住民的家急急把窗，門關閉。從屋頂，從牆壁的後面瞄準着背後後射擊過來。大家都從避病院，從病院，從個人的家裏爬出，從窗中跳出，從樓上躍下，而跟着在前進的輜重，長長地匍匐而走。

這裏是水門汀工廠和街道……街道上是牛，馬，狗，人，運貨馬車，馬車等，在急急地走過去，——鞭的尾巴在拖着走。

一個失掉一手一脚，頸被擊碎而匍匐地纏着，頭包着滿是血的破頭巾，而肚子纏着繃帶的男子，那熱病的眼動不轉動地住市街，在着急着；然而運貨馬車越走越遠，而在運貨馬車的傍邊走着

的人們，那陰鬱的，顰眉蹙額的臉，則只管在眺望自己的面前，由是是無可奈何地發出哀願的聲音——

——兄弟！……兄弟！……同志！

或啞啞，或斷斷續續的聲音，從各處傳來，或是刺人耳朵的尖直的聲音，在山山岳岳的附近喊叫，——

——同志，我——不是窠扶斯病，我不是窠扶斯，我是負傷呀，同志！……

——我——也不是窠扶斯……同志！……

——我也——不是窠扶斯……

——我也……

——我也……

運貨馬車爬着前進。

有一個男子，圓着家具小孩子堆積得很高的馬車，用兩手支撐着，以他的一脚跳起來了。白鬍子的馬車的主人，顏臉因太陽和風雨變得黑到像熊軟皮，彎身把那男子只有一隻的腳擱着，提上馬車中來，把他強擠壓在大聲喊哭着的小孩們的頭上……

——做什麼，你這個人！不要這樣呀，不是要把孩子壓扁了麼——包着頭巾的女子喊叫。

沒有一腳的男子的顏臉，現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子似的表情來。但是在街道上，則人們在顛躓，跌倒，爬起來，或是被遺棄在路旁，還陸續地向前走去。

——諸位，雖是想盡力把大家都帶走，但是辦不到哩。同伴的負傷者有這麼的多，喫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大家都要一齊死掉的呀，諸位真是可憐地……——婦女們在拭鼻水，拭眼淚。

身高，臉翠，而只有一隻腳的一個兵士，拚命地在眺望前方，把柺杖闊步地提到前方去，推進自己的強健的身體，不休不息地一面大步地量着街道走，一面喊管，——

——畜生……這畜生！……

然而輻重越離越遠。最後的車輪已經在遠遠的地方揚起塵埃，而鐵軸的打擊聲，已經只是微微地在響了。

市街，港灣——已經離遠了。只有曠野的道路，而沿着這道路，是那些慢慢地在拖着腳的蠅似

的死人，在追漸漸隱沒下去的輪車，長長地伸着。他們漸漸地無力起來，止步，坐下，而終於倒在路傍了。而大家都一樣地用那光澤漸漸消失下去的藍睛，向最後的運貨馬車隱沒了的方向凝視着。在日暮飛騰起來的塵埃，靜靜地收住了。

但是一隻脚的兵士，還在那無人的道路上，用松杖運着強壯的身體，嘖嘖着，——

——畜生！……是爲着你們流血了哦……畜生！……

哥薩克們從反對的方向走入市鎮來了。

十

疲憊的夜繼續着，黑的人類的流，一瞬都不停止騷鬧喧擾地，在向前奔着。

——星兒疲憊地蒼白着。褐色的，像沙漠似地被太陽燒炙的山，窪地，豁谷呈現出來。天空漸漸地明亮了。或淡紫，或霧白，或是深藍，那不絕地在天空下變化的海洋，無邊涯地展開在那兒。

山頂已經光亮起來了。暗色的不可計數的鎗刺在閃爍。

直迨至街道的附近的那多巖的山上——有葡萄園，別莊，沒有人居住的別莊等，在發白。那兒時時有手執鐵鎗，鋤這一類的東西，而頭戴手製的稻草帽的人們站着，站着在眺望，——傍邊是無際

眼地，兵士們在揮着手前邊，不可計數的鎗刺在閃爍。

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呀？疲憊地揮着手，不依不息地，他們要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呢？好像軟皮一樣黃的顏臉。滿身塵粉，或撕裂扯碎的姿態。眼邊的周圍的黑環、貨車在軋軋地響，因懶惰踏在發着沉重的音、小孩子們從運貨馬車之中窺探着、怕是休息的時間沒有的罷，運馬的鼻端也低垂了。

鐵錘再挖起土來了。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然而疲乏了把腰一伸，便再看到街道上，羣衆在沿着蜿蜒的海岸柔順地滑來曲去，不依不息地走着，而那不可計數的鎗刺在搖擺。

太陽已經高高地昇在山上，大地瀰漫着暑氣，而海面的光輝，令人看了都要覺得眼睛痛。一點鐘，兩點鐘，五點鐘，——還是繼續在跑。人們動搖起來了，馬停腳。

——科糾夫這個混蛋，不是發狂了麼！

咒罵的聲音流傳起來。

報告來了；說本聯在一起的莫斯科古羅夫的

兩縱隊，和輜重一齊離開了科糾夫的縱隊，駐紮在途中的村落裏，而現在他們的中間已經是隔着十俄里的空虛的道路了。

他嘲笑底地把眼睛縮成一小縫了，眼底隱藏着火花。羣衆仍然繼續前進下去。

——那東西是要把我們趕着跑的呀，——這樣的喊聲沉重地在列隊之中流。

——爲什麼要趕着跑，——這邊是海，這邊是山；什麼人追來了呢？要是這樣，便都要疲勞死了。那兒已經丟棄了五匹馬，因爲跑不動呀。而且人們已經是許多在東倒西歪地倒在路傍了。

——你們想那東西是誰！——身上帶着手鎗，手榴彈，機關鎗的保彈帶的水兵們，越過在走動的運貨馬車，混入在前進的隊列裏，去叫喊，——沒有看見自己的鐵練麼。那東西原不是士官麼？士官呀，是士官呀。那東西要把你們拖到那裏去，試想想看好了。到後來要後悔是来不及了哦。

在太陽把影子縮得很短的時候，便停止十五分鐘，給馬飲水；汗淋漓的人們也飲了水，然後再拖着鉛一般的脚，在街道上移動起來。像火燒的空

氣在流，眩暈得難堪的尚在閃光。一齊在前進，而沉重的很明瞭的咕嚕私語，威嚇着似地把隊列擾亂了。有幾個中隊長，大隊長，對科糾夫宣言要把自己的部隊分開，使他們休息然後獨立地前進了。

科糾夫把臉沉下來，但是不答一聲。縱隊還是繼續前進。

到夜裏便停止不走了。篝火沿着道路燃燒起來，在黑暗中聯連幾十俄里的長。把曲節的，矮短的，乾枯的，有刺的灌木斫下，——這個曠野上沒有森林——把坍塌着的別莊的垣牆拔起，把窗櫺破壞，把家具拿出來燒。煮東西的鍋在篝火上沸騰。

因為極端的疲勞。人們都頹然倒下，覺得非像死人一般地大睡一頓不可。然被篝火所照耀的黑暗在閃動着紅光，非常有活氣，到處聽得說話聲，笑聲，手風琴的聲。兵士們則在玩鬧，互相向着火，或是到輜重那邊去了，便和姑娘們玩笑起來。鍋中在煮粥。巨大的篝火的火，在燒中隊的黑鍋。軍用廚房車生煙是很稀罕的。

這般無際限的羣，覺得好像停留很久的樣子。

十一

大家在一起走的時候，夜是全一的，但是一停止前進，那馬上便要分散起來，而各各的斷片各自營各自的生活。

頭髮蓬蓬，在紅光之中好像鬼婆的農婦哥爾比諾。蹲在一個小小的篝火邊；篝火上放著鍋，這鍋是好容易才和別的東西及食物從那被丟棄了的貨車中檢來的。在傍邊的地面鋪着羅沙絨的外套的上面，是老人雖是個暖和的夜，却在角頭蒙着臉在睡。女人坐在火的旁邊，好像念書一般地說——

——碗也沒有，湯匙也沒有……就是木桶也丟掉了。現在可不曉得是誰在用了哩。那麼好，那麼堅牢的，橡木做的桶，真可惜。又像那匹格涅特

科的好馬，還能夠得到手麼？那麼會跑的，——未嘗用馬鞭打過的好馬。老頭兒，來吃罷。

從外套的下面，用嘎啞的聲音：——

——不想喫。

——你在做什麼呢！什麼都不喫，要生病的駒，——那麼，非把你摟過來不可！

老人的臉被黑暗蒙着，默默地在駒面上。

在離不很遠的運貨馬車的傍邊，漂亮的少女的姿態，在路上的黑暗中彷彿看得見，那少女的聲音：——

——可憐見地，駒，乖乖，把孩子遞出來罷！不好是這樣頑固的呀……

在運貨馬車的周圍彷彿看得見的幾位女子們，用幾種的聲音：——

——遞出來罷，天使的靈魂非埋葬不可的哩。因為是上帝把她喚去了。……

農夫們默默地站著。

但女子們，——

——奶奶漲硬起來，緊張着的哩。

有的便伸出手，摸那用手指壓也不凹下去的

突起的乳房看看。在黑暗中光亮着的裸露的頭，用眼睛能望那從破襯衣隆起來的白色的乳房，用憤熱的指頭捏起乳頭，而柔和地提進不動地張開着的冰冷的小襁褓。

——完全像石塊一樣的哩。

——已經要腐臭了，不能夠再等的。

男子的聲音，——

——爲什麼要和這女人說東說西——把孩子拿過來就算了呀。

——傳染病哦。不能夠這樣翻身的。非趕快埋葬起來不可。

由是，兩個頑強的農夫，把母親的手拿開，想把嬰孩奪過來。

像野獸一般的尖銳的喊聲衝破黑暗，——這聲音，聽到聯連地沿在道路上的篝火的地方來，流過黑漆漆看不見的海面，而在那荒寂的山中，如果那兒有人隱居着的話，恐怕也會聽見的罷。運貨馬車軋軋響起來，因爲瘋狂般的鬥爭在搖動。

——緊執着不肯放開！……

——哦，這妮子——用牙齒咬手來了。

農夫們退開。女子們又傷心地站在那兒。漸漸散去。別的人圍攏來。摸摸漲硬了的乳房。

——這個女子也會死的哩，奶奶積滯這麼多。

然而在運貨馬車的上面，這個放肆地裸露着的女子仍舊坐着；而什麼時候都像狂人似地要防禦的樣子，把裸露着的頭不絕地向四方轉來轉去，那乾枯的野獸的眼睛，在猛銳地剝蝕着。時時把乳房溫柔地抵在僵冷了的嘴上。

遠遠的篝火在黑暗中震顫着消滅下去。

——喲，乖乖，叫你把孩子遞出來呀，已經死了哩。我們替他埋葬起來，你哭罷。爲什麼不哭呢？

少女，把這個蓬蓬的像魔女——她的眼睛像狼一般地在黑暗中閃爍着——的頭，擡在自己的胸口上。然而女子很擔心地把身子縮退，用啞啞的聲音說，——

——不要吵！安加，咄！……寶寶在睡，請不要吵呀。這樣通夜地睡着的哦，到了天亮，便去散步；在等着斯忒盤的哩。斯忒盤一回來，她便馬上要再嚙嚙地吐出口沫，拍達拍達地躡腳，或是呱呱地說話哩。好可愛的，好懂事的，好淘伶的寶寶呀！……

由是，她靜靜地，很開心地笑起來了。

——咄……

——安加！……安加！……——聲音從篝火那邊傳來——爲什麼不來吃晚飯呢……老頭白也不來，你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個眼快的山羊母……不是都要冰冷了麼。

婦女們還陸續地圍攏來，摸摸看，而表同情地，退開；有的以隻手抵住下顎，以另一隻手支着手肘，停立在那兒聽。農夫們不安地在吸煙斗，一閃一閃地照應着圍攏來的顏臉。

——要叫斯忒盤來才行呀，不然的話那嬰孩便要在手中朽爛；而生出蛆虫來了。

——已經叫人喚去了。

——孩子密農加喚去了。

十二

這裏的篝火是特別的，說話聲也是特別的，笑聲女子的好玩的尖質的聲音，沉重的咒罵聲，瓶子的響聲全都。突然，好幾個的滿特鈴，基達，巴拉萊笛，一時齊響起來，——全樂隊，完全不配黑暗？不配在黑暗中的篝火的鎖練地，絃張聲高地彈起來了。異的山岳凝然不動，看不見的廣大的海，好像怕打擾着似地沉默着。

而人們也是特別，——動作是粗暴，放肆，而有着確信的。時時走入篝火在搖着紅光的環裏來，——是榮養很好的，像古銅色的男子，穿着黑的寬闊的水兵褲，和衣襟低低地開着而露出胸膛來的白色水兵服；背上則是從圓帽子垂下來的絲帶子

在顛翻搖着。一句話，一舉一動，都非用着舉野下流的話是說不出，做不來的。

由篝火閃閃的反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女子們，形成撩亂的斑點，彷彿看得見，笑聲，尖厲的喊聲——是戀人們在嬉戲的。揭開有顏色的裙子，蹲着，奇妙地用喙聲一面低吟漫唱些什麼，一面在篝火上煮什麼，而在那四方形地鋪在地面的圓桌布上面，則陳列着伊克拉的罐頭，沙汀魚，青魚，酒瓶，菓子酪，肉餛飩，餅乾，糖菓，蜜這些東西。這一羣，是嘈嘈雜雜地在發出騷音，響聲，喧鬧的笑聲，咒罵聲，呼喚聲，突然調子很好地彈起來的滿特鈴，巴拉萊笛的琴聲，而聯連很遠地伸展入黑暗中去的。既而突然一種酒醉的，然而好像頗有練習的合唱，充滿黑暗，而被“如何，聽了麼？我們什麼都幹得來哦！”的詛聲阻止了。由是，又是同樣地——音聲，笑聲，說話聲，尖厲的喊聲，戲謔的高興的咒罵聲。

——諸位同志！

——什麼呀？

——說起來罷！

——說罷，從你的爸爸說起直說到七代前的曾祖父為止罷！……

——討厭呢，這個廚子！把手環都扭斷……討厭呀！手環已經不……

被聲音遮住了。

——諸位同志，有什麼理由我們要在這裏？是不是士官的時代再回來了麼？為什麼要聽科糾夫這個混蛋的命令？……是誰把那東西發成做將軍了麼？諸位同志，那——是勞動大眾的榨取，是敵人，是榨取者呀！……

——把那些東西打死罷，畜生……

由是一齊鬪子很好地唱起來，——

同志們，大胆地取齊步鬪前進罷，
在鬥爭之中把志氣鍛鍊起來罷。

十三

他被篝火照着，抱膝坐在那兒，凜然不動。在背後的黑暗之中，車輪紅紅地照耀着，從這車輪之間，一個馬頭探出來。柔軟的馬唇在忙碌地選擇那投擲在地上的穀物，高響着聲音在嚼，那巨大的黑眼睛，反映着薄紫色，聰明地，很注意地在翻騰。

——就是這樣地，——他說，還是同樣沉思地抱着膝，一轉瞬都沒有地一面薰着篝火，一面說下去，——把一千五百人的水兵都押在一處，被捉的人都集起來了。那些東西也是蠢貨，——我們在水上，我們的工作是海的工作，什麼人也沒有關係，這樣想着安心了。可是他們把那些東西押在一處，叫他們整列起來，然後下命令，——“掘呀。”周圍

是機關鎗，和兩門大炮，和執着鎗的哥薩克。由是那些東西就掘起來，用鐵一挖起來了。都是一些年輕的，強健的人哦。四邊人羣集攏來了。婦女們在哭。士官的狗東西們則持着手鎗在巡邏；一看到鐵一使用得不靈的人，便對準着肚子射擊，固意要使你的苦痛延長呀，大家都在爲自己掘墓坑，而那些腹部被狙擊了的人，滿身塗着血在呻吟。旁觀的人嘆息。士官們——“呀伊！不要叫！這個狗奴才！”

.....

他在說這個故事，但是大家，在默默地傾耳聽着他雖不說出口而已經從何處聽到了的事情。

周圍是許多的人被火光照着，頭不戴帽子，靠着鎗枝站在那兒。有的俯伏地上聽，那，拳頭支着的，很注意的長髮的頭從黑暗中呈露出來。老人們的鬍鬚向前方突出婦女們在悲泣，彷彿看得見。但是火光一滅，那兒便只有他一個人抱膝坐着。馬頭在他的背後倏忽地垂下，既而又抬起來，高響着聲音在嚼草，那聰明的柔順的眼睛在閃着黑光。而一看，除開他以外沒有一個人在那兒，只是無邊無涯的黑闇。眼前是曠野，風車，而曠野之中是

黑毛的馬在迅速地奔馳，一走到了，那受着傷血糊額的人便像布袋一般地滾下來。縱着他，別的人從馬上跳下，把耳朵貼在胸上——“兒子……我的兒子”……

不曉得什麼人，把彎曲的，乾枯的薪柴投在漸漸消滅下去的火上。薪柴取締，燃燒起來，把黑暗驅逐了，——由是，又是靠着鎗枝站在那兒的人人。老人們的鬚向前方突出，婦女們在悲泣，而用拳頭支着的注意的頭，被火光照着呈現出來了。

——很殘酷地虐待了女子，哦，是怎樣地輪流了呀！約莫有百個的哥薩克……一個一個地凌辱着壓在那女子的上面，這樣，那女子便在那些禽獸的下面死了。那是我們的病院的一個看護婦哩，是個好像男子般地剪着頭，老是赤腳跑口，從工廠來的女工，臉上有雀斑，那麼活潑的一個女子。她不願意離開負傷者，——因為沒有一個人看護，連傘水給病人的人也沒有了。許多是患着瘧疾臥着的。這些都被斬殺了，——兩萬個人。也有從樓上跳下街道來的。士官和哥薩克們，執劍在市中搜羅，殺得不留一個人了。市街全部，血流得可怕。

已經是星夜也沒有，黑越越的山也沒有，只聽到一種聲音，——“同志！……同志！……我不是窪扶斯病，我是——負傷呀。”……這光景永遠在眼睛浮現不消失。

又是黑暗，黑暗的上是星。他在靜靜地說，而大家又是感着了他不說出口的事情，——他的十二歲的兒子被鎗尾擊破腦殼了，年老的母親被鞭打死了，妻子被肆意強姦了之後，用繩子吊在井戶的橫木上了，而兩個小小的兒子，則不知去向了，——他不說出來，然而大家已經都從什麼地方聽到，曉得這一切一切了。

偉大的沉默在山山岳岳的秘藏着的黑暗中，在被黑暗鎖着，——也沒有響聲，也沒有火影。在那沒有鬍子的臉上，蔷薇色地閃着光——

紅色的反映在振搖黑暗的輪閃樂音，被火光照着的男子抱膝坐在那兒。馬在高影着聲音嚼草突然靠着鎗枝的青年笑起來了，雪白的牙齒的大海的廣茫中，連結着不可思議

——我們的部落那裏，一從戰線回來，哥薩克們馬上就把自己的士官捉起來，拖到街上，拖到海

這去了。把他們拖到碼頭，用石塊綁在頸上，然後從碼頭把他們擲下海中。撲通的一聲投下水中，便漸漸地漸漸地，沉下水底去了，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因為水是綠色，而清得像眼淚一般呀，——真的哩。我在當場看到了。很久很久才沉到底，而那沒有綁着的手和腳，拍達拍達地在亂抓亂滾，儼然像蝦子在跳動尾巴一樣的哩。

他又笑起來，露出微微帶着紅色的白牙齒。篝火的前面，是那個男子抱膝坐在那兒。在火光中震悚的黑暗圍攏起來，在黑暗中聽着的羣衆之數增加起來了。

——而一沉到底，便起痙攣互相摳着，捲在一起地死了。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真滑稽哩。

大家聳着耳朵聽起來了，——遠遠地，遠遠地，而很優柔地，好像在對心臟細訴着什麼地，一種調子很好的弦聲流了過來。

——是水兵那些混蛋呀！——什麼人這樣說了。

——在我們的部落那裏，哥薩克們是把士官裝在布袋裏的。裝在布袋裏，然後打着結，擲入海

中去了。

——爲什麼要這樣做法，把人裝入布袋裏投入水中……——項陞的曠野中的聲音，悲愁地說，而沉默了；是誰看不見，既而不高興地，——現在可以從什麼地方拿得到布袋呢，絕對沒有；而一旦沒有布袋，就哭穿了眼睛工作也是做不來的。

又是沉默。或者是因爲篝火的前面，有那個男子果然抱膝坐着也未可知。

——在俄羅斯那裏，是有蘇維埃政府的。

——在莫斯科哦！

——不，農民所在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都有政府°

——我們的地方，勞動者也來了，他們說他們是帶着自由來，在所有的部落裏建設蘇維埃，而把所有的土地沒收了的。

——說是帶着良心來，把布爾喬亞打倒了……

——勞動者不是農民做出來的麼？看罷，水門江工廠不曉得有好多我們的人在工作；就是肥皂工廠，機械工廠，市內的無論那個工廠都是一樣的哦。

不曉得從何處，笑聲微微地傳來，——

——啊啦……

接着，嬰孩哭起來了。女子的聲音在撫慰。一定是在街道的黑越越的運貨馬車中的罷。

那男子把膝頭放開站起來了；和先前一樣地半邊被火光照得紅紅的他，執着馬鬣，把垂着的馬頸提高起來，嵌好馬銜，從地上拿起剩餘的乾草放入掛在鞍上的袋裏，把鎗枝背在肩後，一跳上鞍去，便倏忽地消逝了。很久很久，只聽得馬蹄聲在響，越響越遠，漸漸地微弱下去；但既而連這個蹄聲也消失了。

由是，又聽到了，——儼若黑暗消沒，無際限的曠野和風車展開在前面一般，而蹄音從風車那兒發出，風車的影子斜斜地拖長，追着，——“到什麼地方去？發瘋了麼：……回來！……”

“……他的家族還遺留在那邊哦！而且兒子是死在這兒的……”

——喂，第二中隊……

忽然又是黑暗。篝火形成長練在燃燒。

——到科利夫那裏去報告了哦——哥薩克

的事情他什麼都曉得清白的。

——哦，他不曉得殺死了好多人哩，無論是小孩子，是女人。

——當然，他完全穿着哥薩克的服裝，幾厄爾格茲斯服，額茲伊里（縫在衣服上的保護符），哥薩克帽，什麼什麼都像哥薩克。哥薩克們以為是自己的。“什麼聯隊？”——某某某聯隊，——就這樣地魚目混珠過去了。碰着女子便用劍斫破腦殼，碰着小孩子便用短刀刺殺。只安發見到好躲身的地方，無論是從麥堆的背後，從角落裏，便安用鎗擊死哥薩克。狗東西們的事情，他是一伍一什都探聽得清清楚楚了，什麼部隊在什麼地方，有好多，他現在去報告科糾夫了哦。

——小孩子有什麼罪呢，什麼都不曉得的，——一個女子，傷心地以一手支手肘，用手掌托住下顎，嘆息起來了。

——喂，第二中隊，耳朵都塞住了麼！——上鵝着的人們，不慌不忙地站起家，伸一伸一腰打一打欠呵，然後開步走去。新的星兒散佈在腰了。鍋的旁邊，則大家坐在地上開始喝湯了，

忙忙碌碌地湯匙從中隊的鍋中舀起來，覓傷，各人都恐怕落在人後地着急着。東西在口中覓沸，舌頭如炙，上顎的皮破，喉嚨爛熱，差不多是吞東西都要覺得痛了，然而依然是慌忙在蒸氣沸騰的鍋中舀着攪着。突然，急急地拿起來！從湯匙中拿出肉來，藏入口袋中，這是等過後才喫的，而慌忙又在鍋中攪起來，在那些用湯匙攪育的兵士們的窺覷的注目之下。

十四

一陣激烈的，騷鬧的人們成羣地在走動，蹣跚蹣跚地看不大清楚，但在黑暗之中還感得着。夾着可怕的咒罵的，一種也非感冒也非酒醉的昂奮的說話聲，跟着他們這一羣走動。

從鍋中舀起湯匙來的人們，瞬息間停着回頭看了。

——是水兵這些混蛋呀。

——這些混蛋簡直沒有平靜的時候。

他們走過來，突然刻毒地臭罵起來了，——

——這些豬猡……這些豬猡……豬猡！……

泰然地坐着在吃東西，革命差不多是要破滅了，一點不關心……豬猡！……布爾喬亞！……

——你們又是在吠什麼！……牛皮先生！……

大家對他們是以猜疑的眼睛看待的，但是他們個個都是從頭至腳，帶着手銬，機關鎗的保彈帶，炸彈。

——科糾夫這個混蛋要把你們拖到什麼地方去？！……想過了沒有？我們首先起革命了……我們把全艦隊沉沒在海底了，不管是莫斯科或是什麼什麼哦。布爾什維基的混蛋在那兒和威廉陰謀着什麼，可是我們，社會革命黨員是不能夠忍着看民衆的利益被剝奪的哦。侮蔑民衆的利益的狗東西們，我們是要當場把他們殺死的哦！科糾夫是什麼東西？是士官呀。而你們是——是羊是。只會垂着頭跟在後面走。你們這些沒有角的羊！……

從中隊的鍋在上面燃燒了的篝火的後面發出聲音來，——

——可是你們這些東西却帶着屁兒們跟在我们的屁股後來了。完全像是帶着娼婦一般地呀！

——那干你們的鳥事？！……羨慕罷……不要管別人的閒事好了哩，——要送死的哦！老子們做了好多的事情來。革命的發難者是誰？水兵哦。被

皇帝虐殺，被沉溺，被綁在大繩的是誰？水兵哦。從外國拿文書回來的是誰？水兵哦。把布爾喬亞，和尙這些東西結果了的是誰？水兵哦。你們這些東西到現在才睜了眼睛，可是水兵早就在鬥爭裏流過血來了哦。而當我們在流我們的革命血的時候，你們這些東西不是在拿皇帝的鎗刺刺我們的麼！豬囉！你們這些東西中什麼鳥用，混帳東西！！……

幾個兵士把木製的湯匙放下，攪着鎗枝站起來了，黑暗中瞬息間充滿着緊張的氣色，篝火不曉得消滅到什麼地方去了。——

——諸位，把這些狗東西打死呀！！

鎗枝準備首要打起來了。

水兵們拿出手鎗，用另一隻手急急地拿出炸彈來。

在西部戰線經過全帝國主義戰爭；因大胆和冷靜昇做下士，而在革命的開始把自己的中隊的士官們都殺死了的，一個白鬍子的烏克蘭那人，用嘴脣吸着粥，以湯匙把鍋的邊緣叩得震搖起來，拂着鬍子，——

——做什麼，好像雞公一般地

響地叫！爲什麼不叫噠——嗚嗚地長啼起來？

周圍笑起來了。

——但爲什麼那些東西侮辱我們！——兵士們憤怒地向白鬍子的方面說了。

連綿很遠的篝火又忽然現出紅光來。

水兵們把手鎗收入皮匣裏，把炸彈藏了。

——不錯，沒有閒工夫和你們這些東西廝鬪的，這些泥椗東西……

由是成羣結隊，昂奮着，在黑闇中朦朦朧朧地，噴噴擾擾地走過去，既而便消沒了，只有篝火的長棟連聯走入黑暗中。

去了，但是他們把什麼東西遺在這兒了。

——那些東西有許多的酒樽哩。

——從哥薩克那裏搶來的呀。

——那裏是搶來的？！都用錢買的哦。

——那些東西錢是很多很多的。

——把戰艦中所有的都拿來了哩。

——把戰艦擊沉，不必定要把錢丟棄。縱使那樣做，結局誰得到好處呢？

——到我們的部落來了的時候，是馬上把所

有的布爾喬亞全都幹掉，分配給貧民的，布爾喬亞有的被趕走，有的被殺掉，有的被吊在樹上了。

——在我們那裏却是和尚呀，——一個活潑的聲音，好像怕被別人遮斷了似地急忙答應起來，——那禿頭剛從階沿要走出來的時候，大家便碰！得一聲把那東西扭壓，那東西便撲地倒下到鬼門關去了。死屍橫陳在教會的地方很久，終於腐臭起來了，——因為沒有一個人想去收拾他呀。

由是，活潑的聲音愉快地，急急地笑起來，儼若怕別人遮住一般。接着大家都笑起來了。

——呀，看罷，流星走過去了。

大家把耳朵聳着，從那邊，從那無人在，不可測量的夜的曠野展開着的地方，一種不曉得是音響，是波聲，或是遠不可知的聲的東西流過來了，從那眼睛看不見的海流過來了。

沉默繼續着。

——不錯，水兵這些東西說的話是真的。譬如，——我們為什麼在這兒徬徨呢。大家都好好地過着日子來了，無論是誰的家裏，麵包也有，家畜也有，可是現在呢……

——不錯，真的呀。我說罷，我們是跟着士官，來找我們不必找也可以的東西的哩。

——那東西是什麼士官？他和老子們一樣也是一個人哦。

——但是蘇維埃政府爲什麼不幫助我們？他們安然坐在莫斯科玩耍，而我們却非在這兒替他們鬧出的事情算賬不可。

在遠遠的什麼地方，在微弱地燃燒着的篝火那是，因爲距離過遠而模糊着的聲音，喧嘩，隱約可以聽得到——是水兵們在騷擾的，——他們就這樣從篝火到篝火，從部隊到部隊地巡着走下去，

十 五

夜終於勝利起來了。處處的篝火開始消滅，既而金色的鎖鍊完全看不見了，——到處是黑的天鵝絨和靜寂。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一個充滿着黑暗的——那是馬匹在嚼草的聲音。

有一個黑影影的人，在黑漆漆不動的運貨馬車的中間，慌忙地躡着腳走，一走到可以奔馳的地方來；便一面跳越在睡着的人，一面從道路的旁邊奔走下去。跟着他，又是一個分辨不出的黑影影的男子，拖着跛腳，好不容易才跟在他的背後走下去了。運貨馬車的傍邊誰醒了，抬起頭來，在目送着敏捷地走入黑暗中去的人影。

——在那裏有什麼事情呢？到底是什麼人呢？

或許是偵探也說不定……

本非起身，把那人捉起來看個清楚是不行的，可是睡態緊迫，頭又垂下去了。

還是同樣的黑夜，靜寂。但是兩個男子，碰到秋獵的方便銜開，一面凱越一面繼續任走；馬則很注意地聳着耳朵，停止嚼草，在仔細地聽着。

在遠遠的前面的右邊，怕是黑越越的山脚那兒罷，聽到索繫的聲音了。因為是在這個安靜的，在嚼草的馬的平和的音響裏，在這個廣漠的靜寂裏，那索繫聲便覺得是孤獨地，不必要地刻印在暗黑中了。由是又靜寂；然而這個聽不見了的刻痕，却還感得到，不消滅。兩個男子越加緊地奔走了。

碰，碰，碰!!……還同樣地是右邊的山脚那兒。豁谷的裂口那裏在起着濃黑的煙，就在黑暗中也可看得出。既而突然機關鎗，好像互相在爭先一般地，——噠，噠，噠!……又短縮地，恰像在補足說不完的話一般，——噠……噠!

一個黑影影的頭抬起來，接着又一個。什麼人坐起來了。有一個急忙站起來，在架成金字搭形的槍枝中，分辨不出地搜尋着自己的鎗；然而終於搜

尋不出來。

——喂，格里茲科，聽到了麼！……聽到麼，喂
麼？！……

——討厭！

——喂，聽到了麼，——哥薩克呀？！……

——咄噠！惡魔的魂麼……不要吵，不然的話
就把你的鼻子敲碎哦！……真的敲碎哦！……

那個男子掉轉腦袋，抓抓腰部，屁股，然後把
身子移近鋪在地面的外套那邊，躺下去，爲着要使
更睡得舒服些，把肩膀搖動……

……噠，噠，噠……

……碰！……碰！……碰！……

尖細的，像扣針的刺激一般的火花，倏忽間在
占領着豁谷的裂口的黑暗之中生起來。

——這些母狗！簡直沒有鎮靜一下子的工夫。
大家都疲乏得要命剛想休息一下，却又那些東西
來了！完全是些狗東西的混蛋。那些東西的肚子
裏也這樣噠噠地打起來了就好。惡魔！拚命地打好
了，——就是打得東倒西歪，用牙齒咬都不要緊，
可是在人家睡着的時候是不好攪擾的呀：總然什

麼也幹不出，只是把子彈白白地花費罷了！——而且大家沒有休息的工夫。

過了一分鐘。高響着的，很有規則的馬的嚼草聲，和人們睡穩呼吸的聲音，互相和混在一起了。

十六

走在前面的男子氣喘喘地說。——

——在什麼地方呢，我們？

另外一個男子，也是邊走邊說，——

——在那兒哩，恰好在樹木那兒，那些人是癩
在草地上的，——由是叫喊起來，——

——哥爾比諾老婦！

由是從黑暗中，——

——什麼呀？

——你在這兒麼？

——是呀。

——運貨馬車在什麼地方？

——在現在你們站着的右邊的壕溝那邊呀。

瞬息後，在黑暗中突然發出像歌鳩的乾枯的
淚聲來，——

——斯忒巴涅！……斯忒巴涅！寶寶已經沒有
了……

通順從地伸着手遞出來了。他接受了一個被
什麼包着的，異樣冰冷的，凝肉凍似地在震顫的
塊，從那兒流出刺人的濃重的臭氣來。她把頭緊貼
在他的胸前，於是黑暗突然，因高聲的，捉人心魂
的眼淚，因永不會回來的眼淚，而煥然光耀了。

——寶寶已經沒有了，斯忒巴涅……

婦女們站在那兒，——也不覺得疲倦也不覺
得想睡。她們黑影影地站在運貨馬車的周圍，在畫
十字，在嘆息，在給忠告。

——這才哭出來了。

——這樣便會輕快一點哩。

——得替她吸些奶奶出來，不然是會逆上腸
袋的哦。

婦女輪流着把那漲硬了的乳房。

——完全像石塊似的哩。

接着，是畫十字，一面嚙嚼地祈禱着，一面把

唇子抵着她的乳房吸，吸後，又是邊畫十字，邊好像做祈禱似地向四方吐出來，

在短矮的有刺的灌木叢間的黑暗中，開起孔穴來了，鐵錘在間暗裏撥泥土。繼而那被什麼包着的東西安放下去，用土埋沒了。

寶寶已經沒了，斯忒巴涅……

黑影的男子在間暗中用兩手掩臉，儼若在淘氣裝着哭的小孩子一樣，不是打嗝，也不是在出哭地在擗着鼻子。由是可愛的鴿子用兩手抱着他的頸，

斯忒巴涅！……斯忒巴涅！……斯忒巴涅……

響着的眼淚，又在黑暗中輝煌起來了，

寶寶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斯忒巴涅！……

十七

夜終於得到勝利了。火影也沒有，話聲也沒有。只有是馬在嚼草的聲音。既而馬也停止嚼草了。人們躺下去，將近黎明。

那沿着沉默的墨越越的山脈而無言無際地伸展着的野營，黑影影地朦朧看得見。

只有一個地方，那不可抗逆的黎明前的催眠的夜的開暗，也不能夠征服他，——火光從在睡着的庭的樹叢中透漏出來，——那是有些人在替大眾守夜不睡的。

在一個壁上懸着被打毀擊壞了的高價的繪畫，而參用着解樹的木材作出來的巨大的食堂中，於那點着紙的蠟燭的微弱的光下，看得見被放

在角落裏的那些如山堆積着的馬鞍，或是如金字塔形地架着的鎗枝；兵士們做着死人般的奇形怪狀的樣子，躺在從窗上扯下來而鋪在地板上的高價的銜韉或鞍墊的上面打鼾聲；而滾重的汗濕的人和馬的臭氣，在周圍漂漾着。

小地，暴越越地，機關鎗在門裏守望着。

科利夫坐在食堂中的長大的深木製的而有精細的彫刻的桌子旁邊，用他那銳利的細細的眼睛，在注視展開在桌子上面的地圖。教會的蠟燭的殘照凝成淚在眨眼，而那生動的影子誇張地在壁上，在地板上，在人的臉上搖晃着。

副官把身子偃着，視線在藍色的海上，在那如長毛的蜈蚣的山脈上滑走。

掛着背袋，負着鎗，懸着劍的傳令，站在那兒等命令，他頭上的一切，因為動搖的火影在搖擺。

蠟燭倏忽間要熄滅的樣子，這時候一切的東西便都不動了。

——啊，——副官指看蜈蚣，——從這個山峽邊可以前進的。

——不會到這兒來的——因為山脈很高不能

夠盤越，那些東西不會從對面追到這兒來。

熔熱的蠟燭墜下副官的手上了。

——只要走到這個角頭，便不怕被追着了。我們得用全力逃到那裏去。

——食糧沒有呀。

——總然這樣地站着麵包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退却——這是唯一的救濟。驍指揮官們去來了沒有？

——馬上就來，——傳令把身子動了，他的頭上臉上，閃閃的影子慌張地在搖。

只有在巨大的窗外，暗夜畏縮地凝然不動。

噠，噠，噠，噠，————在何處遠遠黑暗的豁谷裏起了反響，夜便再被威嚇所充滿着。

在階沿上走着的沉重的腳音——走廊，由是食堂；那好像是在運着威嚇的報告似的。連那無力地在眨着眼的蠟燭，也把進來的指揮官們那風塵僕僕的樣子照出來了。因為疲勞，蒸熱，不休息們的行進，他的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那些怎麼樣了？——科糾夫問。

——趕走了。

大的，微微地被燭火照着的食堂中，黑越越地朦朧着。

——而且他們什麼武器也沒有，——另外一個人嚷着聲說，——如果有什麼大砲也好，可是只是一架馬拖的機關鎗中什麼用呢。

科糾夫變成石塊一樣，額殼如鐵一般地蓋在眼上來了；由是衆人，理解着問題並不是在哥薩克的攻擊了。

衆人聚集在桌子的周圍，有的在吸煙，有的在咬麵包皮，有的則茫然失神，很疲困的樣子，也在聽着黑糊糊地展開在桌子上面的地圖。

科糾夫切齒地說，——

——不遂行命令麼！

閃閃的影子一時在疲勞的臉上，在滿是塵粉的頭上盪搖起來了。食堂被嚴厲的，在野外命令慣了的聲音充滿了，——

——兵士十分疲憊了呀……

——我的部隊已經是要動也動不得了……

——我的部隊是一到，馬上便都倒下去，好像死人一般地連彈火也不燒了。

——這樣的行進法怎麼要得，——這樣，要把
全隊滅亡是不難的……

——很容易的呀……

科糾夫的如鐵一般的臉龐也不動一下。在那
突出着的頭盔之下的尖銳的眼睛，並不在進，那黑
在凝神定睛等待的。在開敞着的窗外是不動的黑暗，
而在黑暗的背後是彼疲勞和不安的緊張充滿
着的夜。從豁谷那邊的射擊聲已經沒有聽見。在那
兒，是黑暗越覺得濃厚起來了的樣子。

——我無論怎樣，倒不想把自己的部隊的運
命來打賭！——大佐好像在號令似地叫喊了起來，
——在我的肩上，是挑着道德底責任的、對於那些
信用我的人們的生命，健康和運命的道德底責任
呀。

——一點不錯，——旅團長，用他那本有的態
度，確信，和給與命令的習慣，一面從衆人的中間
離開，一面說起來了。

他本是個陸軍的士官，而現在，好像是覺着自
己被帝國軍隊的支配的重壓那壓過盡地，不經濟
地壓抑下來了的一切的力量，自己的潛在世間的

一切的才能，終於得到表現的機會了似的。

——……一點不錯。加之，行軍的計畫完全沒有。部隊的配置非完全不可變更，——像現在這樣，是無論何時我們都有全滅的可能的。

——要是我的話，——身穿漂亮的幾厄爾格茲斯服，腰懸銀色的短劍，而頭上歪歪地勇敢地戴着哥薩克帽子的古巴尼的哥薩克中隊長，熱起來地接着說，——要是我的話，要是我是哥薩克的話，我馬上便從山峽裏攻襲過來！大砲也沒有，都失掉了呀。

——而且，也沒有配置，也沒有命令，什麼東西，我們是遊牧的羣呢，還是什麼的徒黨？

科糾夫慢慢地說，——

——當指揮的是誰，是我呢還是你們？

這句話，好像拭不掉似地，印在巨大的室中了。——科糾夫的那對細小如刺的眼睛在等，然而，並不是在等答覆的。

由是，影子再搖動起來，臉，表情，都變了。

由是，嘎啞的，過量大聲的聲音又充滿室內了。

——我們指揮官也有責任——相當的責任呀。

——就是在帝政時代，碰着困難的時候也會和士官商量的，況且現在是革命。

然而在這話的背後，是藏着如次的意思的，

“你是個頭腦簡單的，倭胖的，不像樣的鄉巴老哦；你不理解一切的複雜的情勢，而也理解不來。你是在戰線上得到官位，可是因為戰線上真的士官缺少，所以就是去勢馬也可以充當士官的哦。大眾把你選舉了，然而大眾這樣東西不是盲目的麼……”

以前的軍隊的士官們，用眼色，用臉上的表情，用形容的全體這樣說了。但是桶作匠，細工木匠，點錫匠，剪髮師這些的指揮官們，則這樣地說，

“你是從我們的朋輩中出來的哦；你有什麼比我們優秀的地方？為什麼命令的是你不是我們？我們要比你更會處理事情的罷……”

科糾夫從他們的談話。或是在他們的話裏，什

麼譏笑諷刺都聽到了；然而他仍然是同樣地用凝神的眼睛在注視窗外的黑暗，——在等着的。

而等得煩燥了。

暗夜中，微弱的聲響在遠遠的何處生起來了。漸漸漸漸地大，漸漸漸漸地明瞭。夜，被那慢慢地，越高起來地，沉重地在黑暗中走着的腳音所充滿了。現在，腳音已經達到階沿的地方來，鬪子忽然混雜，零亂，雜雜沓沓地登上走廊，充滿着那兒；由是，通過張開着，而更越越地在那兒守望着的門戶，兵士們像不絕的長流似地，注入隆隆轟轟地照着的食堂中來了。他們漸漸地多起來，終於擠滿食堂了。他們差不多是分辨不出的，只覺得他們的人數非常多，他們都是一樣。指揮官們，聚集在地圖鋪在上面的桌子的一端。燒殘的蠟燭在微弱地震顫。

兵士們在微暗裏咳嗽，撮鼻子，吐口水在地板上，用腳擦，揮搖紙煙；臭的空氣在羣衆的頭上暗暗地爬着。

同志們！

擠滿着人衆的微暗的大房間，突然靜寂起來

了。

——同志們！

科糾夫用力把話從牙齒間擠出來。

——中隊代表者的諸君，和指揮官諸君，諸君非曉得我們現在是處在什麼狀態之下的不可。後方的市鎮和港被哥薩克占領着。紅軍的兵士，有兩萬的負傷者和病人殘留在那兒，這兩萬人由士官的命令，全部被哥薩克殺掉了，——他們要用和這同樣的手段對付我們。哥薩克們在攻襲我們的第三縱隊的後衛。我們的右邊是海——左邊是山，這中間是洞穴，我們就是在這洞穴裏的哦，哥薩克若是越過山那邊的山嶽，迫向我們來，我們便無論什麼時候都有被擊破的可能，如果我們不逃到山嶽的轉灣處那邊去的話，他們便會這樣地襲擊過來罷，——我們若是到那邊去，因為山岳高聳地橫隔着海，哥薩克便不能夠追到我們的地方來。所以我們非趕快沿着海岸跑到桑亞普舍去不可，從這裏去有三百俄里的路程。從那兒越過山嶽有路通着，順這條路走去我們就再入古巴尼地方。那兒——有我們的主力隊，有我們的救援。我們非全力

走下去不可。食糧只有五日分，我們都要餓死的。走，走，走，跑，快跑呀，不睡，不喝，不歇地，盡全力快跑呀——那兒有我們的救援；若是有阻擋，便非突破衝開一條出路來不可。

他沉默起來了，連不對誰加以注意地。

被人和殘燭最後的影所充滿了的室中，靜寂在漂漾着。和此同樣的靜寂，也在那窗外的夜尚巨大的黑暗裏，在那看不見聽不見的渺的巨大的汪洋面上占領着。

幾百對的眼睛，雖看不見，但是由那感覺得到的光，把科利夫照醒出來了。在咬緊着的牙齒間微微地生着的泡沫，彷彿看得見。

——途中的麵包和馬糧沒有。我們非跑到平野的出口去是不行的呀。

由是，再把眼臉垂下，沉默起來了，既而好像用力擠出似地，——

——選舉別個指揮者好了，我辭退指揮的職務。

蠟燭熄滅了，室中被一樣的黑暗蒙蔽起來，只剩下那不動的靜寂。

——已經沒有蠟燭了麼？

——有，——副官說着，把火柴擦了；火柴一燃，忽地把那些還是目不轉睛地在凝視着科糾夫的幾百對的眼睛照耀出來，但忽地又消滅，一切都再看不見了。到頭，細小的蠟燭點燃了，那便儼若把一切都解放了似地，——大家再說起來，動起來，再咳嗽，撮鼻子，吐痰，用脚擦，面面相視起來了。

——科糾夫同志，——用好像一次也沒有命令過似的聲調，旅團長這樣說起來了——我們曉得在我們的路上是有怎樣的困難，有怎樣大的障礙的，後方——是滅亡，然而，若是我們再腳蹶着，前方也是滅亡呀。我們非盡力趕快前走不可。而只有你才有那樣的精力和奇智可以領導全隊。我相信這是我們一切同志的意見。

——不錯！……贊成……懇請！…… 一切
的指揮官們急忙地叫喊起來了。

在微暗中的兵士們的幾百對閃耀的眼睛，也同樣執拗地凝視着科糾夫。

——爲什麼你要辭職，——騎兵隊的指揮官，

把哥薩克帽子差不多要掉落了地擠到腦後去，說，
——不是大會把你選舉去來的麼。

兵士們默默的用輝耀的眼睛凝視着。

科糾夫還是同樣地從那蓋在眼上的額殼的下面，執拗地射去視線來。

好，同志們。只是，我要提出一個義務底條件。請你們簽字，——如有稍不聽從命令的便鎗斃。請簽字罷。

——不待說，我們……

——爲什麼又是……

——不待說簽字也可以的……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是……

指揮官們用種種的聲音囁嚅地說着。

——諸位！——科糾夫把下顎像鐵一般地突
來出，說，——諸位，諸位，的意見怎樣？

——死呀！——幾百的喊聲響起來了，這聲響
食堂中容納不了，——橫溢到開着的黑窗外的那
邊去，只是那兒沒什麼人在聽着。

——鎗斃呀！……畜生……對不守命令的東
西，一點都不必留情……把那些東西殺死！……

兵士們儼若被割斷了似地，互相面面對視，揮手，搥鼻子，互相推，互相押，急忙地把紙煙吸完，用腳踩熄烟尾，而再走動起來了。

科糾夫緊咬着牙關，用力地說，——

——破壞規律的人，不管是指揮官，或是兵士，都鎗斃。

——鎗斃！……不管是指揮官是兵士，破壞規律的東西就殺，同樣地……

措激的聲音又在巨大的食堂中響起來，食堂又是太小容納不下，把聲浪擠出窗戶外的黑暗中去了。

——好。伊瓦尼科同志，請寫下來罷，指揮官們要簽名，——對於稍反抗命令者，對於辯駁者免裁判地馬上鎗斃。

副官從口袋裏拿出紙條來，站在蠟燭的旁邊寫起來了。

——那麼同志們，你們須回到隊裏去，把決議發表給中隊的人知道，——規律是像鐵一般的，無論對誰都不寬恕。

兵士們成羣結隊，互相推互相擠，把紙煙吸

完，退出走廊，從那兒流到庭那邊去了；外邊靜寂
寂的黑暗，慢慢地由他們的說話聲蘇醒起來了，

海上開始發白了。

指揮官們，突然，覺得好像從他們的身上取掉
重負，一切都安定，單純，明瞭，正確起來了似地，
互相交談，笑着，順序地走來簽字。

科糾夫和先前同樣地，用他那蓋在眼上的額
殼，簡單地下了命令，——儼若剛才發生了的事
情，和他非做不可的重大的使命沒有什麼關係似
地。

——奧斯特羅鎮同志，帶領中隊……

聽到馳走的馬蹄聲，在廊下那邊停止了。

馬——怕是被繫着的罷——在鳴着鼻子，馬
鏗鏗鏘鏘地響着，聽得到馬身在搖撼的聲音。

在朦朦朧朧的薄暗中，現出一個着戴哥薩克
帽的古巴尼生的男子來了。

科糾夫問志，——他說，——第二和第三
縱隊停留在十俄里的後方的宿營了。司令官令你
等待，好使他們的縱隊追上，然後一齊前進。

科糾夫用石塊一般的顏臉、視他，

——還有什麼？

——水兵們成羣結隊，兵士們和避難民的中間跑來跑去，在煽動他們不要聽指揮官的命令，煽動兵士們自己起來指揮。叫他們殺死科糾夫……

——還有什麼？

——哥薩克從山峽那裏被趕散了。友軍的射手登上山峽。把他們趕到那邊去了，現在已經平穩。友軍的負傷者三名，戰死的一名。

——好，去罷。

食堂中的人臉，牆壁已經明瞭起來了。由人工創造入在匾額中的海，那碧藍的顏色微微地分辨得出來，在窗櫺外碧油油的活的海，也朦朧地看得見了。

——指揮官諸君，各部隊在一點鐘後出發。須得用急行軍前進。只在要使人飲水，使馬取水的時候，才可以停止。在所有的山谷裏都須得安置有機關鎗射手的散兵線。別讓各部隊分離了，須得嚴重地監視，使住民不至於生反感。各部隊的情況，須得詳細地馳馬到我這兒來報告。

——曉得……——指揮官們叫起來。

——你，奧斯特羅維同志，把你的部隊帶到後方去，把水兵們分開，別讓他們到我們的隊裏來；讓那些東西和停在後面的縱隊一起去好了。

——帶機關鎗去，萬一的時候——盡管掃蕩。

——聽得。

指揮官們成羣地走向出口的方面去了。

科糾夫開始在指令副官把某某免掉指揮官的職務，用某某代着，又把某某的任務升高起來的這些事。

接着，副官把地圖摺好，和科糾夫一齊出去了。

在那被煙尾，口水佈滿着的巨大的空洞的室中，燃殘的蠟燭好像被忘掉了似地在那兒發紅地眨着眼，而一種沉重的氣味，遺留在靜寂和人們的背後，在那裏漂蕩着。已經槍枝也沒有，馬鞍也沒有了。

在開張着的戶外，海面被黎明前的那帶着藍色的霧氣微微地籠罩着。

沿着海岸，沿着山邊，遠遠的前面和後面，鼓聲好像豌豆一般地鳴動起來，在耳醒人們。不曉得

在什麼地方，銅喇叭好像白鳥的不可思議的笑聲似地響起來了，而這個銅喇叭，在山脚下，在雞谷裏，在岸邊起了反響，而終於在海面上消逝了，——爲什麼，因爲海是無邊無涯地渺茫着的。在那剛剛被遺棄了的別莊的上面，煙的柱飛騰起來了，——這是被忘掉了的燃殘的蠟燭開始了他的工作的。

十八

本和科糾夫的縱隊連在一起的第二，第三縱隊，現在落在很後面了。沒有一個人想奮發起來——熱 疲勞。夜裏早早就停宿，早上遲遲才出發。先頭縱隊和後尾縱隊之間的空虛的道路的距離，漸漸地大起來了。

一停宿起來，野營便完全同樣地，沿在山和岸之間的道路，連聯幾俄里的長。一樣的是滿身塵粉，疲憊，因為熱氣而差不多要死了的人們，一拖到休息的地方，便馬上熱鬧地燒起篝火來。笑聲，說話聲，手風琴的聲，嘈嘈雜雜地響起，而那可憐的烏克蘭那的歌——便恰像這偉國民的歷史似地，有時覺得悠揚和諧可聽，有時則突然可怕地充

滿着憤怒的調子。

每個都是一樣地身懸炸彈，手鎗等，而從第一縱隊被趕出來的水兵們，在篝火的中間跑來跑去，一面臭罵，一面說：——

——你們不是羊是什麼?!你們跟在誰的屁股後走?不是帝政軍隊的金徽章的後尾麼。科糾夫是什麼東西?他做過皇帝的走狗呀，到現在他才突然變成布爾什維基。然而你們曉得布爾什維基是什麼東西麼?那些東西是爲着偵探從德意志用封印列車送來的哦，這樣，在俄羅斯却有許多蠢貨要像桶中的練粉似地，緊跟在他們的屁股後。然而你們，曉得那些東西和威廉的中間是有着秘密的協定的麼?啊，真是一些羊!要把俄羅斯滅亡，要把人民滅亡的，我們;社會革命黨員，無論對什麼都不留情，——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基的政府，命令我們把艦隊降德意志人，可是我們把艦隊沉滅了，——看罷!那些東西要提出什麼事情來是不可預料的……你們是些糊塗蟲，烏合之衆，什麼都不曉得，只管垂着頭跟着他們去，可是他們都有秘密的協定。布爾什維基把俄羅斯全盤賣給威廉了，他們從

德意志領取了滿車滿載的錢。是些患着疥毒的惡棍哦。而你們，是糊塗蟲，混帳東西！

——你們爲什麼要像狗一般地狂吠！快滾到什麼地方去罷……

兵士們臭罵了，然而水兵一走開，便從他們這樣說：——

——啞啊，真的。水兵這些東西雖是花言巧語，但他們的話是真的。到底布爾什維基對我們做些什麼。哥薩克追着我們來了，爲什麼莫斯科不派救兵來呢——那些東西只顧自己的事情呀。

從那在黑暗之中也糊塗看得見的豁谷間，發出射擊聲來了；由是，火影瞬間底地在各處閃耀，消滅，機關鎗稀少地在響，那巨大的野營，慢慢地開始沉沒入靜寂和安靜的中間去了。

和科糾夫的縱隊一樣地，這兒的兩縱隊的幹部，集在一圓露台突出那看不見的海中的空洞洞的別莊中。然而直到騎兵用全速力跑往村裏，拿到‘斯忒亞寧’蠟燭回來的時候，會議才開得成功。同樣地食桌上是展開着地圖，地板上是佈滿着烟頭煙尾，而牆上是寂寞地掛着高價的，破損了的繪

畫。

巨大的，眉毛濃黑的，善良的，而不曉得要把自己的體力怎樣使用法好似的斯莫羅古羅夫，穿着水兵服坐在那兒，兩腳排開，在喝茶。各部隊的指揮官們聚集在周圍。

他們在吸煙，在投煙尾，而用腳蹂躪；從這樣子看來，他們好像是不曉得從何處開始好似的。

而完全同樣地，集會的人們，無論那一個，都在想只有自己才能夠把這巨大的羣衆救出；只有自己是帶着把這大衆帶出的使命的

然而帶到什麼地方?!——

狀況是這麼黑暗，這麼朦朧。前面是什麼在等待着？只有，後面是滅亡——這回事是很明白的。——我們有選出統率全三縱隊的隊長的必要；——一個指揮官這樣說。

——不錯!——應該這樣呀!——周圍叫喊起來。

各人的心中是很想這樣說的，

——不待說，我要被選，——然而不能夠這樣說。

可是大家都想這樣說，所以默默地，不好意思互相對視，只管在吸煙。

——總之非想個辦法不可，非選舉一個人出來不可呀。我——推薦斯莫羅古羅夫。

——斯莫羅古羅夫！……斯莫羅古羅夫！……

突然從混沌之中發現到出口了。各人想，——“斯莫羅古羅夫是——很好的同志，很好的青年，身心都獻給革命的！說到他的聲音，是一俄里以外都聽得到，在集會的時候，要號令叱咤很好，然而這責務恐怕負不起罷，而那時是……那時是不待說要來請教我的罷……”

由是，大家又一齊叫喊起來，——

——斯莫羅古羅夫！……斯莫羅古羅夫！……

斯莫羅古羅夫迷惑地把巨大的手揮了，——

——我這樣的人……我……是那個……海洋的方面，要是在海上，弩級艦我都能夠把牠弄翻，可是這兒是陸地呀。

——斯莫羅古羅夫！……斯莫羅古羅夫！……

——那麼，我就……好……我負擔算了，只是，大家要幫忙，兄弟，不然的話，我——一個人是

……靜呀，好。明天出發，——把命令寫下來罷。

寫命令不寫命令不管，大家都曉得除開前進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停頓在一個地方是不行，而後退到哥薩克的地方去滅亡也是不行。由是，大家曉得除開讓斯莫羅古羅夫自己去混亂，去窮於命令以外，是沒有辦法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窮於命令不窮於命令——因為除開跟着科利夫的縱隊走去是沒有法子的。

於是，有一個人說，——

——有傳命令給的必要科利夫——說新的司令官選舉出來了。

——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東西依然是要自己取着自由行動的罷，——周圍的人喧囂起來。

斯莫羅古羅夫用拳頭擊着桌子，桌板在地圖的下頭響。

——我要強制的服從，我要強制！那東西領着自己的縱隊離開市鎮去了，不要臉地逃走了。他應該留在這兒奮鬥，得勝利或是馬革裹屍地戰死，兩者非遂行其一不可的呀。

大家都注視他。他用他那巨大的全身站起來

了，比着語言，倒是他那漂亮地伸着手的強有力的姿勢，能夠令人感服。大家突然感到了——發見到出口了，——一切都是科糾夫的罪。他向前方逃走，對誰都不讓他表現自身，不讓他利用潛在自己的內部的力；現在非把一切的緊張，一切的注意，齊集在和他們鬥爭的上面不可的。

事務沸騰起來了。對科糾夫，則使傳令連夜馳去。司令部編成起來了。打字機拿出來，事務局建設出來，機械運動起來了。

據他們的訓練和組織的目的，給兵士們的散文用打字機打好了，——“我們的兵士是不怕敵人的……”，“同志們；不要忘記困難在我們的軍隊是不成話的這回事……”

像這樣的命令一連二接地增加起來，分佈在步兵騎兵的中隊裏去了。兵士們目不轉睛地注意聽，趁着是用非常的努力和一切的智慧，有時更是用打架，把散文奪來，在膝上把總看的散文展開，捲着煙草，吸起來了。

這些命令也送到科糾夫那邊去了；然而他每天越走越遠，在他們中間的沒有人的道路，空虛的

空間越是增大起來了。這事情使大家非常焦灼憤慨。

——斯莫羅古羅夫同志，科糾夫看你連三文的價值都沒有，自由地繼續前進，——指揮官們說，——對於你的命令他連睬都不睬的。

——那麼要怎麼對付他呢，——斯莫羅古羅夫善良地笑起來，——陸地的事情我不懂，我是海洋的方面呀。

——然而你不是全軍的司令官麼，你被選舉出來的，所以科糾夫是你的部下。

斯莫羅古羅夫沉默一瞬間，既而他那巨大的全身被憤怒所燃燒了——

——好，我把那東西斥職！……我給他斥職！！……

——爲什麼我們要跟在他的屁股後走。我們須得自己做出計畫，做出我們自己的計畫來。他沿着海岸，想從海岸越過山，走出通到古巴尼的曠野去的山嶺的大路的。我們現在就從這兒越過山脈，越過朵婁諾夫卡前進罷，——聽說這兒有過山的舊路，而且從這兒走一定比較的近些。

——非馬上下命令給科糾夫不可，——斯莫羅古羅夫大聲喊起來，——命令他和自己的縱隊一步都不要前進，喚他馬上到這兒來開會議。軍隊的行進要從這兒越過山去的。若是他不停止前進，我便命令砲兵隊擊滅他的縱隊。

科糾夫不見得來，而且越走越遠去，已經不能趕上他了。

斯莫羅古羅夫命令軍隊走向山的方面去。這時候，審察了狀況的，以前曾在過陸軍大學的他的參謀長，勸斯莫斯古羅夫不要執拗，在指揮官們不在面前的時候，——很謹慎地，——因為斯莫羅古羅夫是非常執拗的，——這樣說了，——

——如果我們從這兒越過山脈去的話，在險峻的山中，一定會把一切的輜重，避難民，尤其重要的是一切的砲兵，失掉了，——因為這兒不是道路而是小徑；科糾夫的行動是正常的，——須得越過山脈走到有街道通着的地方去。若是沒有砲兵，哥薩克們空手便可以把我們都捕擄的，而且科糾夫和我們，已經是部隊不相連絡了。

這情形是很明瞭的，然而使他聽從的並不是

情形的明瞭。使他聽從了的，是因為參謀長對於斯莫羅古羅夫取着非常謹慎和尊敬的態度，而且他的背後有個陸軍大學，並且他一點也不自誇的緣故。

——下命令叫軍隊繼續從街道前進罷，——斯莫羅古羅夫做着澀臉地說了。

由是，兵士，避難民，騾車，便再形成喧鬧的，沒有秩序的羣，而流下去。

十九

停止在暗闇中的宿營的科糾夫的縱隊，照例地是不睡也不休息，而却是嘈嘈雜雜的談話聲，巴拉萊茄，手風琴等的聲，或是少女的笑聲。或者是一種充滿着年青而有彈力，和秘密的意味，和擴大的方的，美妙的調子的歌聲，在暗夜裏旋迴，使暗夜變成生物似地流來。

山山岳岳呻吟着，
在碧海的波浪中；
哥薩克的女子悲泣着，
在土耳其的囚牢中……

或高，或低。那不是大海，在因這個年青的聲浪而規則底地或高起或低落着的麼。不是哭聲在這黑暗夜裏流着的麼，——哥薩克的女子在悲愁，青年在悲愁。而那不正正是他們的事麼，從士官，將官，布爾喬亞等的囚牢逃脫，爲着自由而赴戰的不是他們樣。不是悲哀，悲哀的歡喜，在這個充滿着緊張的活生生的暗間裏流了麼。

……在碧海的波浪中……

大海橫在那兒，橫在下面，在腳下，但是那是沉默的，凝然不動。

山的邊緣和這個歡喜的悲哀溶合着，糊糊地染着金色了。因此，他們的巨大的姿態；越覺得黑暗，越覺得不吉地呈現在那兒，——好像折斷的鋸齒似的山的邊緣，糊糊的染着金色。

接着，是如綵紋的月光，長長的通過山凹，通過裂口，通過豁谷間，透射出來了。而和這月光並着，那些樹木，山巖，山頂的影，越覺得黑暗，越覺得濃厚地伸展着，——越黑暗，越分辨不出地。

那時月出了，由是世界全變了樣子，青年們停止了歌聲。在石頭上，在橫倒着的樹木上，在岩石上，看得見青年和少女坐着；岩石的下面是海，海看不見——無邊的涯地。那冷冷地漂盪着的金條在流，在橫溢。那是非常眩目的。

——什麼人在呼吸，——有人這樣說。

——那都是上帝創造的哩。

——不要瞎說，——想到魯馬尼亞便到魯馬尼亞，想到奧德斯特便奧德斯特，舍巴斯朶波里市便舍巴斯朶波里——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憑着羅盤針所指的方向哦。

——在我們那裏是，兄弟，在土耳其那，一說到戰爭，便要開始祈禱的。然而無論怎樣祈禱，我們的弟兄們依然是要像山堆一樣的死滅。

新的，霧白而帶着青色的月光的線紋，越呈現出來，橫着石巖，照着山凹山凸，或是環抱着白的岩，樹木的伸長長的手，被龜裂腐蝕的斷崖，而越加顯著，越加明亮地，覺得儼若生物一般。

在街道上則是——騷音，說話聲，腳音，如咒咀的怨罵，非常卑猥的口角。

大家都把頭抬起來，回顧了……

——什麼人?!在那兒翼狗東西狗東西的是什麼人?!狗東西!

——那是水兵那些東西在找上官的。

水兵們，有的被月光照著，有的被黑影遮得差不多看不見，形成巨大的無秩序的羣在走動；而那令人窒息的卑野的咒罵，便好像發著惡臭的雲似地在他們的頭上漂漾著。青年們以及少女們，感著疲勞，一面伸懶腰打呵欠地，分別走開了。

——非睡覺不可了。

水兵們一面發出叫喊，喧噪，咒罵的聲音，走到岩石很多的山崖的地方來了。在黑暗的月陰中有一台運貨車馬停著，科科夫睡在那上面。

——到什麼地方去?!——兩個步槍用步鎗擋著路。

——司令官往什麼地方?

但是，科科夫已經跳起來了。由是在運貨馬車的上面的黑暗中，有兩隻像狼似的火球在燃。步槍捏好鎗枝，——

——開鎗哦!

——什麼事？——科糾夫的聲。

——司令官，我們到你這兒來了。我們的食糧完了。我們非餓死不可的麼？！我們有五千人。把全生命獻給革命了。可是現在要餓死了。

科糾夫的臉看不見。他是站在那麼黑的地方的；然而大家都看到了——兩隻象狼似的火球在燃。

——到軍隊的陣列裏去好了，那麼我們便給鎗枝，也分配食糧。我們這裏食糧差不多完了。我們除開拿鎗打仗的人以外，是對誰都不能給發的，不然的話我們便不能走到目的地。連對戰士的配給現在都減省。

——那麼說我們不是戰士麼？爲什麼盡力要把我們趕走？自己應該怎樣行動這點點事我們是曉得的。非戰不可的時候臨頭來了，我們總不會比你們不勇敢，而會比你們更勇敢地戰鬥哦。你們這些還想教訓我們，教訓舊革命家的我們麼？當我們把皇帝的王座搖撼了的時候，你們這些到底在什麼地方？不是躲在皇帝的軍隊裏做士官麼？然而等到現在我們把一切都獻給革命來了的時候，却叫

我們死滅了也好哩，——從前拿過棍棒的東西在這兒却居然便是衛長了。看罷，在市內死了一千五百人的伙伴，把士官們活活地埋了，可是……

——不錯，伙伴們死了，而你們這些東西都在這兒和女子玩耍……

水兵們，好像野牛的羣似地。咆哮起來了，——
——什麼東西，對我們這些戰士說長說短麼！！

……

咆哮，在步哨的面前揮手。然而不能夠欺狠似的火球的，——那在看，看一切，——這兒在咆哮，在揮手；可是，正兩側，則從傍邊，從後面，人影在暗暗地襲來，彎着身，在碧色的如線紋的月光下閃躲，一面走一面解下炸彈地。由是，突然向四方已經被包圍了的運貨馬車的方面襲擊過來了。

這一瞬間，——噠，噠，噠，噠……

在運貨馬車上面的機關鎗閃耀起來了。而那，在這個黑暗和帶霧氣的月光的斑點相交混着的線紋之中，好像很順從這偏僻的眼睛似地，——一個子彈也不微傷及人，只是死的風在可怕地把水兵的帽子搖撼着罷了。大家成羣地走着四散了。

——嗚呀，狗東西……好厲害呀——如果所有的射手都是這樣那還了得……

被銀色染着的野營在宏大的廣漠中睡着。銀色的山山岳岳也在睡着。而全個海面，則是銀鏈在空禁底地橫溢着。

二十

天空還未完全發白，而縱隊的先頭早就遠遠地伸着，在街道上匍匐而行了。

右邊是同樣的碧色的汪洋；左邊是多森林的山脈，而在那上面是荒野的石巖重重疊疊。

好像燃燒一般的熱氣，從多石巖的山背後那邊流過來。街道是同樣蒸熱的塵霧。好幾千的蒼蠅的羣，討厭地緊跟着人們，動物，——這是同鄉的古巴尼的曠野的蒼蠅，在忠實地送行從自己的家裏逃來的人，而夜裏同睡，早上天未亮就同起來的。

好像白蛇似地蜿蜒着，道路爬入森林的深奧處去。靜寂。陰涼的影。在樹木中隱約着的石巖。離開道路數步，便不能夠踏入——那是沒人到過的

叢林。一切都被忽布，藤葛纏繞着。惹爾西樹的巨大的刺子突出，無名的灌木的像鈞一般的刺子抓着。是熊，山貓，山羊，鹿這些獸類的住家；而寧克斯則每到夜間，便像貓似地叫得難聽。在幾百俄里之間完全沒有人跡。對於哥薩克，這兒是已經沒有什追憶的了。

幾厄爾格茲斯人曾經散佈在這兒的山間住過。沿着山谷，或是森林中，有蜿蜒蜒蜓的小徑走着。時時，也見到巖下有灰色的土砂，像穀粒似地散佈着。有時在未開林之間看到小小的玉蜀黍的田圃，或是在近水的豁谷間看到小可的果樹園。

約在七十年以前，帝政政府把幾厄爾格茲斯人趕到土耳其去。從那時候起，小徑便穢草叢生，幾厄爾格茲斯的果樹園便荒廢起來，而在幾百俄里之間，不毛的山地的荒野，野獸的住家便展開着了。

兵士們越把彈帶束緊，——在休息的時候配給的食糧的量，越減少起來了。

輜車在爬，負傷者攔着運貨馬車拖下去，小孩子的頭在搖，憔悴的砲兵的馬，在挽着只有一門的

大砲的案子。

蜿蜒蜿蜒地形成着輪環的道路，好像流着似地走下海的就近去。在那碧色的無邊無涯之中——令人看了都要覺得眼痛——是眩耀的太陽的道路橫溢着。

透明的，像玻璃似的，差可分辨出來的微波，不曉得從遠遠的何處漂來，寂寞地在那兒洗盪着密佈在岸邊的砂礫。

巨大的羣一刻也不停地在道路上爬，但是兵士，少女，小孩子，負傷者的強健的，却要走下板道，一面走一面在脫像破布一般褲子，魯巴西加，裙子，急急地架好槍枝，連忙跳入碧色的水中去。火花的雲，燦爛，燃燒的彩虹。而發出和此同樣的像太陽的火花的笑聲，尖厲的聲，叫喊聲，感嘆聲，活人的喧嘩聲——海岸於此才得到意義了。

有着溫柔而聖明的微細的非常巨大的野獸海，是風靜浪平，而在溫柔地舐着活的海岸，舐着在飛沫，叫喊，聲笑的突發中光耀閃動的黃色的活的裸體。

縱隊繼續在爬。

有的跳出來，拿着礮子，襯衣，裙子，鎗枝，把污臭的衣服挾在脅下追上去，水點像真珠一般地在被太陽燒炙着的肉體上跳盪，而在熱鬧的笑聲，哄笑，淫猥的笑談裏，在路上急忙地把濕着汗水的襤褸服穿上。

別的則貪慾似地走下，一面走一面脫衣服，跳入騷擾和飛沫和燦爛之中去。而那平靜的野獸，便以同樣的透明的微皺，溫柔地舐着他們的裸體。

但縱隊依然繼續在爬。

看得見別莊了，看得見部落的家屋了，那是疏荒地散佈在荒漠的岸上的。沿着道路慢慢的前進。一切，都在森林，石巖，豁谷，海的斷崖之間的唯一的移動可能的狹窄的小徑中爬。

兵士們急忙走向別莊去，搜尋一切，—— 荒廢，鬼氣森森，沒有人管。

部落裏是有着大鼻子和如黑梅的眼睛的褐色希臘人；他們不放心地，含敵意地沉默着不做聲。

——那會有麵包哩……那裏會有……我們自己都在挨餓的餓的呀……

他們不曉得這些兵士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而爲着什麼走；但他們也不想問明白，他們的態度是無禮而敵對底的。

施行搜查起來了——實在沒有。但是從臉色看起來一定是收藏了無疑義。由是，因爲他們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希臘人，兵士們便不管馬眼睛的希臘女子在怎樣地哀叫，把所有的山羊都劫掠了。

在對面山勢斜走的寬廣的山谷中，有俄羅斯的村莊，這村莊不曉得爲什麼會移到這兒來。谷底是蜿蜒的小河在光耀。小屋。家畜。在一方的傾斜面，收穫過後的田圃呈現着黃色，是在作小麥的。住民是內地的，波爾達瓦縣的人，說着俄羅斯話。

能夠給的東西都給了，麪包也給，黍也給。他們問兵士們到什麼地方去，爲着什麼。皇帝被殺，布爾什維基來了，這些消息總是聽過的，但他們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事，在做什麼。兵士們把一切都對他們說明了；而雖是同國人覺得可憐，——然而終於在婦女們的哀叫和嘮叨中，把所有的雞，鵝，家鴨都拿走了。

縱隊不停地從傍邊連綿走過去。

——肚子餓了，——兵士們說，把褲帶子更東豎起來。

騎兵中隊的人潛入所有的別莊去搜尋了，在最後的別莊，搜出一個留聲機和一大堆唱片。他們把他綁在空鞍上，由是，在石巖之中，在森林的靜寂中，在塵霧中，歌聲便響起來了，——

——咬蛋……啊，哈，哈……咬蛋……
——粗暴的聲音；聽起來像人的聲，也不像人的聲。

兵士們取齊步調在走，好像爆發似地哄笑起來了；

——喂呀喂呀，再唱一回咬蛋罷！

接着，順次地掛上——“若到小河”（俄羅斯的民謠）
——“莫誘惑……”（歌劇）——“地上一切的人們……”（歌劇）這些唱片了。

一個唱片突然唱出，“主翁，保護皇帝……”的歌來。

周圍喧鬧起來了……

——皇帝這些，和上帝一道吃屎去好了！……

喂……把牠摔破罷！……

唱片擊破，被丟棄在路上成千成萬的腳下了。

從這時起，留聲機便一瞬間都不停地，嘎啞着，疲勞着，從天未亮到夜半，唱着漫浪斯啦，民謠啦，歌劇啦這些歌曲來了。那要順次地從這個騎兵隊到那個騎兵隊，從這個中隊到那個中隊地移送着。若是太留長久了，便連要打架起來。大家的共同的愛人是留聲機，而要儼若生物似地對待牠了。

二十一

身子斜伏在鞍上，哥薩克帽子完全戴在腦後，
向着從路上慢慢跑來的人們，一面喊一面驅馳過
來，——

——頭領在那裏？

臉上汗淋淋，馬在一起一落地震動着溼濕的
鬃。

森林很多的山脈上面的白雲，巨大地，圓圓
地，眩目地爬出來，在眺望着道路。

——怕會下驟雨的呀。

縮隊的先頭不曉得在道路的那個轉角停止
了。因此，步兵的列互相衝撞，擁擠着停頓起來，馬
近擁在貨車的後部，把鼻樑抬起，一切的輜重都停

止，而這停止便一直傳到後尾方面去。

——怎麼樣了？要休息不是還早麼？

驟馳過去的古巴尼人的汗淋淋的臉，性急地在震動着腰腹的馬，四邊的異狀的情況，都充滿着動搖和不安的氣色。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步鎗的射擊微微地響一次，給與大家不吉的意義和預感，然後停止了。可是這信鎗聲把印影留在緊張的部隊中，再也不會消失。

留聲機沉默了。科糾夫急急地坐着兩輪車奔向先鋒去。既而騎兵從那邊奔馳過來，一面破口亂罵，一面把道路阻擋起來。

——呀啞，退後！……開鎗哦！……就鎗殺哦……

——……不明白麼！……那邊馬上就要開戰了，而你們却成羣地跟着來。命令呀。科糾夫命令對你們開鎗也可以的哦。

一切馬上動搖起來了。女子，老人，老婆，少女，小孩子，發出哭聲和喊聲來。

——叫我們到那兒呀？！……爲什麼要把我們趕開，我們要怎麼辦好？我們要和你們一道去。總

然是死，大家一道死好了。

然而騎兵們不答應：——

——科糾夫命令使你們和兵士之間隔離五俄里呀；不然是要阻礙打仗的。

——那麼說我們不是同志麼？我的伊凡在那邊哩。

我的密基達也在那邊。

——我的亞巴那斯也是。

——你們自己去了，我們留在後面，——要把我們拋棄的嘛。

——你們這些不曉得在想些什麼？不是說在爲你們戰爭的麼。只要把道路清開，你們仍舊是跟着我們前進的。不然的話是要阻礙軍事行動的呀；要打仗呀。

所有的運貨馬車前前後後地擁擠起來了。步行者，負傷者好像螞蟻似地聚集；女子的喊聲在四處迴轉。輜車連綿地擁塞着幾十俄里的道路，停頓在那兒。蒼蠅歡喜得到了機會，黑越越地密集在馬背，腹邊，頸上，或是圍繞着小孩子們。馬絕望底地把頭搖着，把蹄子蹴着腹邊。從樹葉間望過去是碧

藍的海。但是大家只向被騎兵阻擋着的道路的一方面眺望；騎兵的後面是兵士們，是那麼近地，執着親熱的鎗枝的自己的青年們站着。他們有的坐着，把乾草塞在寬闊的草葉中，就那樣地在做煙草。

現在大家動起來，懶懶地站起來，開步走起來了。那寬闊的道路越加擴大地被解放，塵埃寂寞地在上面飛落。這個漸漸擴大起來的如線條的道路，好像是秘藏着威嚇和不幸似的。

騎兵們一點也不寬容。一點鐘兩點鐘過去。空虛的道路好像死一般地沉悶地展開在前方。眼睛浮腫了的女子，在嘆着聲說不平。海從樹間碧油油地窺探着，雲從森林蒼鬱的山陰眺望着海。

不曉得在什麼地方，一種圓滑的有彈力的砲聲響起來，接着聽到第二，第三。既而一齊射擊轟動，批批拍拍地擊倒了山岳，森林，谿谷。接着是好像死一般，冷淡地機關鎗在掃射。

這樣一來，大家便壞不停地，絕望底地打起馬來了。馬跳起來；但是騎兵們，一面極口臭罵，一面不管鼻子，眼睛，耳朵，用鞭子交叉地打馬。由是

馬便擡着鼻子，搖着頭，澎漲着滿是血的鼻孔，突出着眼睛，在車轎中亂暴，後腳站起，跳躍起來了。許多人從後面，從別的運貨馬車走來，拚命地驅逐，拿了幾十枝的馬鞭。小孩子們好像宰雞似地叫喊着，用枯枝痛擊馬脚，馬腹這些地方。婦女們則一面嗚咽地喊着，一面拚命地位馬韁；負傷者則用拐杖打腹邊了。

發瘋了的馬瘋狂地躍起，亂跳，倒立，把騎兵拋擲，從粗惡的馬具上拋下來，而在恐怖之中響着鼻子，伸長舌頭，聳着耳朵。從路上奔馳過去了。農夫們坐在貨車逃；負傷者們則攔着木棍走，跌倒，拖爬，落後，滾入路旁的溝裏去。

在灰塵滾滾的旋渦中，聽得車輪的響聲，吊在車上的木桶裏的不禁震動的水聲；絕望底地在追逐着的聲。樹葉間碧色的海在燦爛着。

直到步兵的部隊追及的時候，大家才停止奔走，慢慢地行。

誰也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前方，據說是有哥薩克的。然而哥薩克沒有出現的道理，——因為巨大的山脈早就把他們阻擋着。又說或許是

幾厄爾格茲斯人，或者是加爾姆伊克人，古魯買人，或是什麼不知名的民族，而他們的軍勢是不可測量的。因此，避難的運貨馬車更難離開地要緊跟着軍部隊的隊。——除開是把先頭的一人殺斃了，到底是不能夠引開的。

是哥薩克也好，是古魯買人也好，是幾厄爾格茲斯人，或是什麼加爾姆伊克人都好，總之非生是不可的。由是，留聲機又在馬鞍上唱起來——“領受我心煩的戀慕罷”……青年們在四處唱起來了。散散零零地在路上走着前進。有的從路旁攀上山，一面被樹枝。樹刺把最後的襠襠服都鈎破，一面野性底地在搜尋酸得可怕的小蕒菜，而一尋到，便要皺眉蹙額，好像野獸般地扭歪着臉，把那野蕒菜塞進肚裏頭去。有的在榛樹的下面，檢拾榛子咬，一面咬一面亂吐口水。過後。是在襠襠服下面的皮膚被刺子刺傷得滿身是血，就探首體赤條條地從森林中爬出來，用零餘的破布包圍着害差的部分。

婦女們，少女們，孩子們，——都鑽入森林中去了。叫聲，笑聲，哭聲——刺子刺入肉內。藤葛纏繞着身體，簡直前後左右都不好動一動身子，——

然而因為餓了可沒有辦法，大家都攀上去了。

有時山稍高，在那傾斜面會看到小小的田圃。田圃中還未成熟的玉蜀黍呈着黃色——大概在下面岸邊的何處，有小村莊隱躲着的罷。田圃馬上好像迎着蝗虫似地被人們掩蔽了。兵士們把玉蜀黍的莖折下來，然後在路上慢慢地搜檢，在掌上把穗壓碎，選出熟的黍粒放入口裏，慢慢地，貪慾地在咀嚼。

母親們選出黍粒來，也在口裏咀嚼很久，但是不吞下去，而是用溫熱的舌頭，把那濃唾拌勻了的黍糜押入小孩兒的口中的。

然而那邊，在前方是射擊再起，機關鎗再在描射了，可是誰也不去注意牠，——因為已經聽慣了。靜寂。留聲機好像小鳥似地在拖長着聲音——

我們已經是……不信你的話……

大家在森林中互相呼應，笑着；兵士們的歌聲從四方傳來。避難民的輜重和最後的步兵的部隊混在一起，簡直區別不出來了。由是，一切都一齊

地不休不息地，在無際限的塵霧裏，從路上流過。
去。

二十二

到此才碰着敵人擋住去路了，新的敵人。

爲着什麼！他們有什麼阻擋的必要？

科糾夫理解——這兒是要塞呀。左邊——是山，右邊臨海，而中間是狹窄的路徑。順這條路，在那奔湧的山澗上面；是架着一條鐵道型的橋——除開這橋以外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通過。並且在橋的這邊，敵人的機關槍和大砲是安置着的。在這個用鐵條編成的沒有隙孔的洞穴裏，無論任何軍隊也可以把他擋住。啊。只要能夠展開就好呀！那麼便是曠野的事情了。

他從斯莫羅古羅夫的本部，接到對敵人應該取什麼行動的命令來了。他臉色變得黃如檸檬，把

牙關咬緊，連頭也不諱地把命令背搓成一團，丟棄在路邊。兵士們注意地把牠拾起，在膝上展平皺紋，用枯葉捲成紙烟了。

軍隊沿着道路伸展着。科糾夫眺望他們，——
襤褸搖襖而赤腳的他們。他們的半數，平均一人只有兩個或三個的子彈，其餘的半數就不過只是執着槍枝罷了。一門大砲，而只有十六個砲彈。然而科糾夫却緊咬牙關，儼若各個兵士的彈盒裏有三百粒子彈，砲兵堆糾糾，彈藥車滿載是砲彈，而周圍好像是全縱隊可以照常連最後的一人都展開着的曠野似地，在眺望着他們。

他便以這樣的眼色和臉色說，——

——同志們！我們和野薩克，加德茲特這些東西殺過來了。我們曉得爲什麼和這些東西打仗——因爲這些東西是連革命都要絞殺的呀。

兵士們沉着臉望他，而那眼睛是在這樣說着，

——
“這些事情不待你說大家也曉得呀。那有怎麼樣呢？橋上的洞穴，無論怎樣也是不能夥進去的哦”……

——……我們離開哥薩克了——山脈把我們阻隔着的，我們剛剛可以呼吸安心了。然而這兒却來了新的敵人把我們的出路擋住。那是什麼人？那是古魯賈的孟什維基們呀。可是孟什維基這東西和加德茲特一樣，一樣地是和布爾喬亞交結着，在聽着做夢想把蘇維埃政府打倒的……

但是兵士們的眼睛，——

“自由地和蘇維埃政府接吻去好了。然而我們是赤腳，裸體，吃的東西什麼都沒有的呀。”

科糾夫理解他們的眼睛。那——是理解着滅亡的。

由是孤注一擲，對騎兵這樣說了，——

——同志們，諸君的任務——是用騎馬在一擊之下把鐵橋占領的。

騎兵們全都像是一闖人似地，理解着司令官給了狂妄的任務把他們了，——要用縱隊（橋上不能夠展開）在機關槍和大砲的砲火之下衝過去，那是說縱隊的半數要用屍體埋沒鐵橋，而殘留的半數因為不能夠跳過屍堆，要在後退的時候全都殺死的。

然而他們的身上穿着這樣堂皇的幾厄爾格茲斯服，父親或是祖父的鎗眼是這樣的閃耀，哥薩克帽子或是羊毛的古巴尼帽子是這樣的漂亮而且戰鬥底，很雄壯的騾野的古巴尼的馬，是這樣地勒着馬鬃這樣的活生生地在搖頭，而且大家一定都在眺望着他們出神的；由是，他們一齊喊起來——

——占領，科糾夫同志！……

隱藏着的大砲，好像怪物似地用牠那擴大的反響，充滿着豁谷，石巖，山岳，一門兩門，開始射擊橋那邊的，機關鎗隱藏在孔穴中的那個地方了。騎兵們把哥薩克帽子戴好，默然不叫喊也不射擊地，從轉角跳出來；而那因恐怖聳着耳朵，伸着頸，鼓着滿是血的鼻子的馬，躍出橋前，接着便沿着橋奔馳過去了。在每瞬間燃燒着的榴霰彈之下畏縮，耳朵被大砲在山中可怕地轟動着的音響震聳，而沒有豫期到會有這樣大胆不要命的敵人的古魯賈的機關鎗手們，及注意到，才慌忙地射擊起來……

一匹馬倒下了，接着第二，第三；然而已經是橋的中央，橋的末尾了，第十六門的砲彈，由是……斷過去了。

——烏拉啊，啊！！——他們衝鋒突擊過去了。
從橋稍稍引退了的古魯賈的部隊，一面射擊，
一面沿着道路逃走，而躲入轉角裏去。

站在橋的地方的，則邊被斬殺邊逃向海岸的
方面去；可是古魯賈的士官們早就先跳上小舟，小
舟飛也似地駛向汽船那兒去了。汽船從煙筒滾滾
地騰起濃煙的旋渦，走向海上了。

在水中浸到膝蓋或腰部的古魯賈的兵士們，
兩手伸向逃去的汽船方面，叫喊，咒咀，呼天喚地，
然而人們把他們的頭，頸，肩甲斫殺了：由是血的
輪在水面浮盪。

汽船向蒼茫的那邊，像黑點似地消逝了，於是
岸邊再沒有一個人在祈禱，也再沒有有人在咒罵了。

二十三

在森林的上面，在豁谷的上面，多石巖的山峯
屹立着。微風從那兒生起，在飄着冷氣，然而下露
的道路上——却是熱氣，蒼蠅，和塵粉。

路徑好像狹小的走廊似地伸展着——兩側被
山巖所夾。被雨水沖洗得露出外面來了的樹根，從
山巖上垂下來。在轉角處每一眨眼，前後的東西便
都要遮住看不見。走廊上面，是不休不息，而永向
一方面的活的羣在流。海被山巖遮住了。

流動漸漸停起來。運貨馬車，人，馬都停止。好
像被什麼壓抑着似地停頓很久，接着又移動起來，
既而又停止。誰也不曉得什麼，第一是什麼也看不
到——只有運貨馬車，而那邊——是轉角和峭壁。

頭上是碧空的斷片。

細弱的聲音，——

——姆媽，蘋果……

別的運貨馬車中也是，——

——姆媽……

而第三的也是。

——莫吵，乖乖！什麼地方拿得到呢……爬到山壁上去的麼？看呀，不是山壁麼。

孩子們不肯安靜，啜泣，既而疲困起來，暴躁地叫喊，——

——姆媽……給我珍珠米！……給我蘋果……要蘋果！……珍珠米……給我呀！

被嚇使了的狼似地顛簸着眼睛的母親們、一面可怕地迴視周圍，一面打孩子。

——不要吵！送到你們這些小餓鬼不若死好了。到什麼時候才死呀，把我的靈魂全都鉤去了……——由是，哭起來，含惡意的，沒有力氣的眼淚。

不曉得何處，微微的遠遠的射擊聲。誰也不聽，誰也不曉得什麼。

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地站着。走動起來了；又停止了。

——媽媽，珍珠米！……

母親們同樣地發着皮氣，差不多氣很喉管都要咬斷似面互相地，一咒罵，一面在貨車中搜尋。從運貨馬車中拿出幼嫩的玉蜀黍的莖來，用力咬，咬得差不多齒齦都要滲出血水來，咬得很久很久，然後彎身俯就貪慾地張開着的孩子的口；用溫熱的舌頭把渣滓押入。孩子們接受過來，要吞下去的時候草渣塞着喉嚨，便噎着，咳嗽，吐出來，哭喊。

——我不！我不！

母親亂打。

——到底要什麼呀？

孩子們沒有辦法，一面滿臉流着淅瀝的眼淚，一面哽咽地吞下去。

科糾夫咬緊牙關，用雙眼鏡從石岩的後面在眺望敵人的陣地。指揮官們羣集着；也在用雙眼鏡眺望；——兵士們則皺起眼睛來，不讓裏眼鏡地在注視。

轉角的那邊有豁谷展開着。從這豁谷的寬闊的咽喉望出去是碧藍的渺茫的海。巨大的森林，蒼鬱地在那區劃着豁谷的岩山上爬。岩山的頭是巖石；而那絕頂是垂直着斷崖，這斷崖有四沙仁（一沙仁約中國尺七尺）的高，——那兒便是敵人的戰壕，而有十六門的大砲在貪慾地窺探着從走廊下伸出來的路徑。縱隊從巖石的門出去的時候，砲兵，機關鎗便即氣掃射過來，不留一點活地給你，兵士們慌忙再引退巖石的背後來了。在科糾夫看起來，那很明白是連小鳥都不能夠通過去的。沒有可以展開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前面這條山道，而且那——是死。他眺望着在遠遠的下面的蒼茫的小市鎮，眺望着古魯賈的汽船在那兒的碧色的港灣。非想出什麼新的計畫來不可，——然而什麼計畫？什麼別的方法是必要的，——然而什麼方法？由是他跪下開始檢查展開在滿是灰塵的路上的地圖了——考究着最小的彎曲，一切的皺紋，一切的小徑。

——科糾夫同志。

科糾夫抬起頭來。兩個人靜默地站在那兒。

“狗東西……喝起來了哩……”

但是，默默地聽他們。

——因此，科糾夫同志，我們是不能夠通過這條路的，要被古魯賈的狗奴才弄殺掉。我們剛剛，說起來，是去偵察來了……志願地……

科糾夫還是一眼不放鬆地，——

——呼吸！不是吸進去，是吐到我這邊來的哦。不曉得那樣做是要被鎗斃的麼？

——啞呀真是，森林的精呀，——我們向森林中一直鑽進去，到頭被迷住了呀。

——而且那兒是有酒場的麼！——另一隻戴着快活的烏克蘭那的眼睛的男子，狡猾地接着說，——森林中盡是樹木，什麼也沒有哦。

——什麼事情快說！

——因此，科糾夫同志，我和這個傢伙一道去了，話是關於死活問題的哦，——大家死在道路上呢，或是落在哥薩克的手中。但死也不願意，落在哥薩克的手中也不願意，怎麼辦好呢？那麼突然，在樹林的那邊——有小旅店呀。我們便到那兒去了一四個古魯賈人在喝酒，在吃羊肉；那很明白，

古魯賈的狗奴才們是醉着的。鼻中咕嚕咕嚕地作響，完全是咕嚕咕嚕地，沒有辦法。狗奴才們手拿着鎗。我們爬出去，把他們的兩個槍殺了——“站住，不要動。已經受包圍了哦。狗東西！舉手！……”我們這樣喊了，可是狗奴才們却鬧起來，不等待。由是我們又刺死了一個人，把別的一個綁起來了。然而旅館的老板嚇得幾乎魂不附體了。於是，老實說，我們把古魯賈人剩下的羊肉都吃光了，錢是狗奴們出的，總然那些狗奴才是在領着很多的薪水呀；可是酒一味却沒有沾過唇，守着你的命令呀。

——那樣可咒咀的毒藥讓他生蛆去好了……
如果我會嗅過他媽的的味道就是頭臉歪到旁邊去也可以，把肚腸都翻來出檢查好了……

——什麼事情快說！

——我們把古魯賈的狗奴才們拖到森林中去，把武器奪取了哩，又把沒有殺死的狗東西和老板帶回來了，好使他們不會洪漏風聲。在半途，這却碰到帶領着婦人少女們的農夫了——是一些住在這個市鎮的和我們同樣的俄羅斯人，他們的住

居就在這個市鎮；古魯賈的狗奴才們，是亞細亞人，黑黑的哩，和我們民族不同，可是一看到白人的女子，却連眼睛都要瞎起來了。他們把所有部拋棄，跑到我們這裏來了。聽他們的話，說是可以由僻路閃過市鎮去的哩。說要經過洞穴，森林，山崖，罅隙，苦雖然是苦，但可以通過去的哩。這樣一直衝過去，是無理的。至於僻路，他們是像曉得五個指頭似地那麼清楚。苦雖是很苦，說起來真是要命的苦，但繞道走可以走得通的哩。

他們在什麼地方？

——在這兒呀。

大長隊長進來。

——科糾夫同志，剛剛我們到海那邊去來了，那兒無論怎樣也渡不過的，——岸邊盡是石巖，山崖筆直地落入水中。

——深麼？

——石巖的附近到腰上，別的地到頸上，或是要滅頂的。

——不要緊，——手執鎗枝，身穿襤褸服，很注意地在聽的一個兵士說，——滅頂也不要緊……

那兒有許多石塊散佈着，是從山上掉下海中來的，若是從塊上跳過去，那是可以去的。

報告，指示，說明，有時更有意外的，奇拔的，明瞭的計畫，從四方傳達到科糾夫這兒來；因此，全體的情勢便明瞭起來了。

他召集幹部來。他們閉着牙關，在這突出的頭蓋的下面的炯炯的眼睛，是很尖銳的。

——同志們，這樣。三個騎兵中隊，全部繞着市鎮前進。繞着路走是困難的，——小徑，森林，石巖，豁谷，而且是夜間；然而無論怎樣非遂行不可。

“這是要全滅的……一匹馬都休想得救呀……”話雖不說出口來，但在各人的眼睛裏面是隱藏着這樣的思意的。

——有五個引路的，——是俄羅斯人，本地的住民。古魯賈人虐待了他們。他們的家族在我們這裏。對引路的人們已經宣言着——他們的家族是受着保護的。從背面繞道而行，突入市鎮去的哦……

他凝視着慢慢爬入豁谷裏來了的夜色沉默，

既而簡短果決地說出來，——

——全都殺掉！

騎兵們精神煥發地把腦後的哥薩克帽子重新戴好，——

——一定遂行，科糾夫同志，——由是勇敢地開始乘馬了。

科糾夫，——

——步兵聯隊……弗羅莫夫同志，你的聯隊下山崖，緣着石塊，向港灣前進，天一黎明，便一槍不響地下攻擊，把汽船全部占領起來。

由是，又沉默一刻，然後果決地說出來，——

——全都殺掉！

“古魯賈人只要安置一個射手在海中，便會把全聯隊一個一個從石頭上擊落水中去的罷……”

然而出聲來的時候，却是一齊地說，——

——是，科糾夫同志。

——兩聯隊準備正面的突擊！

遠遠山頂的紅色的反映，一個個地開始消滅起來，——一掠地，漸漸轉變淡藍的色。夜是已經爬過谿谷裏來了。

——我帶領。

在所有的人們的眼前，一切都印在昏暗的沉默中，——叢林，叢林的那邊是礙石的高聳，那上面則是孤獨地，恰像閉着眼睛的死一樣地，垂直着的石巖——暫時屹立在那兒，倏忽便消逝。夜是已經爬進巖谷裏來了。

科糾夫攀上石巖的上而去了。下面是搖擺的列，糊塗地伸着赤脚，羣集着的鎗刺等，在昏暗中明瞭地呈現着。

大家一眼都不放鬆地在眺望科糾夫，——在他那兒是藏着決定生和死的問題的秘密的呀，——他有指示出路，從那沒有出路的狀態——這大家是很明白的——指示一個出路來的義務。

受着這幾千在對他要求似的眼睛的視線，感到自己是生和死的不可知的秘密的所有者，科糾夫這樣說，——

——同志們！我們沒有再好的辦法了，——在這兒戰死，或是退却讓哥薩克把我們全部都殺掉去。不曉得有好困難，——軍火沒有，大砲的砲彈也沒有，我們非空手占領不可的哦，而且有十六

門的大砲在那兒凝視着我們。然而，若是大家，同心協力地……——他突然沉默了，如箋一般的額臉凝結起來，由是用可怕的，異常的聲音叫喊出來，大家身上都感到冷氣了，——若是大家同心協力地突擊，我們的路便會開的呀！

這些話，不待他說，無論那一個兵士也曉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用那不可思議的聲音叫喊出來的時候，那些話便具有一種意外的力量，打擊着一切的人了；由是，兵士們吶喊起來，——

——同心協力地！！衝過去呀，或是戰死哦。

發着先亮的石巖的最後的斑點消滅了。什麼都看不見——山岩，石巖森林全部。最後走去的馬尾消逝了。互相牽着襤褸從山崖走下海面去的，那好像小石塊地散佈着的兵士，也已經看不見。兩個聯隊的最後的列，也隱入那象冥目的死一般地垂直在上面的石巖上的，分辨不出來的森林中去了。

輻重在巨大的夜的沉默中寂滅了——也沒有篝火，也沒有說話聲，也沒有笑聲，小孩子們，也已經任他餓着把臉肉陷落，不聲不響地躺在那兒了。

沉默，開暗。

二十四

生着口鬚的古魯賈的青年士官，穿着緊束腰身的紅色的幾厄爾格茲斯服，綴着金色的肩章，因此很受着女子們的青眼，（這他是曉得的）。他的眼睛像黑色的巴旦杏，在山上的平地上跑來跑去，時時周顧着四邊。戰壕，胸牆，機關鎗的巢。

二十沙仁高的不可攀登的垂直的斷崖，下面是急斜的石的傾斜面，那兒是一步都不能夠踏入的森林的暗間，森林的那邊——是多石巖的豁谷，山道的白條夾在那裏走着。大砲暗暗地對着那邊，那邊——有敵人在。

在機關鎗的旁邊，是堂堂地穿新縫的衣服的衛兵在很規則地走着。

那些東西今早從石巖的背後試着走出道路上來的時候，已經給那些淫褻豬獯們嘗到火傷的味道了，——想還記得罷。

那是他，密赫拉熱大佐，（這青樣年，而已經是大佐了！）選擇這處山嶺做障地，在那上面頑強地扼守着的。那是鎖着沿岸的鎖鑰。

他又看看山上的平地，垂直的峭崖，垂直地突出海面的岸邊的石巖，——不錯，一切，無論什麼軍隊到此地來，要把牠阻擋着是再容易沒有的了。

然而那不足，只不讓那些傢伙通過是不足的，——非把那些傢伙全都殲滅了不可。而他已經是把這樣的計畫作成了，——在山道垂下去的海面的，他們的背面安置着炮船，從海上射擊，使陸戰隊上陸，從兩側把這些臭穢們夾攻起來，這樣，那些東西便要像捕鼠器中的老鼠似地死滅的罷。

那是他，密赫拉熱公爵，在克代斯有雖小而很好的領地的他，要在一擊之下，把這沿着海岸爬着前進的毒蛇的頭割掉的。

俄羅斯人——是古賈魯，是很好的，文化底的，偉大的古賈魯之敵，和亞爾麥尼雅人，土耳其

人，亞熱爾梅讓，韃靼人，亞布哈斯人同樣地是古魯賈的敵。布爾什維基——是人類的敵，世界文化的敵，他，密赫拉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然而他……（“叫八召那個女子，那個希臘女子來麼？……”）——啞呀，不好……在障地，爲着要給兵卒一個榜樣看是不好的……”）然而他是個最有着事件的歷史底機械論的深理解的真實的社會主義者，是個在大衆之中把最卑賤的本能自由化的，那些掛着社會主義假假面具的投機份子的敵人。

他並不是喜歡流血的，在他，流血是痛心的，可是問題一涉及世界的文化，一犯及祖國的人民的權威和幸福的時候，他是不寬容的，那些東西要不留一個地全都毀滅的罷。

他手拿雙眼鏡跑來跑去，在眺望那可怕的峭壁斷崖，那一步都踏不入的森林的暗間，那從石巖的後面窺窺隱隱走出來的山道的白的條——那兒沒有誰在——，那被黃昏的紅霞染紅的山頂，在聽靜寂，慢慢襲來的黃昏的世界底靜寂。

而他那很配合着美姿的漂亮的哈喇絨的幾厄爾格茲斯服，那飾着黃銅的高價的短劍和手鎗，那

由唯一的名人，高加索的名物奧斯曼所做的雪白的哥薩克帽子，——這一切，使他負着建偉業，負着他非做不可的特別的事業的義務。那把他和所有的人——和在他的面前取着直立不動的姿勢的兵士們，和沒有負着他的經驗和智識的士官們區別出來；而他在漂亮地散步的時候，則自己感着自己的孤獨的重量，在運着步走。

——喂！

一個有着不自然的黃色的感歎的臉，和象大佐一樣含水的黑眼睛的青年古魯賈人的從卒跑過來，取着直立不動的姿勢，行着舉手禮。

——有什麼吩咐麼？

“……把那個女子……那個希臘女子……帶來……”

然而却不說出口來，嚴格地聽着從卒這樣說了，——

——晚飯了麼？

——是，士官閣下們在等候。

大佐堂堂地從那退在旁邊而取着直立不動的姿勢的形容消瘦的兵卒們之間走過去；——因為

沒有輸送，兵卒們只是領着一把的玉環黍充飢，大家都在餓着肚子的。他們目送着施敬禮；他則輕輕地，不在意地動着套在手指上的白手套，慢慢地，從黃昏裏的那帶着藍色的煙的篝火的旁邊，從砲兵的騎馬地方的傍邊，從走兵，掩護部隊的架鎗的金字塔型的旁邊經過，走入長長的白色的天幕中去了。那兒是酒瓶，杯，盤，牛酪，菓子等排着的桌子。眩目地，連綿地從這一端排到那一端去。

同樣地穿着襖東腰身的漂亮的幾厄爾爾格茲服的同樣年青的士官們的羣集中的說話聲，急遽地停止起來了。大家一齊起立。

——請罷，——大佐說。大家便開始就席了。到躺在自己的天幕裏的時候，懶融融地非常快活，一面把脚伸給在替他脫那油漆得亮光光的統靴的從卒，一面想，——

——“召那個希臘女子來了就好呀……忽而，沒有召她來好了……”

二十五

夜張開着巨大的口，把山，石巖，把那日闕橫在山前，谷底有森林的，而現在什麼也都看不見了的巨大的山谷都吞沒下去了。

步哨沿着胸牆在走——像這個天鵝絨的黑暗中的一切東西似地，他也像天鵝絨一般的懇。他慢慢地向前走十步，慢慢地轉身，慢慢地走回來。走向一方去的時候，他看到機關鎗朦朧隱隱的輪廓；走向反對的一方去的時候，他感到多石巖的斷崖在暗闇中隱隱約約。這個眼看不清的好像斬斷的斷崖，給他與平靜和確信的感情，

由是他再慢慢地向前十步，慢慢地回轉，而再慢慢地——

家裏有小小的庭，小小的玉環似的田圃，妮娜，而在她的手中是小舍爾哥。他出來的時候，舍爾哥用蒸棹似的眼睛瞧他，在母親的手中跳，伸出肥胖的小手來，邊吐着唾沫邊微笑，用那很大的沒有牙齒的口微笑。但是父親一抱他的時候，他便用可愛的涎沫把顏臉打濕了。這個沒有牙齒的微笑。這個涎沫，在暗闇中也不消滅。

慢慢的十步，朦朦朧朧看得出的機關槍，慢慢的巨轉。好像新闢似的斷崖也朦朦朧朧地分辨得出；再慢慢地……

布爾什維基對他並沒有做過什麼惡事……—但他要從這高地射擊他們的……那個山道連螞蟻也通不過去的處……布爾什維基把皇帝打倒了，然而皇帝是生吞了古魯賈的，——不是很好的事情麼……聽說在俄羅斯是一切的土地都分給農民的……他嘆息了。他是被勸員的，而要射擊躲在那石巖背後的人們的。

任什麼都喚不起來的那沒有牙齒的微笑和涎沫浮出眼前來，由是胸中感着溫暖；他在心中微笑；然而黑暗的脸是真摯的。

在無際限的黑暗之中，同樣的靜寂充滿着。恐怕，在黎明之前，這靜寂也會沉重地沉默起來的罷……非常沉重的頭，低垂，低垂……由是錯愕地抬起來。在夜裏，也有種不是特別地不能透視地瀰漫着的黑……山岳感得到，孤獨的星在山際間閃耀着。

遠遠，異樣地夜鳥叫起來了，爲什麼在古魯買聽不到這信呢？

一切都充滿着沉重，一切都不識地，慢慢地形成黑暗的海向他流來；而這向他不動地，難以克服地流來，也並非奇異。

——妮娜，是你麼？……舍爾哥呢？……

眼睛睜開了，頭垂在胸上，身體倚靠在胸牆。中絕了的夢的最後的瞬間，變成無限的黑夜在他的眼前浮漾着。

把頭一搖，一切都消滅了。眩惑地周顧四邊。——是那同樣不動的暗間，那同樣朦朧籠看得見的胸牆，斷崖的邊緣，機關鎗，雖感得到而看不見的峽谷，遠遠的小鳥在叫；這種樣在古魯買是沒有的……

他把視線移到遠方去。是那同樣的山際的黑暗，而在那山際間，則星兒已經是蒼白地，在不同的位置微弱地在閃耀着。前方——是默然的暗黑的海，他曉得在那谷底是有蒼鬱的森林的。一面打呵欠一面想，——“非走不可，不然便要再……”——在想未完之中，那不動的暗闇，那無際限的，不可克服的暗闇，又突然從斷崖的下面，從巖谷裏向他流來，由是他的心臟寂寞地嘆息起來。

他問，——

“夜的暗闇會流麼？”

答他，——

“會”。

只是用話答應，而單是用齒齧笑的。

因口腔沒有牙齒而軟軟，他怕起來了。他把手伸出去，但妮娜把嬰孩的頭掉落了。灰色的頭在地上滾（他嗅了一大驚），然而在邊緣的地方停止了——妻在恐怖之中，——啊啦？但不是爲着這事而是爲着別的恐怖的，——恐怕在緊張的黎明前的微暗中，會沿着斷崖的邊緣滾落的罷：許多灰色的頭呈現着——他們越伸長起來了，——頭看到了，

手伸出了，肩膀提高了，而一種像鐵破裂的音響，
儼若無理地從緊閉着的牙關擠出似的聲音。把周
圍的失神和靜寂衝破了，——

——向前……衝鋒!!——

像野獸般的難堪的吶喊，把周圍的一切撕破
了。古魯買人踉蹌，由是……難堪的痛疼穿過背脊
……他倒下去，於是在非常劇痛之中，那在母親的
手中，伸出小手在雀躍，用含着只有齒齧的微笑的
口在吐出儂沫的嬰孩，忽然消逝了。

二十六

大佐從天幕裏跳出來，只管向下面，向那邊，向港的方面走去了。周圍是兵士們在跳過石頭，踏過倒在地上的入，慌亂地在漸漸光亮起來了的黎明中逃走。後面是，處處停頓着，未嘗聽過的非人類底的喊聲在迴轉。馬則掙扎着從馬車中脫出，邊揮舞着殞斷的鞭繩，邊在恐怖中亂竄……

大佐好像救贖的小孩子似地，跳過石頭，躍過蘆木，用那心臟都來不及鼓勵的速力逃走。眼前一個東西在漂漾着，——港灣……吃船……救濟……

由是，如下面的思想，便用像他以驛跑的速力，用和此同樣的速力，在腦中——不，小是在腦

中，而是在全身奔走着，——

“只要……只要……只要……不殺我……只要寬救我……什麼事情都可以替他們幹……就是當養家畜的……就是管火雞……就是洗炭……就是挖土……就是收拾髒髒的東西……只要讓我活……只要不被殺……上帝！……生活呀——生活——”

然而那一片震撼大地的脚音，從背後，從旁邊，很可怕地迫近來了。更可怕的，是那充滿着漸漸黎明起來了的夜的，野性底的非人類的，——啊，啊，啊！……的喊聲，和嘎啞的氣促的咒罵聲，好像要捉人似地從背後瘋狂地流滾來。

而好像是要確證這個叫喊的恐怖似地，這兒那兒，——克拉克！——克拉克！……的聲音傳來。他曉得那是用鎗背，恰像在敲什麼殼似地，在敲破腦殼。像兔子的叫聲發起來，瞬息間便沉默了，他曉得，那——是用鎗刺在刺的。

他像石塊似地咬緊牙齒逃走，像蒸氣似的熾熱的氣息，從鼻孔中迸湧出來。

“……只要不死……只要寬救我……我是故

那也沒有，母親也沒有……名譽也沒有，愛也沒有……只要逃得脫……那些都，馬上會再回來的……但是現在要生，生呀，生呀……”

覺得所有的力量出盡了似的，然而用力引頸，伸頭，緊握著拳頭，用可驚的速度奔走；因此風從前面吹來，瘋狂地在奔走的兵士們落後，而他們的死的喊聲，乘在奔馳前去的大佐的翼上飛去了。

克拉克！……克拉克！……

港灣現出碧色來了……汽船……哦，救濟！

走到步道板來的時候，突然停住了，——汽船
的上面，步道板的上面，岸上，防波堤的上面，在發
生什麼事情，到處是，——克拉克！……克拉克！

使他大喫一驚的是，——這兒也不安靜，震撼
天地的喊聲在起，克拉克！……克拉克！……的響
聲聽得，而死的叫喊在忽起忽滅。

他瞬息間把身子掉轉，用更輕快，更敏捷的速
度從港灣逃向那邊去了；最後，在防波堤那邊的無
邊涯的碧色，突然在眼中閃耀了……“生呀……生

呀……生呀……”

他從那用髮越越的無言的窟孔在眺望着的明亮的人家的旁邊走過；向道路這樣明白；這樣平坦地伸向市梢，伸向古魯賈去的那邊走去了。那不是大國古魯賈，不是世界文化的搖籃古魯賈，不是他在那兒成爲大佐的那個古魯賈；那是春花開春樹香，綠林叢多的山上有白雪，夏天暑熱，有幾夫里斯，奧龍左夫，水沫奔湧的克拉的河流，而他小孩子的時候在那兒嬉遊的，可愛的，唯一的，故鄉的古魯賈：道路是伸向這個古魯賈去的。

“……生呀……生呀……生呀……”

人家被葡萄園遮住，疏另起來了，叫喊；那可怕的叫喊和斷斷續續的射擊，已經是留在遠遠的後面，在低低的海邊了。

“救了!!”

在這一瞬間，一切的道路被震撼大地的沉重的脚音充滿了。人們從角角落落裏，乘着奔馳的馬跳出來，而同時不遜剛才的一種可怕的死的叫喊——烏拉啊，啊，啊……從四面滾來……拔長的劍閃動了。

前的公爵密赫拉熱，曾經是古魯買的大佐那個人，瞬間後逃走起來了。

“……救命呀!!”

由是，從街上飛也似地走向市的中心去了。兩次碰着了木戶，——木戶和門緊緊地用鐵門閉着，連生活的暗示也沒有誰給與，——這兒是連對於街上在鬧的事情一點也不關心的，

這時候他，曉得唯一的救濟——是希臘女子。她用黑漆的光耀的憐憫的眼睛在等。她是世界中唯一的人哦……他要和她結婚，給她領地金錢，吻她的衣襟……

腦袋好像爆裂了一樣，成爲碎片地飛散了。

但是事實並不是成爲碎片，而是被閃閃的劍的斜斜的一擊所斬，腦髓擠出了的。

二十七

熱氣蒸蒸。眼看不見的好像死一般的霧籠罩着全市。馬路，廣場，海岸的馬路，防波堤，後庭，街道，到處堆滿。人的山做成種腫的姿勢，不動地橫陳着。有的頭部可怕地被扳歪，有的則沒有頭，只剩着頸部。腦髓好像凝凍一般地在鋪道上震顛着。好像屠殺場似地凝結了的血，暗墨地沿着家屋，沿着石柱，流入門的下面去。

汽船的上部，則在船室，在下甲板，在上甲板，在船艙，在汽罐室，在機械室，他們的一切都是孱弱的臉和生着黑黑的年青的口髭。

有的不動地倒靠在海岸馬路的欄干，一看那透明的碧色的水中，則有的靜靜地橫在那溼濕的

帶着綠色的石塊上，灰色的魚成羣不動地集在那上面。

只有從市的中央那裏，不時在慌急地發出射擊聲音和機關鎗的聲音，——這是古魯買的中隊守陣在寺院的周圍，在那裏英雄底地死戰着的，然而那不久也就沉默了。

死人橫陳；而生的則充滿市上，街路，後庭，家尾，海岸馬路。市的附近，無論是道路，斜坡，穀谷，一切都滿是運貨馬車，和人，和馬。騷鬧，叫喊，笑聲，說話聲。

科糾夫在這像死和生的地方奔走。

——勝利呀，同志們，勝利呀!!……

假若沒有死人，也沒有流血似地，——一聲聲激烈地發狂地在空中走着，——

——烏拉，啊，啊!!……

這聲音在遠遠的青山中生出反響，而消逝入遠遠的造船那邊，港灣的那邊，防波堤的那邊，蒼茫的碧海中那邊去了。

但是在市場，小店，大商店之中，則處處地搜劫的工作早已經在進行着，——傾箱破篋，斷破喧

喇絨的布包，從衣架上拖出內衣、毯子，領帶，眼鏡，裙子這些東西來。

水兵們比誰都來得猛，——他們不曉得在何時就來到這兒了。到處是穿着白水兵服，穿着舍拉。蠻茲的剛強的雄姿；圓帽子，赫帶子在閃動，很高的聲音在響，——

——喂，划呀！

——上陸呀！……

——幹呀！！……

——從這個吊板划出來呀！

很迅速地，巧妙地，組織底地武裝了。有的頭戴華美的婦人帽，頸圍面紗，有的則遮着絹花邊的太陽傘。

穿着可怕的襤褸服，有着滿是裂紋而污黑的赤脚的兵士們，也在騷擾胡鬧，在為妻子，小孩子選着花洋布，布，麻布這一類的東西。

有一個從箱篋裏拿出漿糊過的白襯衫，展開兩袖，大聲笑出來，——

大家，看罷，襯衫哦！……狗東西……

好像掛頸輪似地，把個頭從襟袖的地方穿過

去了。

——爲什麼這個不能夠彎屈？硬板板地完全像個木皮呀。

由是他一方面嚮着完全像個大鼓似的自己的胸部，一面把身子彎下看看，或是伸直看看。

——糟糕，不能夠彎曲！完全像個彈機呀。

——咄啞，蠢豬！那就是漿糊呀。

——什麼？

——那是大人老爺們，爲着要使胸膛顯得高挺，故意用漿糊漿着胸的地方的呀。

一個高長的瘦骨嶙峋的男子——污黑的身體從襤褸服中可以看得見——拿出一領燕尾服來。他翻來覆去檢查了很久很久，然後決定底地把襤褸服丟棄，好像類人猿似地，把兩只長長的手穿入衣袖裏去了，然而衣袖——只到手肘。他急急穿上裸體，長只及腹部，下面沒有。他用鼻孔笑了，——

——要褲子。

搜尋了，然而褲子已經都被拿完。走到內衣之部去，把箱籠拖出來，一看，裏頭有些奇異的東西。展開認真看看，又用鼻孔笑了。——

——奇怪！一定是褲子不錯，但是薄得不成樣子。斐厄托爾，這是什麼？

然而斐厄托爾那有心管及他來，——他自己在爲着妻子，小孩子們搜尋花洋布，——他們都是裸身露體的呀。

再認真看看，然後突然，不高興地。決心地把曾經當做褲子穿了的襠襠服脫下，把兩只滿是長筋的，被太陽焦黑了的，筋筋的脚穿進去了。穿起來一看，花邊飾帶垂在膝上搖擺。

斐厄托爾一眼看見，捧腹大笑起來，——

——喂，大家看呀——看奧巴拿斯這個好傢伙……

商店被笑聲搖撼了，——

——那不是女子的睡褲麼！！……

然而，奧巴拿斯只是陰鬱地，——

——那有什麼，女子不是人麼？

——怎麼跑得路，——開着孔，什麼都看得見，而且那麼薄？

——可是臀部這兒却很合身哦！……

奧巴拿斯好像身子都被裂碎了似地週視了。

——真是。都是些蠢豬呀。用這些薄的東西做褲子，不是白白花費布料麼。

從箱裏把所有的都拿出來，獸獸地一條一條穿上去，——竟穿上了六條。花邊飾帶在膝蓋上形成華美的波在搖擺。

水兵們瞬間地聳着耳朵細聽，突然瘋狂地奔向戶外，跳出窗外去了。在窗戶的外面，是追擊的聲音，臭罵的聲音，馬的蹄音，鞭打人體的聲。兵士們——突進窗戶那邊去。在廣場那裏，是水兵們，爲要救援被捉了的人，在用全速力走着。騎兵們踏在馬蹏上，不留情地在打他們，起衣服撕裂，用繩條編成的馬轡捲臉皮，——血迸出來了。

水兵們好像野獸似地東顧西望，把裝得滿滿的袋子遺棄路上——因爲受不了了——向四處跑散了。

二十八

大鼓不安地，急調地鳴起來了。喇叭卒在吹喇叭。

過了廿分鐘，裝着莊嚴的臉色的兵士們，成列地站在廣場中。這套莊嚴和衣服很不調和。有的還是穿着以前的滿是汗水的襤褸服，有的則穿着漿糊過的，不用鈕扣，而是用紐帶束着的襯衫——胸臆好像箱子似地突挺着。又有的則穿着婦人的夜衣或是內衣，而從裏面奇妙地伸出污黑的手啦，頸頸這些來。第三中隊的右翼先頭的高長的，瘦骨嶙嶙的，陰鬱的男子，則穿着袖至手腕的黑色燕尾服，深露着的膝蓋上是花邊飾帶密密地垂着的。

科糾夫來了，緊咬着如鐵般的頸，灰色的眼睛

在放着尖銳的光芒。他的背後，是頭戴漂亮的古魯賈士官的哥薩克帽，軍穿渾紅的幾厄爾格茲斯服，而且帶着暗黑的銀色的短劍均幹部跟着的。

科糾夫，還是沿着陣列在送他那小小的眼睛的如鋼鐵的尖銳的光芒，停立在那兒。

——同志們！

和夜裏，”向前……銜鋒！……”的這摺聲音同樣，是個破裂的古鐵的聲。

——同志們，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們爲着我們的孩子們，爲着妻兒，爲着我們的年老的父母，爲着革命，爲着我們的土地戰鬥。然而給與土地的是誰？

他沉默起來等答覆，雖曉得大概是不會有答覆的；——陣列中靜靜地不動。

——誰給與土地，是蘇維埃政府嗎。然而諸位做了些什麼事來了？諸位變成強盜；——去搶掠了呀。

非常緊張的靜寂，然而古鐵的聲音碎着接續地響起來。——

——我是縱隊的司令官。對於行了劫掠的每

個人，我命令打廿五下的棍棒，就是他只拿了一條絲線也是。

一切的人都眼睛不放鬆地臨着他，——他滿身襤褸樓樓，褲子累累斑斑，那骯髒的麥桿帽子好像燒麵餅似地垂着，

——只要是搶掠了一絲絲的東西的人，都向前三步

土地沉重地一齊——一！二！三！……只有幾個人剩在搖樓的中間。在新的陣列中，則密密地站着那些亂七八糟穿着的人。

——在市上拿到的東西，一齊分給諸位的小孩，妻兒。把拿到的東西放在地下，全都！

由是，前列的全體動起來。把花洋布，布，麻布等，放在自己的面前；有的則把漿糊着的白襯衫啦，婦人用的短衣啦，內衫啦這些脫下來，堆積着放在地上，裸身站在那兒被太陽燦着。右翼的先頭那個高長的男子，也把燕尾服和褲子脫下，瘦骨嶙峋的裸體在那兒站着。

運貨馬車駛來了。棍棒從運貨馬車中取下。

科利夫走到先頭來，——

——躺下！

一個男子四脚爬地伏下去，然後把腦袋粗暴地插入婦人用的褲內躺下；太陽在燒他的脫光光的屁股。

科糾夫用嘎啞的聲音喊出來，——

——都躺下！

由是大家一齊把屁股和背朝着熱的太陽躺下了。

科糾夫舉眼四望，他的臉像石塊一般地板硬着。不就是這些人羣熱狂地騷鬧着把他選舉做司令官的麼？“被賣了呀……要把我們生吞下去的呀！”——這樣呼喊過的不就是他們麼？把他像木片似地撥弄過的不就是他們麼？又想使他做鎗刺的血祭的不就是他們麼？

然而現在却裸着體，順從地躺在那兒。

由是，一種像從前他努力想做士官的時候慫恿了他的力的波，在心中漲着了。然而那是別種的波，——他是要救出這些順從地騎着在等棍棒的人們的。雖是順從地騎着，然而若是他，諸位，回哥薩克那兒去，回士官那兒去，——這樣地哼出一句

半聲的話，——那麼，他們便馬上會把他用鎗刺死的罷。

既而，好像鐵鏽似的科糾夫的聲音，又在鴉雀的人們的上面響起來了，——

——穿起來！

大家起站，開始穿模糊的白襯衣，穿婦人用的短衣；右翼的那個男子也把燕尾服再穿上，把六條短褲子再穿好了。

科糾夫一給信號，兩個兵卒馬上做着歡躍的臉色，把沒有動開手的棍棒的山抱起。拿回運貨馬車中去。由是，運貨馬車沿着陣列前進，大家歡歡喜喜地把花洋布，布，緞子這些，投入運貨馬車中去了。

二十九

像天鵝絨般黑的大洋之中，篝火紅紅地在搖動，平坦的顏臉，人影，運貨馬車的一角，馬的鼻端照耀着。夜的全體充滿着聲音，說話聲，呼喚聲，笑聲。歌聲或近或遠，忽起忽停。巴拉萊箱在響，好像是和此競爭着似地，手風琴也鳴起來。篝火，篝火……

夜還被什麼不願思光的東西充滿着。

在街上則是帶着電氣的光輝的青味而照耀着的光。

批批拍拍地響着的篝火的紅色的反射，窺探着年老的顏臉。是熟識的顏臉呀。啊，今天好麼，老嫗：這是農婦的哥爾比諾。老頭兒在傍邊的外套

上默默地鍋着。篝火的周圍坐着兵士們，顏臉都被射得紅紅，——都是些同部落的人們。鍋雖是放在火上，但鍋中差不多只是水。

——上帝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跑，跑跑，什麼都沒有，就是死人也沒有什麼吃的，說是官吏，吃的東西一點也不給，這算什麼官吏呢……安加又不在，老頭兒不做聲。

沿着街道連綿下去的篝火的不規則的鎖鍊。

在篝火的後面有一個兵士仰天鍋着，把手放在臉殼下，在眺望黑暗的天空，星兒不見。一種不曉得是過濃厚的甜味或是哀愁的東西流來。他彎着手鍋着，在想自己的什麼心事，既而好像追憶着似地，年青的，柔和的沉思的他的聲音漂盪起來，

——取你，自己的，妻兒……

鍋中的水像泉湧一般地，在沸騰着。

——是怎麼一回事呀，——這是奧婦哥爾比諾的聲音，——把人家帶來，叫人家死在這兒的

麼。憑你怎麼燙到爛了，也只是水，只是脹肚子的。

——看呀！……兵士把穿英吉利式的短靴和新的乘馬鞍子的，那被照耀得紅紅的腳，一面伸向篝火的那面去一面喊叫起來。

在鄰近的篝火那邊，手風琴滑溜地鳴起來了。火的鎖鍊斷絕地伸着。

——安加不任……這娼婦！不曉得走到那兒去了？要怎麼對付她才好呀。你，老頭兒，給她的頭髮拔起來好了。爲什麼你不做聲呢，完全像個木頭似地？

……請逗，我的，搖籃，可愛的人……

由是俯伏起來，手肘支着頸下，用那被照耀得紅紅的臉開始眺望篝火。

手風琴巧妙地狂彈。在火簇搖搖地照耀着的黑暗中，或遠或近的篝火邊，是笑聲，說話聲，歌聲。

——而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母親……

他不定是對誰說地以年青的聲音說出這句話

來了；由是沉默起來，把手風琴，說話聲，笑聲打消，大家都感到了從山那邊流來的腐蝕的強烈的臭氣，——那兒是特別地橫陳着很多的那些的。

中年的兵士爲着要緊說話的人站起來了……把口水唾在篝火中，火噼噼地鳴了。恐怕，沉默在這兒突然被感到了的黑暗中站很久了罷，然而叫喊，人聲，咒罵不意地侵進來了。

——什麼？！

——何事？！

所有的頭都向一個方向去了。從黑暗中的那兒是，——

——走，走，狗東西！……

兵士的羣昂奮地走入照耀着的輪圈中來，篝火不可思議地從暗開中照出紅臉的一部，伸着的手，鎗刺等。在正中，是一位錯愕的，年青的，差不多像個小孩子的古魯賈人，在他那緊束着身體的幾厄爾格茲斯服的兩肩，金的肩章在輝煌。

他那巨大的，像少女似的兩隻美麗的眼睛，好像點着火似地在輝煌，在他那巨大的睫毛之上，則血滿像紅淚一般在震顫着。他好像就要，媽媽！

——這樣叫喊出來了似的。然而他什麼都不說，只在輝煌着。

——是躲在灌木的地方的呀，——兵士還不能夠抑下捕捉時的昂奮似地，這樣說了起來，——事情是這樣的。我到灌木的地方去想要大便，同伴們，喂，再到這些的地方去罷，這樣說了。因此，我便蹲在灌木的叢中去了；那黑越越的團塊是什麼東西呢？我起初想大概是石頭，伸手一摸，——却是這個傢伙。由是，我們用鎗背把這傢伙毆打了。

——把這傢伙制死罷，狗東西！……——短小的兵士捏好鎗枝跑來。

——等……等一等……——周圍喧噪起來了，——我們應該去報告上官。

古魯賈人好像在哀願似地，——

——我是被動員的……我被動員……我沒有辦法……我是被送來的……我有母親……

在睫毛的上面，新的紅淚，從被破破了的頭上爬下來，懸在那兒。兵士們把手按在鎗口，不高興地聽着站在旁邊。

在對面那邊俯伏着，凝神在聽着輝耀的鎗火

的那個男子，說起來了，——

——年紀那麼輕……看呀，還不上十六歲哩

……

聲音一時地爆發出來了，——

——你這東西是什麼!!……是老爺們的同伙麼?!……我們在和加德茲(對準學校的生徒)戰鬥，而古魯賈的這些傢伙都來纏我們的手腳。是我們請這些傢伙來的麼? 我們和哥薩克戰鬥並不是在開玩笑的; 閑人不要插口好了，從旁邊突出鼻子來的東西; 無論是誰都要給他結果起來的哦。

到處發出憤激昂奮的聲音。從別的篝火也有人來了。

——那一個，那一個?

——哼，聽在那兒的小把戲哩……唇上乳汁還沒有乾哦。

——這狗東西!

兵士粗暴地臭罵着，把鍋拿起來了。這時候指揮官走來，略給了少年一瞥，便返身走向那邊去。

——不讓古魯賈人聽見地，細聲這樣說，——

——給他結果起來!

——去呀，——兩個兵士把鎗枝放在肩上，眼睛不看古魯賈人的方面，用誇張的粗暴的聲調說了。

——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三人一路走去，既而從暗間中發出同樣誇張粗暴的聲音來，——

——到本部去……審問……歇在那兒呀……

過了一分鐘射擊聲起了。那聲音在山中迴旋很久，但終於沉默了……然而夜還是充滿着沉默了的反響。兩人回來，眼不仰視地，默默坐下火邊了……但是夜被那最後的射擊的音的不死的感覺所充滿着。

假若要把這拭拂不掉的反響拭掉似地，大家喧鬧地，比平常更大聲地談起來了。手風琴鳴起來，巴拉萊茄響起來。

——當我們侵襲到石巖的地方的時候，我們以為是沒有希望了哩，——要登上去不可能，要到別的地方去也不可能，——大家想天一亮，便全都要被射殺的……

——這就是所謂進退維谷的哩，——誰這樣

笑出來了。

——就是這兒叫你思量呀，——狗東西或許是裝睡著，馬上就要飛射下來的罷。若是上面有十個射手站着的話，聯隊便完全要像蒼蠅似地被殺掉的。後來到了要登上的時候，是人壓人地你踏我的肩我踏你的頭攀上去了哩……

——那麼老總在什麼地方呢？

——老總和我們一齊登上了。攀到上面剩十來尺高的地方，完全像壁似地，怎樣也登不上了，退也不能，進也不能，——大家都把身子畏縮着。既而老總，拿了一個人的鎗刺插入石巖中攀上去。由是，大家才都把鎗刺突入石隙，攀到頂上去了。

——我們這邊是一個小隊沉下海中了。大家像兔子一般地從石頭上跳過石頭上前進。黑暗暗的哦。一個一個地墜下水中，而溺死了。

然而無論怎樣熱鬧地在談話，篝火怎樣輝煌地在燃燒，各人所願忘却的東西還是緊張地充滿着黑暗，那腐敗的臭氣還是可厭地流來。

既而孀婦的哥爾比諾說，——

——那是什麼呀？——用手指示了。

大家把視線都射向那邊去。在黑暗之中，在山岳分辨不出地站着的那邊，多火煙的火把在閃耀，忽動忽停，忽而彎下去。

聽熟了的年青的聲音在暗間中說，——

——那是我們的幹部和地方人民的代表者在處理死體的。從早起就整理着了。

大家沉默了起來。

三十

又是太陽，又是海的輝煌，遠山的蒼茫的輪廓，這一切都慢慢地低下去，——因為街道蜿蜒地越高上去的緣故。

市鎮在遠遠的下面，小小地呈現着，漸漸地消失下去。藍色的港灣，好像是用鉛筆似地，由防波堤的細細的線區劃着。被遺棄的古魯賈的挖船的桅黑黑地屹立在那兒。不能夠把這些都拿走是可惜。

然而就這個不算數，也已經是奪掠許多的東西了。人在運着六千的砲彈和三萬的步鎗子彈。雄壯的古魯賈的馬，綁着黑油油的皮帶在拖十六門的古魯賈的大砲。古魯賈的車輛上，是有許多應有

盡有的軍用品的——野戰電話，天幕，有刺鐵線，藥品，衛生勤務車跟着——都是滿車滿載。只欠缺一件東西——就是麥和乾草。

馬餓着，一面在搖頭，一面很忍耐地在走。兵士們用力把肚子束緊了，然而大家都精神煥發地——各人腰帶兩百，三百的子彈，在土粉肆舞的暑氣的塵霧中，很活潑地前進着；而那些已經慣於行軍的不離開的蒼蠅，則成羣地跟着在飛舞。歌聲合着步調，一齊在太陽的輝煌中響起來，——

酒場的主婦，酒也少，啤酒和蜜也少……

馬車，運貨馬車，兩輪車，有蓋車，不休不息地在軋軋作響。紅色被窩之間，是枯瘦的小孩子的頭在搖。

在縫紉綫綫的街道之間的小徑，是戴着同樣的軍帽，或是戴着蓬蓬下垂的稻草或斐厄爾特帽子，而手持棍棒的人，和穿着破裙子由女子而赤脚的步行者，迎綿地伸展着。然而已經沒有一個人人在拿枯枝趕逐家畜了，——因為牛，豚，狗，都因為飢

竟不曉得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以魏以在爬着前進的蛇，在移動着無數的骨節，爲着要走下那有麥和韮草，有友軍在等待的草原去，再向山中，向深壑斷崖，向山峽石巖的方面爬，而向探嶺登上了。

——強有力地，踏地飲酒而行樂……

——朶列亞圖爾，前進！朶列亞圖爾……

這是新的唱片，在市鎮上得到了的。

摩着碧色的天空的山頂屹立在那兒。

市鎮在下面的蒼茫中消失了。海岸糊糊地分辨不出了，海則變成碧色的壁屹立在那兒，次第被那掩着街道的樹林的頂遮沒了。暑熱，塵埃，蒼蠅，沿着街道和森林的崩壞，荒廢的森林，野獸的住家。

一到傍晚的時候，小孩子的聲音便在連綿不絕的運貨馬上漂漾，——

——媽媽……飯……要吃飯……飯！……

顏臉像小鳥的嘴似地變黑了的枯瘦的母親

們，伸長頭項，赤脚在運貨馬車的傍邊急忙忙地走，只用她們那充血的眼睛，雖然隱望着那旋迴着越高上去的街道，——她們不曉得要怎樣答應小孩子們才好的。

越登越高了，森林稀少起來，終於留在下面了。石巖，豁谷，罅隙，巨大的石塊的崩壞，像這樣的荒野緊迫着，每一個音響，蹄的聲，車輪的軋軋聲，到處生出反響，變成非常巨大的音量，把人們的聲消滅了。時時非把倒斃了的馬匹撥開然後通過不可。

暑氣突然降下。風從山頂吹來。一切都變成灰色了，瞬息間夜便臨來。從昏暗的天空流落下來了，那不是雨，是水在迸流，洶湧，刮脚，用瘋狂的水的旋風把捲旋渦的暗闇充滿了。從上面，從下面，從旁邊奔流而來。水沿着襤褸服，沿着緊黏着的頭髮注下來了。方向，連絡都失掉了。人們，運貨馬車，馬匹，四邊有什麼，是什麼，都完全不曉得，看不見，儼若在他們之間，隔着狂暴的空間似地，一切都散散離離了。

什麼人被水衝走了……什麼人在喊了……然

而人的聲是喊得出的麼？……水在洶湧，是風麼，是黑壓壓地狂暴着的天空麼，或是山崩了麼……或許是連人帶馬，輪重，運貨馬車，全都被衝去了也未可知……

——救命呀！

——救，命，呀！……世界的末日！……

他們以為是喊出來了，然而那不過只是邊沉溺着，邊用蒼白了的嘴唇嚼雷罷了。

被奔流衝走的馬，把運貨馬車拖着陷入深壑裏去了；人們以為是跟着運貨馬車走的，但却是在空虛的地方的旁邊走很很久。

小孩子們鑽入溼濕了的被窩或是衣服的中間去，——

——媽媽！……媽媽！……爸爸！……

他們覺得是自己任喊着，但其實那是奔流的水在咆哮的。看不見的石塊從看不見的石巖上流落下來，風用活的聲音在狂暴地怒號，不絕地把木桶翻開。

在這間瘋狂病院之中指揮的什麼人急把巨大的帷幔拉下，而在這個帷幔拉下之前，在夜的黑暗

中的一切東西，都在那難堪的尖銳的青色的戰慄中抖顫着。好像撕裂似地，那蒼茫遙遠的山脈的蜿蜒，那懸岩絕壁的鋸齒狀，那深淵絕壁的邊緣，以及馬的耳朵，都在戰慄；而更可怕的，是在這個瘋狂地在抖顫着的閃光中，一切都死呆不動了。雨水的斜斜的條在空中不動，泡沫飛進的奔流不動，舉着蹄要跑的馬不動，提着脚要走的人們不動，要叫喊出來的黑口張開着，而在濡濕了的被窩中的小孩子們的手蒼白着，一切都在沉默的空曠底的戰慄中不動了。

像死一般蒼白的這個戰慄，連夜繼續着，然而那也只是一瞬間，在帷幔突然被拉下了的時候，便曉得那只是一瞬間的事了。

夜的巨大的身體把一切都吞沒，而突然，山裂，從地底也發出同樣的轟音來，把這個魔女的自由掩蔽着，那是在這夜的巨大的身上全體容納不下，寸寸斷斷地破裂，再粉碎着，越高起來，而充滿着那眼看不見的豁谷，森林，深淵，向四方八達滾去了，——人們耳朵震聾，小孩子們像死人似地躺

輜重，軍隊，大砲，彈藥車，避難民，兩輪車等，在如注的雨流，每瞬間閃爍的電光，不絕地在成長下去的雷鳴之中停着，——因為已經沒有力量了。一切都震盪瘋狂的水流，風，轟音及那難堪地在戰慄着的死的電光的意志，停立在那兒了。水流比馬膝還高些。騷鬧的夜簡直是沒有終結沒有際限的。

然而一到早晨，又是燦爛的太陽，空氣如水洗一般地透明，碧色的山脈則輕淡如空氣。只有人們是黝黑，消瘦，眼眶陷落，在緊張着最後的力量幫助馬匹拖東西。而馬則馬頭枯瘦，筋骨可數的突出，馬鬃干淨得如水洗一般。

科糾夫的地方來了報告，——

——科糾夫同志，三個車輛連人帶車地掉落崖下去了。兩輪車一輛從山上掉下砸着石頭粉碎。兩個人被雷打死。第三中隊兩個人失蹤。馬死了幾十匹，倒在道路中。

科糾夫眺望那被沖洗得干干淨淨的頸路和那嵯峨地高聳着的石巖，說，——

——宿營不停，不休不息地走，晝夜兼行。

——馬匹當不住的罷，科糾夫同志。乾草一點也沒有。在森林中跑的時候，——馬馬虎虎可以用樹葉餵養，但現在是赤裸裸的巖石。

科糾夫沉默了一刻。

——不休不息地走呀。若是停止前進，馬匹都要死完。把命令寫下罷。

非常清鮮的空氣，如果能夠寬懷盡量地呼吸就好呀！然而在這畏葸的人衆，現在那裏還領得空氣；只是默默地瞧着自己的腳根，沿着運貨馬車的旁邊，路邊，或在大砲的旁邊走。從馬上下來的騎兵，則在拉着背後的馬走下去。

周圍變成野性底，石巖赤裸裸地高聳着。山縫罅隙狹隘地黑越越。在等着滅亡的無底深淵。荒廢的豁谷裏是霧氣籠罩着。

無論是黑暗的石巖，山縫罅隙，豁谷間，一切的一切，都被那一瞬間也不停止的運貨馬車的軋軋聲，車輪的音響，腳音，蹄聲，叩察叩察的聲，鏗鏘鏘的聲所充滿着。而到處反響千百次的這一切的聲音，變成野性底的，永不沉默的叫喊。而縱使人有呼喊出來，總然是人的聲音，結果也要無踪

無跡地，消滅在這個連綿幾十俄里的喧囂的搖動中的罷。

小孩子們已經也不哭，也不要求麵包，只是在被窩中搖着蒼白的頭臉。母親們也不去慰問。不去愛撫，不去哺乳，形成輪環地走入聖中去，一面瘋狂地聽着無際限地在搖動的道路，一面在運貨馬車的旁邊走。而眼睛是乾枯的。

馬一停蹄，野性底恐怖便燃起來。一切的人們，都如野獸一般狂暴地濺着車輪，擠着肩膀，憤激地揮着鞭子，而用非人底聲音叫喊出來；然而他們一切的緊張，一切的疲勞，都要被那靜靜地，不慌不忙地，不知滿足的，反響千百次，返覆千百大的無窮盡的車輪的軋軋的聲響所吞沒。

然而馬匹踏出一步或兩步，只見得顛搖起來了，便即刻把車轅壓斷橫倒地上，再也不能提起來了，——脚桿伸直，牙齒露出，而活生生的太陽在紫色的眼中消滅下去了。

由是把小孩子從車上抱下。大的則母親打着使他自己跑，小的則抱在手中或是負在背上。然而若是多的時候……若是多的時候，便把最小的一

一個或兩個，放棄在停着不動的車中而去，做着乾枯的眼睛，連不翻頭回顧地走去。而從後面來的，也不給一瞥地自走下去；同樣慢慢地，動的運貨馬車趕過不動的運貨馬車，活的馬趕過死的馬，活的小孩子趕過活的小孩子走下去，而那永不死的，反響幾千次的無窮盡的軋軋聲，則靜靜地把這種事變吞沒下去。

母親抱着嬰孩連走了幾俄里，便顛搖起來。兩脚空懸，在道路，在運貨馬車，在石巖的旁邊顛搖——嘩呀……走不動。

坐在旁邊的路徑的石礫堆上，眺望自己的小孩，搖搖看；而傍邊，則是運貨馬車無限地連綿在前進。小孩張開着乾枯的變黑了的口腔，眼睛哀然不動地在瞧。

母親在絕望之中，——

——奶奶沒有呀，我的心，我的可愛的，我的寶寶！

她瘋狂地接吻自己的兒子，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最後的歡喜。然而眼睛是乾枯的。

變黑了的嘴不動，凝結了似的翻白的無光的

眼睛不動地在凝視。她把這個可愛的，失恃地冷卻下去的嘴抵在胸口上。

——朵尼亞，我的可愛的兒呀，不會再受苦了哩，不會在苦難中等自己的死了哩。

手中是漸漸冷卻下去的身體。

挖石礫，把自己的寶貝放下裏面，從頸上取下長掛在身上的十字架，用汗水濕透的紐帶懸在那沉重地冷透了的小頭上，埋好，畫十字，無窮盡地畫十字。

傍邊是連不給一瞥地，走着，在走着前進。不可抑止的運貨馬連綿地伸展着，那有幾千的聲音，反響了幾千次的，饑餓的石巖中的饑餓的軋軋聲在響。

在遠遠的前方縱隊的先頭，下了馬的騎兵在步行，用力在拉着差可移動的馬的韁繩，但是馬的耳朵却像狗一般地垂着。

熱起來了。在雷鳴的時候一匹也沒有的蒼繩的羣，——都黏在運貨馬車下面的彈簧的地方，使人看不見了的，——現在都成團成塊地在周圍飛舞着。

——呀啲，大家！爲什麼像偷吃了別人的肉的貓似地，都把尾巴垂下來了？唱起歌來罷！……

沒有一個人答應。同樣地倦怠着慢慢地走，在拉着自己背後的馬。

——呀啲，豬囉！唱留聲機罷，沒有辦法就讓留聲機唱唱罷……

自己把手探入唱片口袋中，隨手拿出一圓唱片來，一字一字地讀出，——

——勃……勃勃……勃……伊……比……因，比因……勃勃……奧，比因，蒙……這到底是什麼呀？……克，……爾，……克爾……奧……因……克爾奧因（滑稽演員），好笑的，藝，藝術家……奇妙呀！唔，好罷，唱看看。

他把那在馬車上搖動着的留聲機旋緊，把唱片掛上了。

瞬間臉上現出從心的驚愕來，但馬上眼睛便縮成小縫，口腔裂到耳朵邊去，牙齒呈露，他傳染底地笑起來了。代着歌聲，從留聲機的喇叭口吐出令人愕驚的笑聲來，兩個人，各自，或是一齊以二部合唱笑了。忽而用意外的聲音，恰像小孩被呵癢

着的時候似地用異樣尖細的聲音笑出，忽而像牡牛似地笑着，周圍的一切都震動了起來。斷着氣，揮着手大笑，希斯德地戰慄着的女子似地尖笑，挖心刮腹似地狂笑，已經欲停都停不住似地笑了。

在近旁走着的騎兵。照看瘋子似地在用種種的調子笑着的喇叭，微笑起來了。笑聲沿着陣列走下去。由是忍不住地自己開始用喇叭的調子笑出來，笑聲成長，沿着陣列，傳遞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笑聲傳遞到慢慢地走着的步兵的地方去；那兒自己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也跟着笑起來了——在那兒留聲機聽不見，是被前面的人所感染而笑了的。而這個笑不可抑止地又沿着陣列傳到背面去了。

——爲什麼那些傢伙笑得那麼厲害呀？是什麼惡魔？！……——既而自己揮着手，也開始笑出來了。

——把狗尾巴插在那個東西的父親的鼻孔中好了……

一面跑路一面笑，步兵全體笑，輜重全體笑，避難民笑，母親們眼睛浮着瘋狂的恐怖笑，人們連

綿十五俄里的飢餓的石巖之間的永不沉默的飢餓的車輛的軋軋聲之中笑了。

這個笑聲走到科糾夫的地方來了的時候，他臉變蒼白，像軟皮的短外套似地轉黃了，——這是他在行軍中第一次的臉變蒼白。

——什麼？

副官一面壓下捕捉着自己的笑，說，——

——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發瘋了呀。就去看求罷。

科糾夫拿出自己的馬鞭和馬韁，粗暴地騎上馬鞍，把馬的肋骨鞭打了。消瘦的馬慢慢地垂着耳朵移動，馬鞭把皮打破了。馬好不容易才跑起來，周圍笑聲不止。

科糾夫感到自己的頰起空擊，把牙關咬緊了。到頭走到在狂笑不止的前衛來，他臭罵一頓，把留聲機擊破了。

——沉靜起來！

破裂了的留聲機突地抖着沉默了。沈默把笑聲消滅着沿陣列走下去。由是那喧囂無限的，反響幾千次的軋軋聲，裂音，轟音，又明顯起來了。緩慢

的豁谷間的黑暗的多石巖的鋸齒狀，從旁邊走過去。

有人這樣說了，——

——到嶺上了呀！

道路一轉灣，形成輪環地走下山去。

三十一

——幾個人？

——五個人。

——排在一起的麼？

——排在一起……

滿臉是汗的騎兵斥候的古巴尼人，突然被馬拖到馬鞍的近旁去，話說不完，——因為腹邊汗淋着的馬，焦灼地想避開蒼蠅，想從手中脫開蒼蠅，而把頭振搖了的緣故。

科糾夫帶着副官和馭者坐在四輪車中，——大家完全象從浴盆熬煎出來似地翻紅着，周圍沒有人。

——離道路這麼？

古巴尼人用馬鞭指右邊，——

——約莫十俄里或是十五俄里，在小森林的對面。

——從大湖到那兒去有道路麼？

——有。

——沒有看到哥薩克麼？

——沒有，沒有哥薩克，弟兄們到三十俄里的前方去窺探了，連哥薩克的氣味都沒有。在田莊那兒，有人說哥薩克在離河六十俄里的前方掘壕壕。

科糾夫儼若一向就沒有像肉一般熬煎着了似地，在突然變成鎮定而黃色的臉上，動着頰上的鬚，

——叫軍隊的先頭停止前進，使牠轉向迂路，避開那些東西，把全部的聯隊，避難民，輜重車通過。

古巴尼人微微地把身子彎下，恐防着被視為違反革命，很注意地這麼說了，——

——很長的迂路……人要倒斃……熬……什麼都沒有得嘆……

斜斜夫的小小的眼睛，凝視着熱蒸蒸地在抖顫的前方，變成灰色了……三晝夜……人們的顏臉消瘦陷落，飢餓的光在眼中閃耀。三晝夜沒有喫呀。山走過了，然而非盡全力走下去不可，非走出荒廢的山麓，到部落去，馬倒人不可。而且非急急前進，使哥薩克沒有工夫在前方做工事不可。一分鐘也不能夠花費的，這個十，或十五俄里的過路是不能夠不趕快走的。

他瞧着了因為飢餓和暑熱而瘦黑了的青年古巴尼人的臉，眼睛像鋼鐵似地閃光，話從齒間用力擠出似地，說，——

——令軍隊的先頭繞着迂路，避着通過去。

是！

把頭上圓圓的羊毛皮的，被汗水濡濕的帽子戴好，用馬鞭打沒有罪的馬，馬儼然像是忘記了難堪的暑氣，和馬齒蒼蠅之羣的攻擊似地，突然活潑起來，跳躍着，迴轉馬首，活潑地向道路的方面馳去了。可是看不到什麼道路，只見帶着灰色的土粉塵霧，形成捲旋的波，飛騰得比樹梢還高，漸漸在後方的山中分辨不出地消滅下去，無限地連綿着

罷了。而在這個捲旋渦的塵霧裏，有幾千饑餓的人在移動是感得到的。

科糾夫的四輪車在走，接着是難堪的熱蒸蒸地在響的震聲跟下去。從座位的下面，是如燃燒的機關鎗在窺探着。

古巴尼人馳過小森林，走入那令人氣寒的陽炎之中去了。什麼都看不見，但是疲勞，亂七八糟地，雜雜踏踏地散亂音的陣列在走，騎兵在走，輻車在軋軋地響，是聽得到的。

被燒炙得變黑了的臉，因為汗水流而在暗黑地光耀着。

也沒有說話聲也沒有笑聲，——和一切的人們一齊流下去的沉重的沉默。而在這中間，在這個暑氣瀰漫着的沉默之中，是同樣地困憊萬分，零亂疲乏的腳音，蹄聲，車輪的軋軋的聲。

馬無力地垂下耳朵，在垂頭喪氣地走。

小孩子們的頭在運貨馬車上搖來搖去，露出的牙齒呈着暗白色。

——水——水——！

窺息的，白茫茫的，把一切都蒙蔽的塵霧在

流，在這中間是看不見的陣列在走；騎兵在步行，輜車和軌軌聲一齊在前進。他們飢餓，赤腳，疲困，食穿襤褸，而且太陽更在逞暴威。而且前方，是飽着，有準備，在戰線中的哥薩克的聯陣，狂猛的將軍們在貪慾地等着。

古巴尼人在這個沉默和令人窒息的塵霧中，只由着聲喊，一面分辨出何處有什麼部隊，一面驅馳過去。

時時灰色的塵霧破裂，而在那月亮之中，小山的輪廓好像波浪似地在搖，森林糊塗，碧色的天空流過，太陽在狂暴地窺探着兵士們的顏臉。由是，又是不調和的腳音，雜沓沓的蹄聲，輜車的軋軋的音樂，人們在慢慢地爬着前進。路旁是失掉力量的人們，在飛旋的塵霧中糊糊塗塗地呈着姿容，頭仰向，張開着的乾枯的口腔壓壓，有的倒臥地上，而蒼蠅則在捲旋渦。

古巴尼人在黑暗的塵埃中跑，和人和馬衝着，走到先頭部隊的地方去，把身子從鞍上稍稍彎下，和指揮官說些什麼話了，指揮官把眉頭皺皺起來，然後走入塵霧中去，隱望着兵士們，站住，用不像

自己的別人似的喧嘩號令了，——

聯……隊，站住！……

令人窒息的塵霧馬上把他的話吞沒下去了，然而必要的地方好像都聽到了似地，越遠越微弱，然種種的聲音叫喊下去了，——

——大隊，站住！……中隊……站住！

聲音漂蕩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微弱地消失了，……

——……站住！……

先頭的縱隊的腳音沉默，停止前進了。突然一種非沉默而是靜寂，無際限的疲勞和不寬容的暑熱的偉大的靜寂，支配着黑暗的蒸熱的塵霧中。然而這靜寂的塵霧中，一時被無千無萬的撮鼻子的聲音所充滿了，——咳嗽着吐出塞住口中的土粉；咒罵，用乾草葉捲紙捲，而那慢慢地，慢慢地飛落的塵埃，把人，馬，運貨馬車？這景開起來了。

在路傍，在路上的滯中，有的把槍枝抱在膝間坐着。有的在如燃燒的太陽之下仰臥着，把身子伸直全然不動地躺在那兒。

馬垂着頭，連沒有精神趕開黏在身上的蒼蠅

的羣，無力地站着。

——站起來，睜睜，站起來……

什麼人也不動，一絲絲都不動。滿寒着人，馬，運貨馬車的道路，也同樣地不動。被暑熱所禁的如石山的這些人們，好像沒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他們站起來的樣子。

——叫你們站起來來呀……糊塗虫……狗東西！

好像受着宣告似地，一個，兩個地站起，也不整隊，也不待命令，把槍枝放在肩上，用充血的眼睛瞠着，任意地走動起來了。

雜雜沓沓，散散零零地，從道路，從路邊，從斜坡走下去。馬車軋軋地響起來，蒼蠅的雲不可數地羣集着。

瘦骨嶙峋的顏臉，閃光的白眼睛。在可怕的太陽之下，用牛蒡的莖，樹枝，編成的稻草的案子，戴着帽子戴在頭上。滿是龜裂的赤腳在跑路。有的完全像個黑人，露着黑油油的裸體，只在難見人的地方，亂七八糟地垂掛着襤褸破布。乾枯了的肌肉消瘦，從黧黑的皮下突出；頭抬起，鎗放在背上，眼睛

縮成細縫，乾枯的嘴打開，在走着前進。蓬蓬亂亂，
襤褸襤褸，黑油油，赤裸裸，喧噪的羣集，而在這
後面是暑熱跟着，饑餓和絕望跟着。灰白的塵霧
再倦倦地飛騰起來，螺旋形的道路無盡頭地從山
上爬下曠野中去。

突然不意地，只可思議地，——

——各組向左轉！

新的部隊每回到來，每回聽到，——

——各組向左——左——左——

起初是疑惑，接着便活潑地成羣結隊走向村
道去。那是多石礫，沒有塵埃的；部隊急急從那兒
轉彎，騎兵拉着馬走下，輪車，兩輪車，沉重地搖擺
地跟着。遠景，森林，碧色的山展開。狂暴的太陽
還在症瘵底地蒸熱地曠曠着。蒼蠅也成羣結隊轉
彎。慢慢地沉靜下去了的塵霧和令人窒息的沉默
殘留在大路上，村道是因說話聲，叫喊聲。笑聲而
甦醒着。

——要帶到什麼地方去的呀？

——一定是帶到森林中去的罷，應該要一點
水濕才好，因為非常乾枯了呀。

——真想得不錯呀！……在森林中是做著軟毛的被窩，在那兒等待我們休息的哦。

——包著乳脂的饅頭在燒呀。

——配著牛酪的……

——酸乳皮的……

——蜜的……

——還有冰冷的西瓜哦……

穿著破而濕著汗水的燕尾服，骯髒的飾帶花邊的殘餘垂在膝上搖搖擺擺，而從裏頭什麼也都露出外面來的，高長的瘦骨嶙峋的男子，發皮氣地吐出一口粘著性很強的唾水，——

——靜一點，狗仔……不要胡說八道！……

惡意地把軍用皮帶束緊，把肚子擗到肋骨的直下，把沉重的鎗枝從這肩換過那肩地交替著。

笑聲震撼了在飛舞的蒼蠅的羣。

——奧巴拿斯，為什麼你只顯掩蔽後面，前面却全部露著呢？把褲子從後面稍提到前邊來好了，不然的話部落的女子們是不會給食物的哦。

會看到你便掩面逃走的哦。

——哦阿，阿，阿，阿……阿，阿，阿……

——大家，真的，休息哦。

——這兒沒有部落，我曉得的。

——什麼話，看呀，路上有電柱。那電柱，不是到部落去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呀呀，騎兵，演奏些什麼來罷。

繫在馬背上的貨物中在搖擺的留聲機，流出

嘎啞的聲音來，——

啊，你到何處……嗷……嗷……去了呢……

嗚……嗷……春菊……

在暑熱之中，在黑壓壓地飛舞着的蒼蠅的羣中，辛苦地，然而很活潑地在走着前進，流過那些被汗水和白粉蒙着的，襁褓樓樓的裸體的人們之間，而太陽在用狂暴的冷酷眺望着。如鉛般沉重的好不容易才得動彈的腳，然而有什麼人的柔和的高男音唱起來了，——

然而主婦曉得很清白……

由是中斷了一因為喉嚨乾枯了的原故。別的
和此同樣因暑熱而嘎啞了的聲音，合着調子——

希望什麼呀，莫斯科人？
只在等待大鼓，
在等待大鼓鳴……

變黑了的顏臉雖是神情煥發，而到處却是嘎
啞的聲音，然而或細或粗的聲音一齊合着調子，
——

大鼓咚咚地一鳴，
“啊，上帝，感謝聖恩。”
由是對莫斯科人說，——
“麥子糕如何？”
莫斯科人雀躍起來，
急得手舞腳踏 連不等着，
“麥子糕，麥子糕！……”
於是從小屋裏跑出來了哦……

山是零亂起來，調子不和地，用嘎嘎的聲音在羣衆的上面流着，——

……麥子糕……麥子糕！……

在何處呢，在何處……我的春的金色之日將

……

——喂，看呀——老總來了哦！

大家一面走一面回頭看，——不錯，他一點都不變，——短小地，精悍地，好像戴着下垂的笨重的稻草帽子的香菌一樣。他站在那兒眺望着他們。從破爛的，汗濕的，襟領垂着的襯衣之間，現出毛多的胸膛來。襠襠垂着，滿是皸裂的腳在破爛的綻裂之間窺探着。

——大家，我們的老總很像山賊呀，——要是在森林碰見了一定會嚇跑的哦。

醉心地眺望着在笑。

但是他目送着雜雜沓沓的，憂鬱的，慢慢地噴霧前進的羣衆從他的身邊經過，在鐵的臉上變成碧色了的小小的尖銳的眼睛，放出如射的光芒

來。

“不錯……羣呀，山賊的羣呀，——科糾夫想，
一若是不意碰到哥薩克，便什麼都要滅亡的……
羣呀！……”

……到何處……你到何處去了呢……嗟……
嗟！……

……麥子糕！……麥子糕！……

——什麼?!……什麼?!……——這聲音在羣
集中走，把“到何處，到何處……”，或是“麥子糕
……”都打消了。

充滿着足音的如墳墓般的沉默支配着；一切
的頭；一切的眼睛都向一方向，向那恰像被絲線繫
連着似地，電信柱越遠越小，而終終像細小的鉛筆
一樣，漸漸消入在戰慄着的暑熱中去的方向了。在
近四枝的電信柱上，有四個裸體的人不動地懸着。
周圍是蒼蠅黑壓壓地成羣在飛舞。頸領緊絞着繩
索的環套彎着，露出的牙齒在笑，被啄去了的眼睛
的黑洞在窺探。狼藉的變成綠色了的內臟，從那被

啄散，被雷刺挖裂了的腹中流出來。太陽在紋燒。
被柴杖擊傷了的皮膚，形成黑條紋地裂開着。烏鴉
飛起，歇在電信柱的頂上，歪着頭在眺望。

四個人，但第五個的……在第五的電信柱上，
是吊着一位乳房被挖下，裸身露體的，變黑了的姑
娘，

——聯隊，站住！……

在第一柱的上面，有白紙被釘住那兒。

——大隊，站住……中隊，站在……

這樣地，聲音沿着縱隊走着消滅下去了。

無言和濃重的臭氣從這五個人流來。

科剎夫把破爛的下垂的帽子脫了下來。於是，凡
有帽子的人都一齊取下，沒有帽子的，便把捲在頭
上的稻草啦，草枝啦這些東西拿下了。

太陽在燒。

而臭氣，悶人的臭氣。

——同志，到這兒來。

副官把釘在第一柱的死人的旁邊的白紙扯
下，遮結科剎夫了。科剎夫緊閉唇頂，話從牙齒之
間爬出來，——

——同志們，——由是呈出那當着陽光的眩目的白紙給衆人看了，——這是將軍給你們的呀。將軍波克羅夫斯基寫着，——“被認為和布爾什維基稍有關係的一切人們，是要處以和這個賣利普斯基工廠的五個死人同樣的嚴重的刑罰的。”

由是把牙關緊閉起來了。沉默片刻，再附加着說，——

——這是諸君的兄弟……妹妹呀。

由是好像說不出話似地再緊閉了，——因為沒有什麼可說的。

幾千燦爛的眼睛不轉動地在眺望。一個非人底巨大的心臟在動悸。

黑的汗從眼窩裏滴下了。臭氣流來。

在無言之中鳴着的暑熱，蒼蠅的羣的微細的翅音失消了。只有像墳墓似的沉默和濃重的臭氣。黏汁滴落下來。

——立……正！……開步……走？……

沉重的足音突然衝破靜寂，規則整然地，儼若有着不可思議的高度和不可思議的重量的一個男子在跑着似的流下去，而一個巨大的，非人底地

人的心臟在動悸。

大家一面跑，一面不知不覺，把那沉重地響徹大地的步調加速起來，越加大擺着手走着前進。太陽狂暴地在他們的頭上跳盪着。

從第一小隊的右翼，一個黑鬍子的男子顛搖起來，鎗枝掉落，突然倒下去了。顏臉紅腫，頸上的筋緊張，像肉塊似地紅赤的眼睛突出。太陽狂暴地在凝視。

沒有一個人跌腳，也沒有一個停步。大家越加大擺着手，越加急忙地，一面用燦爛的眼睛凝視着前方；凝視着熱蒸蒸地在震盪着的遠方，一面急急地走過去了。

——看護兵！

兩輪車駛來，抬起，放下了，——是太陽殺死的。

過了一剎又倒下一個人了，接着兩人。

——兩輪車！

號令，——

——戴帽！

有帽子的把帽子戴上了；沒有帽子的便一面

走一面拔乾草捲在頭上，或是一面走一面撕破汗垢溼透的襠襖服，脫褲子碎碎的扯裂，像女子的頭巾似戴着，高擡着聲音，沉重地，揮着手，露着赤腳，在足下向後進退的道路上刻着腳痕向前走去。

科糾夫在用着四輪車想追趕到先頭部隊去。取者因暑熱像螃蟹一般地突出眼睛在鞭打馬匹，屁股留下汗的條紋。馬是口沫飛進地在奔馳，然而無論怎樣也追不上——因為沉重的隊列越加速度越加大擺着手在前進。

——怎麼，莫不是發瘋了麼？……完全像兔子似地跳着跑。

“好漢呀，孩子們，好漢呀……——科糾夫從蓋在眼前的額殼下面眺望着，眼睛是——碧色的鋼鐵一般，——這樣來一晝夜可以跳十俄里哦……”

他跳下四輪車，緊張着爭先恐後地跑，不久便消入那無限地連綿着在走的隊列中去了。

吊着死人的電信柱寂寞地遠離在後方了。縱隊的先頭向右邊轉彎。及走上曠野的大路上去的時候，令人窒息的塵霧又不可避免地飛騰起來

把一切包圍了。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那一麼的，規則整然的，沉重的足音，充滿着那像怪物似地，在沉悶地起波浪，急速地滾滾走向前方向的塵霧。

然而每個部隊一走近那被遺留在背後的電信柱的地方來的時候，便要停止起來。

墓場的靜寂把一切的聲音消滅，像雲霧似地流來。指揮官讀將軍的告示。幾千的輝耀的眼睛，不轉動地凝視，而心臟有着同一的鼓動，一個眼看不看的巨大的心臟在動悸。

五個人還是不動地吊在那兒。在那繩兒的環套下面，變黑了的肉破裂，骨骼白閃閃。

電信柱的頂上是烏鴉歇着，歪着頭，用貪慾的眼睛。在眺望下面。沉重的，催人嘔吐的燒炙的肉的臭氣漂漾着。

既而發出規則整然的音響，越加趕快地走下去。不知不覺地，命令也沒有地，漸漸蓋着很密的陣列前進。而大家忘記腦殼是露出的，像穿着絲線似地漸遠下去的電柱也不看，短小的明顯的中午的燕影也不看，只把那縮成細縫的眼睛裏的火花，釘住暑熱在戰標的着的遠方，走着前進。

由是號令，——

——戴帽！……

越加趕快，越加大擺着手，形成一樣的很密的陣列，向右轉灣，走上大路去，那兒塵霧把他們吞沒，和他們在一起滾滾地向前進。

幾千，幾萬的人走過去。也沒有小隊，也沒有中隊，大隊，——也沒有聯隊，——只有不可形容的巨大的全體。用無數步調步，用無數的眼睛，集無數的心臟做一個偉大的心臟在動悸着。

而一切，便好像一個人似地。永不分離地，滑入那熱蒸蒸的遠景之中去了。

斜長的影子橫着。山脈在方後蒼茫着。衰弱，疲勞，柔和起來了的太陽向一端沉落下去了。運貨馬車，兩輪馬車等，載着小孩子，載着負傷者連綿地拖着。

叫他們停止片刻，說，——

——是諸君的兄弟……將軍的行狀哦……

然後再繼續走下去，只聽到車輪的軋軋聲。只

有小孩子們在錯愕的囁嚅着，——

——姆媽，死了的人夜裏會出來的麼？

女子們畫十字，用衣裾撮鼻子，拭眼睛，——

——可憐呀。

老人們黑壓壓地在運貨馬車的傍邊走。而一切都分辨不出來。已經沒有電信柱了，支着天空的巨大的影在黑暗站着。由是空中無數的星光開始閃爍出來，然而黑暗並不因此而稍為明亮。周圍是山脈黑壓壓地形成斜面，山岳早已被黑夜閉鎖，四邊有着什麼事物看不見，只感着不可知的，神秘的，黑暗和平野橫在那兒。

暗淡的女子的叫聲聽得見，在眨眼的星兒都向一個方向搖着移走。

——啊，啊，啊，啊！！……那些東西好殘酷呀！禽獸……可咒咀的東西……給他們結果起來罷。善良的人們……請看看這些善良的人們呀！……

女子緊貼在電信柱上，把年青的蓬蓬的頭髮壓着摟抱冷透了腳。

剛強的手好不容易才把處從電信柱拖開，帶到運貨馬車的方面去。她像蛇一般地脫出，再飛到

電信柱邊去抱，由是再駭愕他，好像是開始閃耀着星兒們的天空自身，瘋狂地叫喊起來了，——

——你們的母親，在什麼地方？你們的兄弟姊妹們在什麼地方？！……一定不願意死的……你們的明瞭。你們的力量，你們的溫柔的言語，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啊啊，可憫地！啊啊，可憐地……什麼人也不爲着你們的事情哭，什麼人也不爲着你們悲傷……什麼人也不在你們的身上流眼淚……

再把她捉來，她滑溜溜地滾脫，由是瘋狂了的夜再叫喊，——

——那些東西好殘酷呀！……把兒子喫掉了。把斯忒盤喫掉，把你們也喫掉了呀。一時全都喫掉好了，連血，連肉，喫得滿腹是入的骨頭，眼睛，腦髓，喫得氣都轉不過來好了……

——陣列！！……算了罷……

運貨馬車不停，再軋軋地走下去。她的運貨馬車也去了。別的人們把她捉回來，她脫走，由是再，不是叫喊，而是暗闇狂暴地裂開，發瘋了的夜叫喊。

後衛隊從那兒經過的時候，用力把娃帶走，綁
在最後的運貨馬車上了。去了。

由是鬼氣森森，而臭氣在那兒漂漾者。

三十二

哥薩克貪慾地在從山裏到街道去的出口的地方等着。自從聖古巴尼起了叛亂的火焰以來，布爾什維基的勢力，到處在哥薩克聯隊之前，在義勇軍的士官部隊之前，在“加德茲特”之前退却，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夠把將軍們的狂暴的攻擊阻止，而要從市鎮到市鎮，從部落到部落地逃走了。

又在叛亂的起初，布爾什維基軍的一部隊，從如鐵一般的叛亂者的包圍脫出，和幾萬的避難民及幾千的運貨馬車做一起，形成散亂的巨大的解體的羣，沿着海和山之間的狹隘的帶逃走了。簡直追趕不上他們了，他們是那麼迅速地逃去的。而現在，哥薩克的聯隊在那兒築好陣地等着。

哥薩克的地方來了報告，據說由山裏浩浩蕩蕩地流下來的黨徒，有着無數的奪掠了的富——金啦，寶石啦，衣服啦，留聲機啦，大量的武器，軍用品哩這些東西；然而恐怕是因為浮浪的舊習慣，因為無家的生活的緣故罷，聽說他們都是穿着襤褸襤褸的破衣，赤着腳，帽子也不戴地在步行。因此，哥薩克上自將軍下至兵卒，沒有一個不垂着淚在等待——一切的富，一切的財寶，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制止不住似地自然在流到他們的手中來的哦。

將軍德尼金委託了將軍波克羅夫斯基，叫他在厄卡德里諾達爾編成部隊，用以包圍從山上降下來的徒黨，使他們一個都不能夠生逃過去。波克羅夫斯基好好地把我補給的軍團編成，沿着那從山上滾下來的泡沫飛迸的麥拉雅河流把道路遮斷了。由是開拔了部隊的部分前進。

哥薩克們勇敢地斜戴着哥薩克帽，搖着頭跨在要求韜繩的滿腹的善良的馬上。熱熱鬧鬧地前進。浮彫的武器發着響聲，在太陽之下燦爛，用帶子束着的烏厄爾格茲服漂亮地在翩翩習習，哥薩

克帽的上面絲帶子在閃光。

一面唱歌一面通過部落，哥薩克的婦女們運着煮的東西燒的食物給自己的兵士，老人在搬着盛酒的箱。

——只要一區就好，請你們捉一個布爾什維基來給我們看罷，我們真想看看山那邊的新的匪賊呀。

——會捉來的哩，把絞首台準備起來好了。

哥薩克們勇敢地曉得喝酒，又勇敢地曉得斬殺。

巨大的塵埃的雲霧白茫茫地在遠處飛騰。

——啊。是那些土匪呀！

不錯，是穿着破爛，污黑，累累墜墜的襤褸服，用稻草樹葉代做帽子戴着的一些土匪。

把哥薩克帽子戴好，把閃耀的劍拔出，把身子斜斜地坐在鞍上，由是哥薩克的馬飛也似地馳去，風在耳邊鳴。

——呀啞，殺啊！……

——鳥啦，啊，啊！……

在一分半——兩分鐘之中，奇怪的奇蹟發生

——哥薩克們攻襲；倒斃，破的哥薩克帽或被斬落了的頭從馬上滾下來，或是馬和騎手一時被鎗刺殺了。由是，轉回馬首，把身子俯伏在馬背上使人看不見地逃走，風更強地在耳邊響了，然而咻咻地響着的子彈終於把他們擊落馬下。被咒咀的浮浪人們進軍追趕，二，三，五，十俄里地一直追趕下去，——只有一個救濟，就是他們的馬疲憊着這一事。

哥薩克們走過部落；但是他們侵入，奪了新的馬匹，繼續再追趕下去；由是許多綴着白絲帶子的哥薩克帽滾落在曠野中，許多用銀帶子繫束着的愛厄爾格茲斯服，丟在綠色的墳墓邊，在黑色的收穫過了的稻田中，在森林裏變滅。

及哥薩克們走到伏在戰壕中的他們的前衛部隊的地方的時候，才得從他們的追跡逃脫了。

然而從山上下來的赤足裸身的徒黨，用全速力驅馳自己的騎兵隊。大砲轟擊，機關槍鳴動起來了。

科糾夫不願在日間展開自己的兵力；他曉得敵軍的優勢，怕曝露自己的兵力薄弱，在等待天

黑。到了天完全黑了的¹時候，和日間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不是人類，而是惡魔，又攻襲哥薩克起來了。哥薩克斬殺他們，突刺他們，用機關槍掃射他們。但是哥薩克終於越²少起來，他們的大砲吐着火焰的長條而聲音越微弱，機關槍的鳴動也越稀少，而步槍的射擊聲已經沒有了——哥薩克是在倒斃着的。

由是，終於支持不住，逃走起來了。然而黑夜也不能救助他們，——薩哥克在劍和槍刺之下成列地倒斃，把大砲，機關槍，砲彈遺棄。零零落落地逃散了，在黑夜裏，向森林，向谿谷間逃散了，——到底是什麼惡魔的軍勢來襲擊了他們，他們不能夠理解。

在太陽從曠野的波的背後長長地窺探出來的時候，在那廣漠無邊的曠野上，橫陳着許多不動的黑鬍子的哥薩克，——沒有負傷者，也沒有俘虜，——都不動地橫陳在那兒了。

在背面的輜重那裏，避難民之間狂起篝火

火煙，鍋在煮，馬上嚼乾草和小麥。砲聲在遠地轟動，但是誰也不去注意牠，——因為已經是聽慣了。在大砲聲一沉默的時候，從戰線上——或是傳命令的傳令，或是馬糞管理，或是爲着要會家族而脫出的兵士便要出現回來。這時，婦女們便要做着暗黑驚愕的顏臉，從四方飛奔到他的面前來，捉着馬鐙，挽着韁繩，——

——我的丈夫怎樣了？

——我的丈夫呢？

——活着的麼？

用在哀願似的，充滿着恐怖和希望的眼色追問。

由是，他用快步，輕輕地揮着鞭子，逢人問便答應地忽忽走過去，——

——活着……健在……負傷了……負傷……死了，執運回來……

他走過去；而在他的後面，則有的歡喜，安心地畫着十字，有的哭起來，有的要叫喊出來，好像死了似地倒下去，這樣人們使用冷水潑她。

把負傷者運來，——母親，妻，妹，戀人，鄰人

都來照料看護。把死人一運來，則他們要在死者的胸上悲愁，要流出永不歸來的眼淚，要發出慟哭，號泣聲。

一方面騎兵們已經去請和尚了。

——完全像家畜似地，十字架也沒有，線香也沒有地埋葬呀。

然而和尚裝腔作勢地說頭痛。

——什麼，頭痛……不願意去麼……給你的屁股改造一下。

馬鞭伸出去，一次，兩次，和尚好像着了火傷一般地跳起來，叫囂起來。命令穿僧衣。穿那有白色的刺繡的黑僧衣和同顏色的喪肩帶。把頭髮解散下來。命令帶十字架，和香爐，和香條去。

追捕助祭和寺僧。助祭是個肥大的男子，也穿着喪服，——是有着刺繡的墨喪服，臉——是紅的。寺僧是個瘦子。

齋洗完畢了。趕三人起身。馬用跑步走。和尚帶着助祭和寺僧趕着路。馬在動鼻端，騎手在揮馬鞭。

在輜重對面的庭邊的墓場那裏，已經聚集着

無數的民衆，在眺望。看到了，——

——看呀，把和尚趕育來了。

婦女們畫十字，——

——啊，這才得正式地送葬了，

而兵士們則，——

——看呀，——助祭也帶來了，寺僧也帶來。

——助祭真是魁梧呀，——肚子完全像是豬一般的大。

他們急急地走來了。氣喘喘地不能鎮定，汗水像溢注。寺僧敏速地安置了香爐。死人又着手不動地橫陳在那兒。

——上帝昌榮……

助祭疲憊地，唱出輕輕的低音；寺僧用鼻音快口地微弱地念着，——

神聖的主啊，神聖而堅固的，神聖而不死的
……

香爐的煙騰起青白色的流。婦女們掩抑着嘴，在微微地啜泣。兵士們則做着黎黑的枯瘦的顏臉，

粗暴地站站那兒——他們聽不到疲困了的和尚的聲音。

不戴帽子，高長的，騎着赤毛的馬的古巴尼人，就是追迫着和尚來了的那個男子，輕輕地掃着馬身。馬走逾兩三步。他轉身向和尚的方面，用墓場全體都聽得到的囁嚅聲說，——

——這狗東西，再是這麼完全像隻餓着肚子的豬似混過去，我就把你的皮……

和尚和助祭和寺僧，在恐怖之中用斜眼瞟了他一下。由是，寺僧突然地震撼周圍的聲音叫起來了，——烏鴉們騷然從自己的墓場飛起。和尚用次中音(Tehor)好像在哭泣一般地念，寺僧則用腳趾站着，眼睛突出，舉着尖聲的聲音，——！眾中騷動起來了。

神聖的安寧……

古巴尼人把馬勒轉，陰鬱地蹙着眉。像銅像似地凝然不動跨在馬上。大家一齊畫着十字，把頭垂下了。

在埋葬的時候，進行了三大的一齊射擊。由是
到女們響鼻子，拭着哭腫了的眼睛，說：——
——和尚真做得好極了——從心地。

三十三

夜把巨大的曠野，把波浪，把落日在地平線的
端末那裏蒼茫蒼茫的被咒咀的山脈，把敵方的部落，
都吞沒了，——那兒一點火影也沒有，一點聲音也
沒有，完全像什麼都沒有似的。連狗都被怒吼的大砲
所聾而沉默着。只有河流在騒鬧。

一日中，從那現在看不見的河的那邊的變成
灰色的哥薩克的戰壕，震撼天地似地大砲老在叫
喊着。他們不惜砲彈地射擊了。無數的砲彈，在曠
野上，在庭上，在谿谷上燃燒起來。對此，這邊則稀
少地，疲憊地，無精打采地答應着。

——啊啊……——哥薩克的騎兵得意地笑着
說：——沒有辦法了哦……——由是他們再按好

大砲，抽退，而再擊起來了。

在他們看來是很明白的，——對方已經爆破，沒有辦法，無能用射擊來答應射擊了。在旁晚之前，浮浪人們從河的對面開始要攻擊過來的時候，把他們迎頭痛擊了一陣，他們的散兵線便零零落落散亂起來，到處倒斃了。可惜現在是夜間，不然的話，便再給他一個痛擊哦。那裏，等一等好了，總歸早晨會再來的。

河流騷騷地響，聲音充滿暗闇全體。但是科糾夫很滿足，他那灰色的鋼鐵似的鏡眼在微微地閃光。是滿足的，——因為軍隊完全像從順的，柔軟的器具一般地在他的掌握中。他在旁晚之前作着散兵線，命令他們薄弱地攻擊，臥伏地上了。而現在，他乘着夜色，乘着天鵝絨般的墨暗去檢查了；一切都在應在的地方，一切都在河流的岸邊上，而在六沙仁（一沙仁約）_{（中區七尺）}高的崖下則水在騷鬧着。河流在騷鬧，令人憶起這一切開始時的那個騷擾的河與夜了。

兵士們個個在暗中匍匐，在搜索，在測量山崖。俯伏着的聯隊的個個兵士，在研究自己的地

點，而曉得清清楚楚。他們是不必像馴羊似地等待指揮來指示這指示那的。

山上下了雨。河流在日間是泡沫飛進地在奔流，然而現在是在騷鬧。兵士們是曉得的，已經計算着了，河流現在約有二，三，亞爾省，（一亞爾省約
中亦二八）的深，有些地方是非浮着過去不可的，——然而有什麼相干，就是浮着也不要緊。在天還未黑的時候，兵士們在窪地中，在陷落裏，在灌木中，在長長的草叢中，一面伏在不絕地在破裂的榴霰彈之下，一面在各自所負擔的義務中。偵察自己要襲擊的河對面的戰壕的一部分了。

左邊架着兩座橋——一個鐵橋和一個木橋，現在看不見。哥薩克們在那上面駐紮着砲兵中隊和安置着機關槍，這些現在也不見。

由科糾夫的命令，騎兵和步兵的聯隊。靜靜不動地站在被河流的騷音充滿着的暗闇中，和站在橋前。

夜色慢慢地，沒有星光，也沒有音響地在流着，只有那眼看不見的在奔走的的水的騷音，單獨地充滿着牠那荒寥的姿容。

哥薩克們伏在戰壕中，側耳在聽流水的聲音；槍枝雖不離手，然而他們曉得浮浪人們日間被痛擊了，夜間是不會渡河來襲擊的，——只靜靜地在等着。夜慢慢地流過去。

兵士們在崖端，在暗闇之中垂着頭，好像繃似地伏着，和哥薩克們同樣地在聽流水的聲音，而在等待。在等待，那覺得永久不會來的希望，終於開始來臨了，——緩慢地，好不容易地，暗示一般地，曙光開始呈現了。

什麼都還看不見——色，線，輪廓全都，然而暗闇已經衰病，光明開始透露了。黎明前的眼睛朦朧地擺盪着。

一種不可捕捉的東西在左側的岸上疾走起來了，——不是電氣的火花，也不是燕羣在無聲地飛渡。

從六沙仁高的岸上，好像從袋裏滾下來似地，兵士們和崩塌的粘土，砂，小石的碎塊一齊滾落下來了……河流在騷鬧……

幾千的肉體。生出幾千的飛沫，幾千被河流的聲音所消滅的飛沫……河流在騷鬧，單調地在騷

屬……

槍刺的林在黎明的灰色的霧靄中，突然在錯愕的哥薩克們之前出現了；工作在叫喊中，在切牙咬齒中，在呻吟中，在咒罵中沸騰起來了。不是人類，而是蠢動，紛爭，血糊糊的野獸。哥薩克們幾十幾百地被殺掉，被擊倒了。像惡魔一樣的，不曉得從何而來的力，再襲擊他們來了。那果是那些從古巴尼被追趕出來的布爾什維基們麼？不，那是另外的什麼生力軍。他們全部裸體，穿着襤褸也並非偶然。

右岸驚天動地地一吶喊起來，砲兵和機關槍便馬上開始從友軍的頭上射擊部落，騎兵聯隊瘋狂地馳過橋樑，接着，是像雪崩一般地，步兵走過去。砲兵中隊，機關槍被佔領，部落全體被騎兵中隊所充滿了。一個白色的東西從小屋裏跳出來，躍上無鞍的馬背，在曉霧中以可驚的速度馳着消逝了。

小屋，白楊，發白的教會——一切都越明顯地，呈現出來了。庭那邊的天空輝紅起來了。

做着灰色的頭臉，綴着金色的肩章的人們，從

和尚的家裏被拖出來，——把司令部的一部捉着了。在和尙的馬廐的旁邊的糞土堆上，把他們的首級斬下來。

河流的水聲消滅在騷音，叫喊聲，射擊，咒罵，呻吟的聲音之中，聽不見了。

搜索部落的“亞達曼”（部落的長）的家起來了。自屋脊裏到地下室，全部搜過了，——然而他不在；逃走了的。由是把小孩子們斬殺起來。亞達曼的妻，披散着頭髮，緊緊地摟着他們的腳被拖着。在行斬殺的一個人詰難地說，——

——爲什麼要好像自己被斫殺了一般地叫喊？我和你一樣地也有三個女孩兒哦！他們都埋在山中的砂礫中了，——但我一聲也不叫喚。

把女孩兒殺死在那兒，然後把狂笑起來了的母親的腦袋斫破了。

在玻璃的碎片散滿地上的一個小屋的旁邊，許多鐵路的從業員聚集着。

——將軍波克羅夫斯基散在這個小屋中了。你來遲一點。一聽到你們來了，他馬上把窗框打破，——看啦玻璃碎碎地散亂着，——只穿着一件

襯衣，連短褲子都不穿地就跳出去，躍上無鞍的馬背，騎着跳走了哦。

騎兵蹙着眉，——

——怎麼，短褲子都沒有穿地逃走？在洗滌麼？

——在睡着的哦。

——爲什麼呀，——赤條條地在曬麼？那裏有這種怪事？

——老爺們平常都是這樣的哩，說是爲着衛生，醫生這樣說的。

——咄，忘八蛋！連睡的時候都不像人。

吐了一口唾水，離開那兒去了。

哥薩克們逃走了。約七百人重重癱癱地橫在戰壕中，成列地橫陳在曠野上。有的盡是死人。而那些逃脫了的人，在逃生的緊張之中，對着這個不可知的惡魔的力，生出不可壓抑的驚愕之情來。

僅僅在兩日前，布爾什維基的主力在這個部落，哥薩克們把他們追擊趕走了，而且現在分隊還在追擊中。他們到底從什麼地方來呢？可不是惡魔幫助着他們的麼？

從曠野的遠遠的一端出現的太陽，長長斜斜地，使逃走人的眼睛眩暈起來了。

輜重，避難民，遠遠地沿着曠野，森林，土堆起伏的波狀地伸展着。同樣的鐮火上面的烟；同樣的非常枯瘦的小孩子的頭細瘦的頸支持不住。同樣地在鋪着的古魯買的天幕上面，死人又着手橫陳着，女子希斯德里底地悲嘆着在拔自己的頭髮，——是別的女子，不是先前的那一個。

兵士們聚集在騎兵的傍邊。

——你到什麼地方去呀？！

——喚和尚去來。

——豬鬃，和尚這些給他屎嗅好了！……

——爲什麼呀！沒有和尚地埋葬麼？

——科糾夫命令用那從哥薩克擄來的樂隊送葬哦。

——什麼，樂隊？樂隊是——銅的筒管，但和尚有活的喉嚨。

——那東西的喉嚨有什麼？叫起來要令人吐

子箱哦，然而樂隊是——却是軍隊的一部。

——樂隊！……樂隊！……

和尚！……和尚！……！

豬環，和和尚一起滾你媽的罷！……

由是樂隊和和尚，和最卑野的臭罵糾結在一起了。聽到了爭執聲的婦女們走來，狂暴地叫喊，

——和尚！和尚！

奔來了的青年兵士們則，——

——樂隊！樂隊！……

樂隊得到勝利了。

騎兵從馬上下來。

——沒有辦法，喚樂隊算了。

避難民，兵士們，連綿地走着前進，銅的聲好像得着勝利似地，一面鼓吹着悲哀和力的感情；一面陰鬱地緩慢地在響，而太陽則像銅似地輝煌了。

三十四

哥薩克被擊破了，論理科糾夫現在是非前進不可的，然而他却無論怎樣也不動。偵探，從本地方來的避難者，都衆口一致地說——哥薩克再在集中兵力，在組織軍隊。從厄加德里諾達爾那邊，不絕地有確信傳來，砲兵中隊在響着聲音挽大炮，士官的大隊在暗暗地前進，新的哥薩克的騎兵中隊在陸陸續續地到着，——科糾夫的周圍黑暗起來了，巨大地密集着的兵力越增多起來了。不錯，非走不可！非走不可，在現在還能夠突圍衝出，主力退去不遠的罷，然而科糾夫……不動。

因爲不等落後的縱隊前進，他是不能決心的。他們不中用是很明白的，若把兵力委托他們，

哥薩克會把他們擊碎——一切都要毀滅的罷。而這樣一來，在幾萬人的救濟者科糾夫的未來的可誇耀的榮譽之中，這個毀滅便要成爲一個無光彩的污點而存留着的罷。

由是他只得等，一方面哥薩克們在聚集漫漫增加起來的兵力。鐵般的格鬥，用難以克服的力量在施行了；數的騎兵轟擊起來，聲震曠野，撼天地，而榴霰彈不絕地在爆裂，破片開始飛向人們的身邊來了，——然而科糾夫不動，只命令兵士應射起來而已。日間則白色的砲烟在這兒那兒的戰壕上不絕地飛騰，柔軟地消失；到夜裏則暗闇不絕地開着火焰的裂口，河流的騒音已經聽不見了。

日過去，夜過去了。大砲叫得熱狂了起來，可是後尾的縱隊不來，還不來。第二天的日和第二天的夜過去了，然而縱隊還是不來。步槍子彈，砲彈減少起來了。科糾夫命令節省地注意地射擊。哥薩克們那方面則精神奮發起來，——看到應射稀少，不前進，——便決定對方已經無能爲力，在開始準備突擊了。

科糾夫連連三晝夜沒有睡覺，顏臉變成像軟

皮的半外套一樣地黃，而覺得兩足的下半截完全埋在地上似的。砲火不絕地在閃耀的第四夜來臨了。科糾夫說，——

——我睡一點鐘去了，若是發生了什麼事便馬上喚醒我。

只覺得眼睛剛剛閉上！便馬上有人走來了，

——科糾夫同志！科糾夫同志！……形勢不好……

科糾夫跳起來，自己身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一切都不清楚。儼若在拂開蜘蛛網似地，他用手撫着臉，突然沉默把他嚇醒過來了，——無日無夜地在轟轟怒吼着的大砲聲沉默了，只有步槍的聲音把暗間充滿着。形勢不好，——那麼，是迫近來了呀。或者戰線已經被突破了也未可知。他聽到了河流的流水聲。

跑到司令部，——一看，大家的顏色都變成灰白。把受話器拿起來——古魯賈的電話在此時有用處。

——我是——司令官。

受話器之中好像老鼠在唧唧以的聲音，——
——科糾夫同志，快送增援隊來。支持不住了。突擊。士官的部隊。

科糾夫好像石塊一般地對着受話器之中，
——不能送增援隊。沒有。抵抗到最後的一人罷。

從那邊則，——
——不成功。攻擊集中在我一個人，奮……
——叫你抵抗呀。預備隊——是一個也沒有的，我就去。

科糾夫已經聽不到河流的聲音了，——因為在黑暗之中，只聽得着前方的步槍聲在左右批批拍拍地響。

科糾夫命令了……話但還說不完的時候，——
啊，啊，啊！……

總是在喧鬧中，科糾夫也當得是哥薩克突入了。左右在斬殺——突破，騎兵部隊飛奔過來。

科糾夫跳出去，迎面碰着剛朝和他說過電話的那個指揮官望進奔來。

——科糾夫同志……

——你爲什麼在這裏？

——我已經支持不住……那兒已經被突破了

……

——你爲什麼把自己的部隊放着 不管 跑回來？！

——科糾夫同志，我自己來請求增援隊的。

——逮捕！

在地獄般的暗闇中，是叫喚，破碎聲，射擊。手鎗，步鎗的瞬息的火花，從運貨馬車的背後，從行李捆的背後，從小屋的墨魅惑的背後，在突刺着暗闇。那一個是友？那一個是敵？自己也弄不清楚……或者，互相在殘殺弟兄們也未可知……抑或，不是一場夢幻麼？……

副官走來，科糾夫在黑暗中分辨得出他的姿態，——

科糾夫同志……

昂奮的聲，——青年人是不願意死的呀。由是副官突然聽到，——

——怎麼了……已經不行了麼？……

從沒有聽過的聲音，未曾聽過的科糾夫的聲

音。別擊，叫喚，破碎聲，呻吟聲；然而在副官的腦中，半意識底地，瞬間，好像火花似地，一種冷峭的思想閃出，——

“啊，啊，你和大家一樣的是人……也想活的麼……”

然而這只是轉瞬間的事罷了。黑暗，看不見但是感得到，——像石塊似的科糾夫的脸，而從緊咬着的牙關擠出的那破蠟般的聲音，——

——馬上把司令部的機關鎗拿來準備突破。盡力集中在司令部和輜重的方面，盡力把哥薩克壓迫到運動貨馬車的方面去哦。騎兵中隊從右翼……

——是！

副官消入黑暗中去了。還是同樣的叫喊，別擊，呻吟，足音。科糾夫東奔西走在指揮。步槍的尖舌在左右閃爍，但是約五十沙仁之間是懸暗的——哥薩克把那兒突破了。然而兵士們不逃走，只是退却，隨處俯伏地上，在反擊着。在黑暗中，看得見從前方追進來的人羣，那越走越近……伏下，由是從那裏吐出閃爍的尖舌來；兵士們望着對方的

砲火在應射。

司令部的機關鎗拖來了。科糾夫對兵士們停止射擊，令他們只依着命令開鎗。他走就機關鎗，突然感着自己像水中的魚了。左，右——都是槍聲，砲火。敵方的散兵，一看到兵士們停止射擊，便馬上衝鋒過來了。——烏噫啊，啊，啊！……已經迫近，個個的人影響着身子，追着槍枝奔來的樣子已經分辨得出了。

科糾夫，——

——掃射！

由是把機關鎗開了。

特爾爾，特爾爾，噠噠噠，特爾……

由是黑塊成列地倒下了。散兵線動搖，顛簸……揀散起來，而逃回了。再是看不見的黑暗。射擊稀少了，河流的聲音又漸漸地高起來聽得見了。

在後方那裏射擊聲和叫喊聲漸漸也沉靜起來了，——支持不住的哥薩克們次第走散，丟棄馬匹，藏在運貨馬車的下面，或是躲入黑越越的小屋中去了。約有十個人被生擒。他們那火酒的氣味紛

紛的嘴巴，被刺刀碎裂了。

在黎明的時候，小隊把逮捕了的指揮官帶往墓場去；回來的時候他便不在了。

太陽昇起來，把那些不動地散亂在那兒的死人的散兵線照出來了。處處，在夜裏科糾夫所在的周圍，則屍積如山。對方派遣軍使來了。科糾夫許可他們收拾死屍，——若放置在那兒，是會在太陽的熱威之下腐爛的，——傳染病。

把屍體一收拾干淨，大砲便再鳴動起來，非人類底的轟音又震撼曠野和天空，沉重地在胸中頭上響了。

鑄鐵一般的鉛的破片，在蒼空中碎散。活着的人張着口坐在那兒，或是在步行——耳朵已經失掉感覺了；死人則不動地橫陳在那兒等人把他運到背後去。

步槍子彈將盡，彈藥車漸漸空虛起來。科糾夫不動，落後的縱隊還不見得來。召集會議，因為不願意只自己一個人來負責，——留在這兒便非金滅不可，突圍脫出——則後尾的縱隊要殲滅。

三十五

在遠遠的後方，在那連綿無限地沿着野的運貨馬車，馬匹，老人，小孩子，負傷者，說話聲，雜音在騷擾着的地方，——天色已近黃昏了。黃昏來臨，篝火的煙開始飛騰，一如每夜一般地。

這兒是距離十五俄里，在遠遠的曠野的末端的，然而沒有關係，大地還是終日要因為那不絕的遠遠的轟聲在脚下震動着。現在也是——可是經習慣了，大家不着意。

黃昏蒼茫，火煙蒼茫，遠遠的森林蒼茫。而在森林和運貨馬車之間，野原，那空虛的，被包藏着野原也蒼茫着。

說話聲，鏗鏘鏘鏘的聲音，動物的聲，水桶的

聲，小孩子的哭聲，而無數的燃紅的篝火的斑點。

在這個家庭的生活之中，在這個平和的混亂之中，那裏無緣的，那裏無緣而遙遠的聲音，突如從森林中發出，迫近這兒來了。

起初在遠遠的地方叫着，——啊，啊，啊，啊！
——從那傍晚的暗闇中，從那森林的暗闇中，——
啊，啊，啊，啊！——

既而離開森林現出五塊來了，第一塊，接着第二，第三——由是黑影展開，黑茫茫地形成波動狀沿着森林全體流過來，那逐漸變大，迫近野滿，同時，充滿着死般的哀愁的同樣的聲音，也逐漸變大迫近來了，——啊，啊，啊，啊！——

人，動物，凡在那兒的一切的頭，都轉向那邊去，轉向那不規則的波在迫進野滿，火光在閃的黑裂縫的森林方面去。

頭轉向那邊去，篝火形成紅斑點在燃。

由是一切的人都聽到了，——大地全體被沉重的馬蹄聲所充滿，那震動的遠遠的大砲聲被掩過了。

——啊，啊，啊，啊！——

在車輪，車轆，篝火之間，致命底的聲音喊出來，——

——哥薩克呀！……哥薩克呀！……哥薩克，烏，烏！！……

馬停止嚼草聳着耳朵聽，從何處跑來的狗在運貨馬車的下面號叫。

什麼人也不走，什麼人也不逃。大家都一眼不放鬆地，視着那黑溶岩在流的黑壓壓的黃昏裏。

充滿着沉重的足音的這恣沉默，被母親的叫喊所衝破了，她抱起唯一的沒有死掉的兒子，撲在胸前，奔向在足音中增加起來的溶岩去。

——殺！……殺！……殺！……

儼若傳染病似地，這聲音感染着幾萬的人，飛奔過去，——

——殺！……殺！……

在那兒的所有的人，都隨着手，有的拿棍棒，有的拿乾草束，有的拿頸圈，有的拿外套，枯枝，而負傷者則攪着自己的拐杖，在恐怕的瘋狂之中，而把手中的東西在空中揮舞，一面向自己的死滅奔去。

——殺！……殺！……

小孩子們拖着母親的衣襟，也在一面走，一面用細細的聲音喊，——

——殺！……殺！……

走來了哥薩克們，蓬蓬地握着閃耀的刺刀，在黑茫茫的夜霧之中，看到大海般地向他們襲來的無數的在搖擺的步兵之列，高舉着的無數的步鎗，黑壓壓地在翻翻飛舞的旗，而聽到無夜的野獸般的吶喊聲了，——殺！……

他們不知不覺像絃一發地拉緊了繃繩，馬跳起來，把頭掉轉，用屁股倒坐在地上，停止了。哥薩克們沉默着，踏上馬燈，尖銳地注視着那壓壓地向他們襲來的列。他們曉得這些惡魔們的辦法，——是不去射擊，而要响噦着响地，用惡魔般的鎗刺開始活動的。他們自從最初從山寨出現那時，一直到那晚上的襲擊，都是這樣幹下來的。那時，惡魔們默默地從戰壕中出現，——許多的哥薩克便橫陳在故國的曠野中了。

從運貨馬車的後面，從無數的篝火的前面，哥薩克們要碰到沒有武器的老人或婦女無力的羣，

而從這裏，從這個背面，從他們想要在全部隊之中放着恐慌的火的那裏，則有一陣一陣的新的兵士的大羣流來，用威嚇般的吶喊可怕地把全黑了的黑夜充滿了，——

——殺！……

一看到這無窮盡的羣，哥薩克們便轉身，鞭打着馬，而響着聲音向灌木，雜樹等的森林中走回去了。

臉上流着死的汗飛奔前進的婦女，小孩子，負傷者，老人等的前列，停止起來了，——因為哥薩克們已走，在他們的面前是空虛的沉默的黑鬱鬱的森林。

三十六

第四天的大砲在鳴動，據偵探的報告——帶着騎兵和步兵和砲兵的新的將軍，從買科勃來參加入敵軍了，會議的結果，決定今夜不等後尾的縱隊地突圍前進。

科糾夫下命令，——在傍晚的時候漸次把步鎗射擊停止，使敵人安心。大砲則施行很注意的對敵軍戰壕的試射，確定了瞄準，到入夜的時候完全停止射擊。聯隊則作着散兵線，在夜間之中，盡可能地趨近有敵壕的高台去，不使敵人覺察地伏下。部隊的一切的移動，在夜一點三十分終了。到一點四十五分的時候，一切瞄準固定了的大砲，一齊地施行每門大砲十個砲彈的急射擊。和最後的砲彈

發射了同時，在夜的兩點鐘下總攻擊，聯隊一向敵壕衝鋒。騎兵聯隊則預備做部隊的援助和追擊敵軍之用。

黑沉沉地，低低地，巨大的雨雲飛來，巍然不動地懸在曠野上。雙方的大砲異樣地沉靜，步鎗也沉靜，而河流的騷音開始聽見了。

科糾夫凝神地聽着這個河流的騷音，——不妙。一發鎗聲也沒有射到，先前的日和夜，大砲和步鎗是未曾沉默過的呀。莫不是敵人也在要做着他正想要做的事情麼，——那麼兩個突擊相逢，暗襲的意味失却，而終於兩者之中的哪一個要被擊破的罷。

——科糾夫同志……

副官走入小屋中來了，——跟着是兩挺持鎗的兵士，在這兩個兵士之間是武裝被解除了的一箇蒼白的，矮小的兵。

——何事？

——從敵方來的。從將軍波克羅夫斯基來的信。

科糾夫用尖銳的小眼盯住兵士，但兵士好像

放下了重担似地喘一口氣，開始說，——

——我被捕虜了。友軍退却，我們七人被捕虜了。其餘的六個被殺……

他停了下子。河流的聲音傳來，窗外黑壓壓。

——這是信。波克羅夫斯基將軍……把我臭罵了一大頓……由是怯怯地又加了一句，——而對你，同志，也臭罵了。他說，把這封信帶給那個狗東西！

科糾夫的在嬉戲似的火花(眼瞳子)狡猾地急縮，滿足地在將軍波克羅夫斯基親筆的字行裏走，

“……你這小子簡直是畜生，決心加入布爾什維基，強盜，浮浪人這一伙之中，把全俄羅斯的陸軍和海軍的士官都侮辱了。然而，你這個狗強盜，請別忘記你的浮浪人們的死日已經臨頭來了這回事哦，——你這小子已經不能前進了，老子的軍隊和格曼將軍的軍隊重重地包圍着的呀。老子們已經用確固的手把你這小子，把你這狗奴才捕到，無論怎樣也再不會放走了。然而若是希望赦罪，就是對於自己的行爲希望在囚兵中隊求饒恕的話，那

麼就命令實行內容如次的老子的命令：——今天馬上把所有的武器遺留在麥羅列鎮斯驛，把武裝解除了的徒黨帶到離驛四——五俄里的西方去。如這個實行了，便馬上到第四鐵道小屋來報告老子。”

科糾夫看時鐘和站在窗外的暗間。一點十分鐘。“這就是哥薩克停止射擊的理由呀，——將軍在等答覆的哦，”時時有指揮官們來報告——全部隊已經安然地接近敵方的陣地，伏下了。

“妙……妙……”科糾夫在心中說，眨着眼，沉默，平靜地，像石塊一般地看他們。

在窗外的暗間裏河流的聲音中，馬蹄聲急急地響起來了。科糾夫不禁冷顫了一下——“又發生了什麼嗎……只剩念五分鐘……”

聽到有人從響着鼻子的馬上跳下來了。

——科糾夫同志，——好不容易才把喘氣壓下，一面拭着汗淋淋的臉，一面說，古巴尼人，——第二縱隊來了！……

以不自忽地輝耀的光，夜，敵的陣地，將軍波免羅夫斯基他的信，遠遠的土耳其，燃燒起來了，

——在那兒，他的機關鎗掃射了幾千的人們，但維科糾夫却在幾千的死之間生存下來了，——爲着要指導，救出自己的人和其他幾千沒的援助的跟着他來的那些有破哥薩克滅亡的運命的人們。

兩匹生着黑毛似的馬，什麼都辨別不出地在夜間中跑着。什麼軍隊的黑列，走入部落裏來了。

科糾夫跳下，走入照耀得光亮亮的富裕的哥薩克的小屋去。

在桌子那邊，斯莫羅古羅夫儼若豪傑一般，挺直着身子，用玻璃杯在喝濃厚的茶；黑髯在漂亮的新的水兵服上投着陰影。

——啞呀好麼。老弟，——他從頂至足瞧着科糾夫，一點也不想由此侮辱他地，用天鵝絨殼地深沉的圓滑的低音說了，——喝茶麼？

科糾夫答，——

——再過十分鐘我的部隊要突擊。部隊現在伏在敵壕的就近，大炮已經準着，請把第二縱隊槍做兩翼，——那裏，勝利是必定的。

——不給。

科糾夫不閉着牙關，好像擠出一股地，——

——爲什麼？

——還沒有到哦，——斯莫羅占羅夫善良地爽快地說着，從上面嘲笑底地俯視短小的穿着襪樓跟的男子。

——第二縱隊已經入部落了，我親眼看到的。

——不給。

——爲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他用深沉的美妙的低音說。——因爲疲憊着，非給他們休息不可呀。又不是剛生出來的人，這點點道理都不懂的麼？

科糾夫的身中，儼若被壓抑着的彈簧似地，一切的感覺都用彈力跳出來了，——“若是被擊破，大家都一樣哦……”

是鎮定地說，——

——那麼，最少請給做預備隊送到驛站那身去罷，我把這邊的預備隊撤散，增加入突擊部隊。

——不給。我的話是神聖的，這你該曉得罷。

他從屋角跑到屋角地踱來踱去，而在他那巨大的姿容全體，在他那本很善良的臉上，現在如牛一樣的頑固的表情來了，——到了現在，就是用車棒來毆打也不行了。科糾夫理解這個，對副官這樣說了；——

——走罷。

——請等一等，——參謀長站起來，走近斯莫羅古羅夫的身邊去，同時很柔和慎重地說，——厄列麥，亞歷舍威支，送到驛站去不相干哩，因為只是預備。

可是話裏却是這樣說的，——“若科糾夫被毆破了的話，我們也是要受難的。”

——唔……就是我……也別有什麼……可以，把到了的部隊帶去罷。

斯莫羅古羅夫一頑固起來，就是槓杆人動不得他。然而在那從他沒有預期到的側面所加的小壓力之前，却要周章起來而屈服了。

生着黑鬍的顏臉又善良地柔和起來了。他用巨大的手敲着短桿的男子的肩膀，——

——唔，老弟，怎樣，噯？我們是，老弟，是海上

在狼，若是在那兒的話，就是惡魔也足夠把他打得像落花流水的，可是碰到陸地，便完全像是瘋子和豬的不相投一樣了。

由是，露出在鬚髯下貓目的牙齒笑出來了。

——喝茶麼

——科糾夫同志，——參謀長親熱地說，——寫寫命令書，直縱隊可以做你的預備隊開拔到驛站去的罷。

然而話裏却是這樣說的，——“如何，老弟，無論怎樣攪，結局沒有我們的援助是不成功的罷……”

科糾夫走出控馬的地方法，在暗闇中靜靜地對副官說，——

——你留在這兒罷。和縱隊一齊到驛站去，到了後便立刻來報告我。區區常常要被驅的哦。

兵士們拉着長的散兵線，把身子緊貼在堅固的地面俯伏着；濃黑的夜低低地壓着他們。像野獸般尖銳的幾千的眼睛充滿着暗闇，但哥薩克的壕

中一點也沒，話聲也沒，只有河流在騷擾着。

兵士們沒有帶着點錶，但各處期待的彈性越加強地緊張起來了。夜恰像沉重地不動的東西似的，可是各人感得着兩點鐘是在怎樣緩慢而確實地在爬下去的。時間在那不絕地在奔流的流水聲中流逝。

不管大家是在專心等着，夜却完全像是不意地突然裂開，而在那裂縫之中，深紅的雲的球炎炎地燃燒起來了。三十門的大炮大聲地不停地叫喊出來了。由是在夜裏看不見的哥薩克的戰壕，因耀目的榴霰彈的爆發的碎片，便像火焰一般地顯現出來，這碎片再爆裂，連那看不見的蜿蜒的線也照耀出來了；那兒人們在死滅下去。

“……啊，夠了，……已經夠了！……”哥薩克們一面苦悶地這樣想着，一面把身子緊貼在乾燥的壕壁，焦灼萬狀地在等那墨雲的深紅的邊緣停止閃爍；等裂開了的夜閉鎖，等這個割腸斷腹般的轟音沉默，可以讓他們呼吸一下的時候再來臨。然而還有同樣深紅的閃爍，同樣的沉重地響徹大地胸膛膈殺的轟音，而同樣地在這兒那兒的人們的

苦悶呻吟。

既而和夜突然裂開了的時候同樣，暗開不意地閉鎖下來，由瞬息迫來的靜寂，把深紅地在閃爍的雲，把非人的大炮的叫聲都一齊消滅了，由是戰壕下現出黑魃魃的人垣，接着是活的野獸的吶喊聲滾來了。哥薩克們蹣跚地從戰壕走出——因為不想和妖怪作對頭的，可是又來不及了，——戰壕被死人填滿了。由是便勇敢地對殺起來了。

不錯，是惡魔的力呀，——追擊十五俄里（一俄里約中國一里半），而且十五俄里只用一點半鐘走了。

將軍波克羅夫斯基，收集哥薩克的騎兵中隊，斥候大隊，士官大隊的殘兵，把無力了，什麼都不清楚了的人們帶回厄加德里諾達爾去，把道路完全開給浮浪人們了。

三十七

緊張着全力，沉重地踏着大地，闊步地運着腳，密集，穿着襁褓，藉着塵垢的眉毛，而被火柴燒灼的陣列，在走着前進。在眉毛的下面，是小裏點的眼睛在尖銳地閃爍，一眼不放鬆地盯着荒寥的曠野的熱蒸蒸的空氣在顛倒的一端。

急急地拖着跑的砲車沉重地在鳴動。馬在塵霧裏苦悶地搖頭……砲兵一眼不放鬆地盯着遙遠的蒼茫的地平線。

輜車無窮地運綿着，在巨大的，一瞬間也不消滅的音響中前進；孤獨的母親，在他人的運貨馬車的傍邊急忙忙地走着，那赤腳在揚起路旁的塵埃。在那變黑了的臉上，是永久不止哭的眼睛在閃着

乾枯的光芒，而一眼也不放鬆地正盯住那同樣的曠野的蒼茫的地方。

負傷者也混在羣體的匆忙之中前進。有的用那髒髒地綁着的脚任一跛一拐地拖着，有的提高肩甲，在闊步地運着拐杖；有的用枯瘦的。無力地擱着運貨馬車的繩緣；——然而無論誰都是一樣地眼不轉睛地盯着那同樣的曠野的蒼茫的遠方。

幾萬的充血的眼睛緊張着在望前方，那兒——是幸福，那兒是——苦惱和疲勞的終結戰。

故鄉的古巴尼的太陽在燃燒。

歌，聲音，留聲機都沒有聽到。而這一切——有飛騰的塵霧中的無止盡的軋軋聲，沉重的蹄聲，搖搖擺擺的列的很密的足音，騷擾的蒼蠅的大羣，這一切共同形成急速的旋，向那兒好像在招的蒼茫着的秘密的遠方流去。現在，現在那就要展開，心臟就要狂喜地叫喊來罷，——友軍呀！

然而無論怎樣走，無論走過好多的部落，田莊，鄉村，村落，却一點也不變——蒼茫的遠景遙遙地倒退；同樣地是秘密，同樣地是難達到。無論經過什麼地方，到處是聽到同樣的話，——

——在是在了的，但是已經去了哦。直至前天還在這裏，可是慌忙地，著急地，大家都起身走了。

不錯，到這兒來了呀。這裏有馬鞍。到處散亂著乾草，到處是馬糞；然而現在呢——空虛呀。

此處是砲兵駐紮過的哦，消滅了的篝火の灰色的灰，而砲車的轍的沉重的印跡，從部落的那邊轉彎着向本道去。

路旁的金字塔型的老白楊樹，樹枝剝落了的深傷呈着白色——那是輜車的輪碰壞了的。

爲着要追主力部隊而在德意志的戰鬥艦的榴彈之下走，和古魯買入戰鬥，爲着此而把小孩子遺棄在豁谷間，瘋狂地和哥薩克奮鬥來了的人們，在談論着這事——在這兒了，直至昨天，直至先刻還是在這兒的呀。然而，蒼茫的遠景無盡頭，難到達地在前方走着。由是和先前一樣地又是急忙的蹄聲，匆忙的輜車的軋軋聲，慌忙地跟着走的蒼蠅的陣，永不沉默的無限的足音；而塵埃則儼若洩落袋似地，在農萬的人們之流的上面捲旋渦。和先前同樣，在那永不離開地連結着曠野之端的視線之中，不死的希望依然在漂漾着。

瘦弱了的科糾夫——皮膚焦炙着——陰鬱地乘在達蘭達斯(旅行用馬車的一種)的上面，和衆人一樣地，終日終夜那小小的灰色的眼睛，總不離開那圍繞遠方的綫，在他，那也是一樣秘密地不可解地不展開牙關緊緊地閉着。

就像這樣，他們一村過了又一村，一部落過了又一部落，一日過了又一日，疲憊地走着前進了。

哥薩克的婦女們低垂着頭，奉迎；而在那優柔的隱蔽的眼睛裏——則宿着憎惡。但等至他們一去，便要以驚奇的眼睛目送着，——誰個也不殺人，也不搶劫，——本是些可憎的野獸呀，真奇怪。

在宿營科糾夫的地方有報告來，——和先前同樣，就是前方哥薩克的部隊不加駭惶地把路開着。無論是日間夜裏，對縱隊一個襲擊也沒有。而一通過，便把道路再遮住，對後衛隊連一摸也不敢摸地。

——好！——曉得厲害了呀……——科糾夫說着，把隆隆的筋肉動了。

下命令，——

——派遣騎兵到所有的輜車，所有的部隊去，

監督不讓一個停滯起來。給停了是不行的。要繼續走下去。宿營的時間不得超過三點鐘以上。

由是輻車再緊張着札札響起來，疲憊的馬拖着車的索子，大砲急忙忙地拉着發出沉重聲響。無論是在熱蒸蒸的日間的塵霧中，在星兒閃閃的暗夜裏，在還沒覺醒的黎明中，沉重的不死的光響，都一樣地在古巴尼的曠野上連綿地響着前進。

科糾夫得到報告，——

——馬匹倒在路上，部隊裏有人落伍了。

然而他只是緊咬着牙關，好像擠出來似地，

——

——把運貨馬車拋棄罷，行李搬到別的車上好了。注意落伍者，鼓起他的勇氣來。趕快步調繼續走下去哦。

又是幾萬的眼睛，終日終夜一瞬不放懇地盯着那圍着麥子刈了後的荒寥地蒼黃着的曠野及遙遠的地平線。而和先前一樣地，無論在那一個部落村莊，哥薩克的婦女們要隱藏着憎惡，柔和地說，

——

……是在了的，但已經去了；——昨天還在

這裏哩。

哀愁地四顧，和先前同樣呀，——冷卻了的篝火，散亂的乾草，馬糞。

突然，在一切的輜車之間，在一切的部隊之間，在婦女之間，小孩子之間，有一種話傳說起來，

——

——把橋梁爆破了……走去了之後把橋梁爆破了……

農婦哥爾比諾，也一樣地眼中宿着恐怖，用抖顫着的嘴唇說，——

——把橋爆破了。逃走了之後把橋破壞了……

兵士們枯瘦的手持着鎗枝，也一樣地在說，

——

——把橋破壞了……丟開我們逃着把橋破壞了……

縱隊的先頭，一走到河，小河，或者斷崖，沼地來了的時候，便大家都要看到，——破壞了的橋板開着口，好像黑牙齒似地臥裂着的斷木屹立在那兒，——道路中斷，絕望漂着。

但是科糾夫用那蓋在眼上的額殺命令，——

——把橋梁修理起來渡過河去。編成持着銳利的斧頭的特別部隊來。放騎兵到前方去和前衛隊在一起。從地方人民那裏收集木材，木板，角料，運到先頭來。

斧頭的聲音在響，白的木片在太陽的輝耀下面飛躍了。由是，又是幾千的羣，在限的輻車，沉重的砲兵，從那像活的線似地在搖，在軋軋響着的橋板上流過去；而馬則錯愕地一面用斜眼眺望兩邊的水，一面很注意地響着鼻子走。

無限的人類的流在向前奔往，和先前同樣地，一切的眼睛都盯着那邊，盯着那和先前同樣難到達的一線把曠野和天空區劃着的遠方。

科糾夫集和幹部，一面勦着肉瘡一面鎮定地說，——

——同志們，友軍用全速力離開我們走去……

暗淡地有人答他說，——

——我們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一面逃走一面把橋梁破壞。我們不能夠持久這樣下去的；馬是倒斃幾十匹。人們在力竭地落伍，落伍了的人要全部被哥薩克殺死。在現

在，是因爲我們把那些狗東西懲罰了，叫以哥薩克們害怕把道路開給我們，將軍把他們的部隊帶着離開我們去的；然而事情是同樣的，——我們仍然是陷在鐵輪中的哦。所以，若是長久這麼着，那些狗東西就會把我們絞殺的罷，——步鎗彈不充足，砲彈很少。我們得想什麼方法突破這兒過去。

他用那小小的在眨着的銳眼四顧，衆人默默不做聲。

這時科糾夫明瞭地，從牙齒間把話擠出來一般地說了，——

——非突破不可。若是用騎兵隊，——我們的馬不好，禁不起追縱，要都被哥薩克斬殺的。這樣一來，哥薩克得着勇氣，便會從四方八面向我們攻襲過來的罷。用別的方法是必要的。非突破，帶消息給友軍知道不可。

又是沉默。科糾夫說，——

——獵師在麼？

一個青年站起來了。

——舍里瓦諾夫同志，帶領兩個兵士，坐汽車馳去罷！無論有什麼事情也要突破過去。追到了的

時候，就對他們說，——在後面追的是我們，爲什麼逃走呢，要把我們拋棄的麼？這樣。

約過了一點鐘之後，斜斜的太陽照着的司令部的小屋旁邊，站着一輛汽車，兩個機關槍在上面窺着，——一個向前方，另一個向後面；司機的和一切的司機同樣地穿着滿是油垢的襯衣，集中精神，嚴格地，口不離紙煙地在檢查，及檢查完畢的時候，在汽車旁邊慌忙着。舍里瓦諾夫和兩個兵士的年青的臉上，英氣勃勃，沒有半點恐懼的顏色，但在眼裏則藏着秘密的緊張。

發出聲響，動起來，在空中畫着線，騰起灰塵，穿着孔，逐次變小，終於像斑點一般地小起來，而消逝了。

然而無限的羣衆，無限的轎車，無限的馬匹，一點也不曉得汽車的事；只在流着前進；有的持着希望，有的抱着絕望地，一面凝視着遙遙的蒼茫的遠景，一面不休不息而陰鬱地流着前進。

三十八

從正面吹來的狂風正響。小屋，路旁的白楊樹，顛柵，遠遠的教會等，在兩側斜斜地傾着，倏忽間就向後飛去。在大路上，在曠野上，在部落裏，在道路中，人，馬，家畜等，在還沒有表現出驚愕之中，便已經看不到什麼了；只有，是看到沿路的灰塵，從樹木上剝下的樹葉，被捲起的稻草等，在瘋狂地飛舞着罷了。

——一定是發了瘋了哦。不曉得是那一邊的人？

哥薩克的騎兵巡察，哨兵等屢次要給這瘋狂地飛馳而來的汽車逃脫過去，——最初以為是友軍，——什麼人敢這樣深入他們的險地呢？過後——

覺察了，——便射擊，一鎗，兩鎗，第三鎗，然而中什麼用呢！只徒然聽着那汽車向空氣中鑽進去，飛也似地消失罷了。

就像這樣地在響與音之中，一俄里之後又一俄里，十俄里之後又十俄里地飛過去。若是車輪燬破，或是生出什麼故障來了的時候，那就糟糕了。兩架機關鎗在前後緊張地守望着，四對眼睛一眼不放鬆地在監視從正面飛來的道路。

在轟轟的音響之中，汽車一面發着瘋狂的呼氣和細小的呻吟，一面只管向前驅馳。及走到河邊來，看見橋梁的斷木像裂齒似地突出着的時候，那真恐怖極了。那時他們趕快飛到附近去，迂繞着一大環的路，在什麼地方把住民的木材拿來，一時底地接好橋梁，然後突進過去了。

到傍晚的時候，遠遠地看到大部落裏的鐘樓。庭，白楊樹等，迅速地大起來，小屋從正面飛也似地奔來了。

兵士翻着完全變色了的顏臉，突然用尖銳的聲音，——

——伙件哦！！……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真的麼!!……

在奔馳的汽車的響聲，也不能夠把這話聲消滅下去。

——伙伴哦!伙伴哦!!……看呀!……

舍里瓦諾夫站起來，便不至於落入誤謬的幻滅，喊，——

——烏咄啊，啊，啊!!……

高大的騎兵巡察從正面走來了，——帽子好像罌粟地紅着。

在這一瞬間耳邊聽到瑟瑟的，微細的，像歌聲似地，——嗩……嗩……嗩……越遠越遠下去的好像蚊子的歌似地。由是從綠的庭的背後，從羅巴的背後，從小屋的背後，步鎗的射擊聲飛出來了。

舍里瓦諾夫喫了一驚，——“伙伴……從伙伴打來……”由是他儘管揮帽子，用斷斷續續的聲音，小孩子氣地細聲喊叫起來，——

——伙伴哦!……伙伴哦!!……

在這個汽車驅馳着的狂風之中，聲音是可以聽得到的麼。他自己理解這一點。搥着司機人的肩

膀，——

——停車，停車！……停起來！……

兵士們把頭藏在機關鎗的背後司機人在這幾瞬間之中，用可怕地瘦削着的顏臉，突然把被煙和塵粉包着的車停止起來，便大家都向前傾倒，這時車蓋中碰得響着，兩個子彈飛入來了。

——伙伴哦！……伙伴哦！……——四個人的喉嚨叫喊起來。

射擊繼起。騎兵巡察一面射擊一面跑來。

——要被鎗殺的呀……司機的一面旋退着旋轉把手，一面用僵硬了的嘴唇說，把車完全停住了。

攻襲過來了。幾十個鎗口黑懸懸瞄準着。有幾位騎兵恐怖地做着歪臉，超自然底地一面臭罵着，一面從馬上跳下來，——

——退開機關鎗！……舉手！……滾出來……

別的騎兵們一面從馬上下來，一面做着蒼白的臉喊叫，——

——把他們殺死！做什麼呆着……是士官哦，這狗東西！

從刀鞘裏拔出來的劍好像斬着一般地閃爍起來。

“要被殺死”……——舍里瓦諾夫和兩個兵士和司機的，一齊急急地從車中跳出來了。然而在昂奮着的馬的鼻端之間，在揮起來了的刺刀以及瞄準着了的步鎗之間，一清省了，便馬上鎮定地，臭罵了起來，——

——發瘋了麼……對着伙伴……是不是眼睛生着什麼烏！連不看看文世，若真的殺了，想後悔還來得及麼……這臭傢伙！！……

騎兵們如淋了一盆冷水，——

——什麼人呢？

——什麼人！……首先就該這樣問，然後射擊哦。快帶我們到司令部去罷！

——原來，——他們好象謝罪似地一面說着，一面騎上馬，——在前邊拜有裝甲汽車衝來，給他一個痛擊了。那時發生了非常的騷亂哩。唔，坐上去罷。

五個人坐上車了。兩個騎兵參與着，別的騎兵提着快鎗，很注意追隨着。

——同志，你們車不要開太快了，不然的話我們是趕不上的，——馬是非常疲憊的哦。

走到庭的地方來，滑入街裏去了。碰到的兵士們，都要站住極口地臭罵起來，——

——殺掉罷，這狗東西！要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夕陽的影斜斜地伸着。什麼地方在醞釀地高聲唱歌。被破壞了的哥薩克的小屋的被壞了的窗口，在路旁的樹木的後面開着。倒斃在路上的沒有收拾起來的馬在發出惡臭。路上到處是不必要地堆積，散佈着乾草。在籬巴的對面那兒，是葉落枝折的弄得亂七八糟的果樹。無論通過好多的部落，道路，後庭，——一匹鷄也沒有，一隻豬也不見。

在司令部的前面停了，——是個很大的和尚的家。在入口的旁邊的刺草叢中，兩個醞釀的人在打着鼾聲。在廣場的大砲的旁邊那裏，則兵士們在玩撲克牌。

倏一陣走入隊長的地方去了。

舍里瓦諾夫，因為幸福，因為自身的體驗，一面非常感動着，一面應接不暇似地，開始斷斷續

殺，從一個事件跳到別一個事件地，陳述着關於行軍的事，關於和古魯買人及哥薩克的戰爭的事來了，——

——……母親們……把兒子遺棄窪地……運貨馬車掉落豁谷裏……子彈用到最後的一粒……以空手！……

由是，突然中絕了，——隊長撫着長髮，用手掌支着有粗鬍子的頸，鬍着背，靜靜地用冷淡的眼睛盯住他，坐在那兒。

年青的被太陽燒炙着的幹部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一絲絲的笑容都沒有。做着石塊般板硬的顏臉，冷淡地在聽。

舍里瓦諾夫感着頸，後腦部，耳朵正疼，突然把話中止！用嘎啞的聲音，——

——這是文書，——說着，把紙張呈出。

對手連看都不看地把文書遞給副官；副官無精打采，好像早就豫定着似地檢閱起來。隊長目不轉睛地，以明瞭的聲音說了，——

——我們這裏得到完全全反對的報告。

——什麼？——舍里瓦諾夫的臉和額全都漲

紅起來了，——那麼你們把我們……你們把我們的事……

——我們這裏得着完全相反的報告，——對手依然同樣地在撫長鬚，支着額，不睬舍里瓦諾夫的話，凝視着，鎮定地，執拗地繼續說下去，——我們這裏得着正確的報告，——從達馬尼半島脫走出去的全軍隊，在黑海沿岸全滅了，一個人都不殘留。

室中嚴肅地沉靜起來。從教會的背後發出的咒罵和啾啾的兵士的聲音，流入開敞着的窗裏來。

“他們的部隊——是解體了的哩……”——舍里瓦諾夫以不可思議的滿足這樣想了。

——請等一等……這文書還不能夠使你相信的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非人底鬥爭之後，超人底地努力着突破敵人的障地趕到伙伴的地方來了，而一看這兒却……

——尼基達，——隊長再鎮定地說，手離開額，站起來，把有着長長地垂在兩側的口鬚的高長的身體站穩。

——什麼事情？

——把命令書找出來。

副官在皮匣中搜尋，取出紙張，呈給了隊長。隊長把那紙張放在桌上，身也不動，完全像是從鐘樓上看下來似地，念起來了。儼然像是要用這個從高處念着的態度，來強調地表示他和在這裏的一切的人的意見，早就決定了似地。

——“司令官命令第七十三號。得到將軍波克羅夫斯基給將軍德尼金的無線電，據這個報告，說有無數的浮浪人的一隊，從海，從不亞普舍的方面在前進。這習野蠻的一隊，是從德意志回來的俘虜及水兵所集合的。他們武裝完備，大砲食糧都豐富，在搬運着許多奪掠的財寶。本軍隊對這些武裝的豬羆們，在當處殺戮，正在把他們的一切掃蕩着，——優秀的哥薩克及士官部隊，加德茲特，孟什維基等，在城殺布爾什維基。”

高長的男子依緣在桌邊，用手掩着紙張，盯住舍里瓦諾夫，明瞭地重複說一遍，——

——在城殺布，爾，什，維，基！

然後把手鬆開，同樣地站在那兒接着念下去，

——“因此下命令，——不^停止地繼續退却。通過後的橋梁須得破壞，把過渡的一切手段除去，把所有的船隻盡行燒毀。各部隊的隊長，對退却的秩序須得負責任。”

他又發^視着舍里瓦諾夫，連不給他開口的工夫，就說起來了，——

——委曲是這樣的，同志。我並沒有意思要疑心你們，可是請設身處地替我們想想，——我們的會面……這回算是第一次，而且報告是你所看到地這樣明明白白寫着……我們沒自權利賊……大衆相信着我們，那麼我們就要成爲罪人了，若是……

——可是那還在等着的呀！——舍里瓦諾夫絕望地叫起來。

——我曉得，曉得，不要那麼冗贅。這樣罷——先去拿東西罷，恐怕肚子是餓着的，而你的兵士也……

“只要一人一人地訊問哩……”舍里瓦諾夫想着，突然感到非常想睡眠了。

就食的時候，美麗的曠野的哥羅克的女子；把
盛着非常油膩的菜汁的湯碗放在裸露着的桌上，
碗中沒熱氣騰起來。女子低低地垂首，——

——請吃罷，諸位。

——什麼，這個妖婦，你先喫着罷。

——哦，什麼意思哩！

——快點，快點，

她畫着十字，拿起湯匙，舀着突然騰起熱氣來
了的菜汁，一面吹着，一面很仔細地啜起來。

——再多喫一點！……並不是什麼自慢哦，
——好幾人，把我們的伙伴毒死了，狗東西！拿酒
來！

食事之後這樣約了，——舍里瓦諾夫坐車轉
回，這兒送騎兵中隊和他一道去查一查確實的情
形。

汽車自制着似地在走，見過了部落，田莊反
對地向後退去。舍里瓦諾夫被兩個騎兵護衛着。他
們的顏臉很緊張地捏着手鎗。周圍是，——在前，
在後，在旁邊，騎兵的馬在走着，時而一齊，時而各
別地，兵士們的屁股在廣闊的馬鞍上沉重地一起

一落，地面馬蹄在閃動。

汽車自制着似地在走，塵埃在後面慢慢地飛騰跟着。

坐在車中的騎兵們，臉上的緊張漸漸弛鬆起來，在那自制着似地在走的汽車的聲響中，好像很信賴着地開始對舍里瓦諾夫陳述悲痛的話來。一切都沒有辦法，零零亂亂，戰鬥命令不聽，在小小的哥薩克的羣的面前也要驚走，捆着行李從在那體着的部隊脫走到任意的地方去。

舍里瓦諾夫把頭垂着。

“若是途中隨着哥薩克，一找便都完了……”

三十九

一顆星兒也沒有，因此，柔軟的天鵝絨把一切都吞沒了，——無論是籬笆，道路，金字塔型的白楊樹，小屋，庭，都看不見。火光好像扣針的刺激似地散點音。

在黑暗的廣範中，感得到那眼看不見的排在那兒的活動的曠野。並不在睡着。忽而聽見水桶在暗間中碰着響，忽而就聽到被劍痛了的馬在咬牙齒，蹙腳聲；忽而聽到“站，站，站，站，站住，畜生！……”，忽然就聽到母親的有規則地，單調地，在搖着兩個調子，——啊，鳴，鳴！……啊，鳴，鳴！……啊，鳴，鳴！……

遠遠的射擊——曉得這是友軍的，伙伴的。廢

擾，聲音等成長起來，不曉得是爭鬥，還是友朋底的歡迎；既而靜寂——，由是又暗間。

——最後的，今天的……——用好聽的，疲憊的，微笑的聲音。

爲什麼不能睡眠的哦？

遙遠的，和就在窗下的砂的音，車輪的響。

——哦啞，到哪兒去？伙伴就在那裏。

然而誰也看不見，——是黑暗的天鵝絨呀。

真奇怪，不疲勞的麼？不放鬆的眼睛不是連日連夜盯着那遙遠的一線了麼？

儼若這個九月的天鵝絨，眼看不見的籬巴，基賈克（啞乾索音的發所放的響）的臭氣，一切都是焦等得那麼長久的自己的家裏的，親族的，血緣的東西似的。

明天要在部落的那邊和主力軍隊做同胞底會面。因此，所以夜被那在流走的移動，被蹄音，說話聲，囁嚅聲，車輪的音，被微笑，好睡的打盹的微笑所充滿着。

細條的光線從稍開着的門縫裏射出來，橫在

地面，越過籬巴轉折，走到那遠遠的該蹂躪了的菜園中去。

但在小屋之中，是湯壺在沸騰，牆壁光亮着。食器，白麵包等排着。清潔的桌圍。

科糾夫連不束着衣帶地坐在椅上，多毛的胸膛看得見。肩落，手垂，頭低低的俯着。像主人從田裏回來的時候一樣，——用白閃閃的犁鋤掘翻着黃油油的地層，終日勞動了，而兇狂是手脚都滿足地疲困着，女人在準備晚飯，桌上排着食物，壁上點着滋滋在生火煙的馬口鐵的爐，——像個主人似地疲乏了，疲乏於工作了。

站在旁邊的兄弟也不執武器。悠閑地在脫統靴，熱心地在熬着那完全磨損了的靴子。科糾夫的妻用慌忙的手勢把湯壺的蓋拿開，——狂暴的熱蛋迸出來。拿出熱蒸蒸的沉重的布，從裏面選出雞蛋，排在盤子上面，而那些雞蛋是圓圓白白的。壁角那邊掛着聖像。

——喫罷，請坐下來。

突然，好像被斬殺的人似地，三個人的頸項扭轉了，——看到一個，兩個，三個，綴着絲帶子的圓

帽子，很熟靈地在光線之中閃耀。臭罵聲。鎗尾響起來了。

亞歷克舍在咄嗟之間(啊，手鎗放在什麼地方了嗎!……)，——

——跟着我來!!……

好像水牛般跳出去了。槍尾伸到肩膀來了。搖動，但兩腳站定，由是，在他那像鐵錘的拳頭之下，鼻梁響起來，有人在呻吟和狂暴的咒罵聲中撲地倒下去了。

亞歷克舍跳躍過去。

——跟着我來!!

從光亮裏跳出，馬上被黑暗所包，一面折斷着向日葵的高長的莖，一面四步地跳着田瀾逃走了。

跟着他跳出來的科利夫，被鎗尾擊中了。他在繩巴的那邊倒下了，四週盡是水兵的嗚啞的喊聲。

——啊啊!!……在這裏，打!!

在後面發出一種永不消滅的尖銳的喊聲；——

——救命!……

科利夫的力量增加十倍了。被毆打了的男子從光線中滾入暗間中去，躍起來，追着兄弟走向在

喊叫着的方面去了。但是在背後，都緊跟着襲來的沉重的腳音，有人在慌張地，氣喘喘地說，——

——不要開鎗，不然的話是要逃脫的……用鎗柄打罷？在那兒在那兒，趕上去呀！

比暗間還要黑的牆垣擋住去路。木板響起來，亞歷克舍跳過去了。好像青年般地輕快，科糾夫也躍過去，由是兩個人突然陷入叫喊，毆打，咒罵，鎗尾，和鎗刺的不可名狀的混亂中了，——因為有人在隔壁的那邊尋音的。

——把將校打死！……用鎗刺刺殺！……

——等！……等！……

——捉到了，狗東西！……試石罷！……

——帶到司令部去哦——在那兒訊問……在那兒把他的腓後跟燒起來……

——快給他結果起來！

——到司令部去！到司令部去！……

科糾夫和亞歷克舍的聲音，被狂暴的螺旋渦洗掉了，他們在那狂暴地打滾着走的集團中，連自己所說的話都聽不到了。

和那一剎都不沉靜的斗喊，騷鬧，說話聲，咒

罵聲混成一團，在黑暗中雜沓沓地帶着走。鏗鏘鏘鏘的聲音，嗚嗚的鎗刺的搖晃，難聽的臭罵。

“到頭舉到了……”——這個想念就拗地在科利夫的腦裏纏繞着。他一眼不放鬆他盯住那從三層樓的校舍的窗孔中流出來的光，——司令部呀。

走入光線中來了，——衆人啞然開着口，眼睛突出。

——這不是老總麼!!!

科利夫鎮定地，只在動着肉瘤，——

——做什麼，你們？發瘋了麼？！……

——我……怎麼說好呀！……都是那些水兵壞蛋。他們來，——說發見了兩個將校，是哥薩克的好細，要暗殺科利夫的，非把那些東西結果起來不可。我們把將校趕出來，你們就在牆的那邊守着好了，一看到他們凱隊來，你們便用鎗刺把他們刺死。不必帶到司令部去——因為那虎有內奸，會放走的。你們把他們暗暗地殺掉好了……這樣地說；由是我們便信以為真，而且又因為這樣的黑暗。

科利夫鎮靜地，——

——用鎗尾去打那些水兵來。

水兵們慌張地四處走散了；從喧鬧中發出鎮靜的聲音來，

——都逃走了哩。那會有自己等着人來殺的傻子。

——喝茶去罷，——科糾夫一面從受傷了的臉上拭掉血水，一面對兄弟說，——要衝兵。

——晨。

四十

高加索的太陽，不管天已經晚了，還是熱。只有曠野透明，只有曠野青。蜘蛛的網細細地在閃耀。白楊樹剩着疏另的葉子沉思地站在那兒。庭徽徽在帶着黃色。鐘樓呈着白色。

在庭那邊的曠野中，是無數的人的海，好像行軍的起初那時候似的，渴望無際的人的海。然而現在都有着什麼新的東西籠罩在那上面。雖是和起先同樣地是無數的避難民的運貨馬車，然而爲什麼在那臉上，却像反映似地，像活的反照似地，會有一種不會消失的期待的印影呈着的呢？

雖和先前同樣地是無數的蓬蓬的，搖搖盪盪的，裸身赤腳的兵士的姿態，然而爲什麼那無限的

列會像穿着絲線一般默默地連綿着，枯瘦的臉會像鐵錘一般地剛強，而鎗刺會像音樂一般整然地暗黑着在搖晃的呢？

又臉對着這個列，那些穿着衣服和靴子的兵士，雖也成列地站在那兒，但爲什麼鎗刺却是向着任意的方向在搖擺，而那臉上是印着疑惑和貪婪的期待的呢？

和屆時同樣是一望無際的灰塵，但現在是因秋天的憂重而鎮靜，曠野澄明，顏臉的輪廓都——看得很清楚。

那時候在無限地混亂着的人的海之中，是空虛的墳墓蒼茫着，墳墓上是暗黑的風車；但現在在人的海之中，是有着空虛的野原。野原上是黯黑的運貨馬車。

那時候的瘋狂的人的海是橫溢在曠野上的，但現在那却是躲在鐵似的岸中，默默地站在那兒。

在等待着。一種沒有音樂，也沒有言語的默默的靜穆的音樂，在無限的奔衆之上，在蒼空中，在綠野上，在金色的暑熱中漂漾着。

不很大的一羣人現出來了。那些臉如鎗鐵的

站在陣列中的人們，在走近來的集團之中，看有了和他們同樣地枯瘦着的，變黑了的自己的指揮官們。和他面對面地整列站着的人們，也看到和他們同樣地臉被健康的風曬着的，穿着衣服的自己的指揮官們了。

科糾夫在先頭的人們之中走，他顯得微骨，瘦得微骨，好像浮浪人似地身上襤褸藍縷，腳上穿着污黑的腳趾露出外邊來了的破靴子。頭上則戴着邊緣破爛了的麥桿帽。

他們走近來，集在運貨馬車的旁邊。科糾夫登上運貨馬車的上面，從頭上取下破帽子，用長長的視線，周顧了伙作的鐵似的陣列，無限地連綿在曠野中的運貨馬車，可憐的沒有馬的許多的避難民，以及主力的陣列。主力的陣列中有什麼起了搖動了。由是在他的心中，生起一種深疑着的，他自己都不能夠承認的滿足來了，——“解體着哩……”

一切的人，站在那兒的一切的人，都目眦盡

他。

他說了，——

——同志們！……

大家都曉得在這兒所要說的是些什麼話，但是瞬間的火花，把在眺望的人們刺激了。

——同志們，五百俄里的路程，我們忍着飢，寒，赤裸裸地跑來了。哥薩克們好像瘋子一般地向我們襲擊而來。麵包沒有，食糧沒有，馬糞也沒有。人們沿途死亡，跌落崖下，中着敵彈倒斃；而且是子彈也沒有，要空手地……

不管這些情形是大家所曉得，——不管是大家親身所經驗過的，別的人由幾千的他們的話已經曉得的，——但科糾夫的話却像是未曾經驗過似地新鮮。

——……把孩子們遺棄在豁谷裏……

由是，羣衆的聲音在頰上，在巨大的海的一切的上面流，突刺着心臟，而使牠抖顫起來了，——

——噫噫，可憐地，我們的孩子！……

無邊無涯地人的海動搖起來了，——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了！……

他像石塊般地跳望着他們，等着，既而又說了，——

——而且有好多好多的伙伴中着敵彈，倒斃了

永遠地倒斃曠野上，森林裏，山中的哦！……

所有的帽子都脫下來了，由是無邊無涯無際
似地好像墓場的一種沉默在流；而在這個靜寂之
中。儼若墓上的紀念碑似地，儼若墓場的花似地，
女子的啜泣聲聽見了。

科糾夫垂首頭佇立一會兒，但既而把頭抬起，
舉眼四望這幾千的羣衆，把沉默衝破了，——

——然而到底爲着什麼，這幾千，幾萬的人要
忍着這些苦痛來的呢？爲着什麼？！

他再舉眼望他們，突然意外地說了，

只爲着一個——爲着蘇維埃政府的哦！
怎麼說，因爲農民和勞動者只有一個政府，除此以
外是再沒有什麼東西了呀……

這時無數的嘆息從胸中湧出，忍不住地稀少
的眼淚溢出，在鐵綫的臉上爬，在風塵滿面的臉
上，在老人的臉上慢慢爬着，而少女的眼睛則因
淚水而在顫動了……

——……爲着農民和勞動者的政府……

“啊，是爲着這樣的麼！是爲着這樣，才沿途戰
鬥，倒斃，死亡，絕滅，遺棄小孩子來的麼？”

好像眼睛到此才睜開，好像到此才聽到了秘密的秘密似的。

——諸位，請讓我說幾句話，——農婦哥爾比諾鑽入運貨馬車的附近來，一面登上車輪，木材的上面去，一面傷心地撮着鼻子這樣叫喊了起來，——讓我說……

——等一等罷，哥爾比諾婆婆，等老總說完了，才給你說呀！

——不要管我呀，——婆婆用手肘衝開，拚命地爬上去，——怎樣也不肯下來了。

由是白髮蓬蓬地擠出，瓦頭巾束着頭的慌亂的女子滾起來了，——

——前進，諸位，前進呀！把湯壺放在家裏了。當我出嫁的時候，母親把牠做嫁粧給了我，叫我要像眼珠似地寶重牠，但是我們終於把牠丟棄了。那有什麼，孰是失掉了也不要緊。我們的政府，只要有我們的親愛的政府就好了，不是麼，我們的脊骨已經完全彎曲了，真是辛苦來了。還有，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到此是老婆婆，不曉得是因為無限的悲傷，或

是爲着自己也不明白的那漠然在閃爍的歡喜，老淚撲簌簌地掉下，突成個淚人了。

於是苦悶的歡喜的嘆息，又在人類的海洋面上流，走到曠野的邊涯去了。既而運貨馬車的上面，頑固地默默地，哥爾比諾的老頭兒攀上去了。這真不容易把他拖下來，——是頑強的老人，身體中浸潤着煤膠和土地的黑油，手是像蹄一樣的。

登上去，因站的地點高而錯愕了，但馬上就忘掉，用啞啞的，好像沒有塗油的貨車似地堅固的整着，——

——看呀！……是上年紀了的馬哦，噫，是馬哦。日勃西(Sypsy)，是諸位所認得的，無論什麼馬也一眼就看得出來的，他們看了那畜生在嘴，尾巴的下面，說是二十三了！……是峇的牙齒哦！——

老人笑出來，尻初又出來了，眼睛的周圍繃起額板似的皺紋，做出和他那土坑似的臉態很不調和的小孩子處的笑態出來了。

哥爾比諾婆婆捫得莫名其妙地，打着自己的屁股，——

——哦呀哦呀，看呀，諸位，他是發瘋了麼？沉

默，沉默，一生涯沉默着。沉默地娶了我，沉默地愛了，一生沉默地過下來，現在却突然開口了哩。到底是怎麼樣的哦？怕不是瘋了麼，噫！……

老人把皺紋隱起來了，下垂的眉毛直豎，而那斷了油的貨車再在曠野中嘎聲地戛起來了，——

——馬死了，死僵了！……我在車上的東西都失掉了，都丟到什麼地方去了。步行來了，把馬具割下來，但後來也拋棄了。老婆的湯壺啦，別的雜具啦，都放家裏丟掉了。但是我們完全像站在上帝的面前似地，——到此用強詞的聲音喊出來，——一點也不可憐！……那有什麼，一點也不可憐，那有什麼！……爲什麼，那都是爲首我們的政府呀。若是沒有這政府，我們老早就都死完了，都要死在那個牆底下臭爛了哦……——於是，他好像可憐的小狗似地哭起來了。

好像波浪一樣地流，好像暴風雨一樣地耳處吶喊起來了，——

——……啊，啊，啊，啊！……那是我們的寶貝呀！是我們真正的政府呀！……長生下去罷！……健康着罷！蘇維埃政府萬歲！……

“好痛快呀?!”——科糾夫的胸中像火燒，牙關抖顫着。

“原來是這樣的麼!——顛着搖擺的瘦弱了的人們的鐵般的陣列，禁不住地狂喜起來，——原來是爲着此我們才要那創傷更甚，痛苦，拋棄生命地一路奔來的麼!……”

母親們則還抱着不安的心臟，和感着不乾的眼淚，——不，她們決不會忘記那創傷的，露着牙齒的豁谷，決不! 然而這個可怕的地方，附帶着的那可怕的記憶，終於變成平靜的悲哀，而這個悲哀，終於在那無際限地沿着曠野伸展着的人海的上面，正無聲地響徹四方的勝利的喜悅，巨大的喜悅中消失了。

和瘦弱的赤裸裸的人們的鐵般的陣列相對，形成幾多的列站在那兒的穿着衣服的滿腹的人們，在這個未曾有的凱旋之中感着自己的孤獨，眼睛含着淚水也不害羞地，成列，一個不留，像把一切都淹沒的浮岩似地，移動着走近搖盪擺擺，半赤脚，而瘦弱了的科糾夫站着的運貨馬車的方面來了。由是聲音響徹曠野地喊起來，——

——我們的老總!!! 把我們任意帶到什麼地方去罷……我們死也甘心跟着走!

幾千的手向他伸來，把他提起；幾千的手把他舉在肩上，舉在頭上運着走了。於是曠野被無數的人聲所搖撼，連綿幾十俄里在震顛。

——烏啦，啊!!……烏啦，啊!!啊，啊，啊……老總科糾夫萬歲!……

科糾夫被抬到整然的列站着的地方，被抬到砲兵站着的地方，抬到騎兵的馬的中間去，騎手們在鞍上返身踴躍，狂喜得顏臉扭歪起來，張着黑巴巴的的口，不絕地吶喊了。

他被抬到避難民之間，運貨馬車之間去了；母親們把孩子呈着伸向他的方面來。

被抬回原處來，慎重地把他再放在運貨馬車上了。科糾夫要說什麼似地把口張開，羣衆靈若剛剛看到我似地驚愕了，——

“那個人的眼睛很藍呀!!……”

不，他們並不喊出來，爲什麼，因爲用言語是不能夠表現出他們的情緒的……然而注意一看，他的眼睛實在是碧色而極柔地，含着小孩子般的

柔和的感笑的，——不是樣說出來，但是這樣地感了，——

——烏瓊，啊，我們的老總！……萬歲！……跟着這個人到天邊海角都去的……爲着蘇維埃政爭戰鬪呀。和主人，將軍，士官戰鬪呀……

他用碧色的眼睛柔和地眺望他們，心臟之中好像火燒一樣。

“我也沒有親爹的爹娘。也沒有妻。沒有兄弟，沒有近親，沒有親族；我只有這些從死裏帶出來的人們罷了……我，是我帶出來的……而且像這樣的人不曉得有好幾百萬存在，他們的頸上是掛着領索的哦。我爲他們奮鬥罷。在這裏面，有我的父親，家庭，妻，兒子的哦……我，我，我，把幾千，幾萬的人們從死裏救出來了……我在可怕的情勢之中從死裏救出來了哦！……”

心臟之中躁像火焰一樣地燃燒着，但從唇上則這樣說，——

——同志們！……

然而沒有說的閒暇。水兵的大衆，一面左衝右撞地擠開兵士的傘，一面像暴風雨似地滾過來了。

到處看得圓帽子，到處是絲帶子在搖擺。強有力地擺動着手腕，水兵的熔岩越近越近地流向運貨馬車的方面來了。

科糾夫用那有鋼鐵的反映的灰色的眼睛睜望他們，臉如鐵一樣，額緊緊地閉着。

已經近了，已經只隔着被擠滿的兵士的薄層罷了，看呀，四圍滿溢着，到處看到的，是圓的帽子，絲帶子在颼颼習習，而在那暗黑的像海島似的貨車上面，——是站着科糾夫。

身上帶着炸彈，和兩枝手鎗和彈藥筒的強壯的，肩膀寬闊的水兵，攔着運貨馬車了。車身傾斜，軋軋地響了起來，登上，和科糾夫並排站着，脫下圓帽子，絲帶子在颼颼，而嘎啞的破裂的聲音——海風，鹹氣的汪洋，大胆，凶惡，混亂的生活等都包含在裏頭的聲音，響徹四隅地喊起來了。

——諸位同志！！我們，水兵，革命家們，懺悔，在科糾夫的面前，在諸君的面前謝罪。他把民衆救出了，而我們却對他加了種種的迫害，簡單地說，打傷他，不幫助而反抨擊他了，然而現在我們曉得自已錯誤了。我代表集在這兒的水兵全體，在科糾

夫的面前低頭謝罪，從衷心說——我們錯了，請恕罪。

水兵一齊同樣地用鹹氣的海洋的聲音喊出來，——

——錯了；科糾夫同志，我們錯了，請恕罪！

幾百隻的頑強的手把科糾夫的手提到，狂暴地把他向空中拋起來了。科糾夫高高地飛上，落下，墜入手中，又飛起來了；騾野，天空，人，都像輪一樣在打旋轉。

“不得了——畜生，肚腸都要翻轉了……”

然而喊聲盈野地震撼起來，——

——我們的老總，烏啦，啊，啊！……烏啦，啊，啊！

再被放在車上的時候，科糾夫起了一點暈眩了，但碧色的眼睛縮成小縫，現出狡猾的小俄羅斯人的微笑來。

“看呀，狂吠的狗東西們，巧妙地說過去了。在別的地方，却連我的皮都要剝起來哩！……”

然而說出舉的却是那鐵般的，微微地鏗着的大聲，——

——提起舊事的東西就給他的腦袋敲破哦。

——呵，呵，呵！……哈，哈，哈！……烏啦，啊！

許多的雄辯者在等着輪班說話。各人要報告最迫切最重要的事，儼若那不說出來，便一切都要破滅似的。大眾聳着耳朵在聽。密集在運貨馬車的周圍的人們在聽。只有個個的斷片的話飛來，在末尾的方面什麼也聽不到，可是大家却一樣貪婪地，伸着頸，聳着耳朵，在聽。婦女們則把乾枯的奶塞在嬰孩的嘴裏，一面拍着或是忙得地搖着，也伸着頸，側着耳朵在聽。

但不可思議的，是雖聽也聽不到，或是除開斷言片語以外什麼都不懂，而結局重要的事却都捉到了。

——聽到了麼，說幾厄科的狗奴才們迫到莫斯科的附近來了，但被痛擊了一陣，逃到西比利亞去了哩。

——說主人們又騷鬧起來，要求退還土地哩。

——誰老子的鳥。就把土地還他們呀。

——聽到沒有，巴拿守克，——說俄羅斯有紅軍隊哩。

——什麼呀，那是？

——紅的哩，褲子也紅，襯衣也紅，釧也紅，從頭至尾，完全像煮熟的龍蝦似地，什麼都是紅的哩。

——不曉得在說什麼鳥。

——真的哩！剛剛的演說這樣說過了。

——我也聽到了哦，——說那兒現在已經沒有兵士，而都是紅軍了呀。

——那麼，一定也會給我們紅褲子穿的了？

——而且說是規律很嚴的哦。

——還會比我們的規律嚴格麼，——自從老總要用棍棒打屁股那時候起，大家便完全象掛着馬街似地順口。——走着走了。想看罷，在整列前進的時候，大家像是穿着絲襪，——一樣，而且經過部落的時候，也不會有誰因為我們哭訴，或是呻吟了。

把捉着雄辯者的斷片，大家互相紛紛地議論起來了，——雖是表白不出來，但却感到了他們，離開了不可測量的曠野，不可踏入的深山，蒼鬱的森林的他們，雖是不成比例地渺小，也創造出，在這兒，忍着飢餓，赤着腳，政治底指導，光明也沒

有，物底底手段也沒有，什麼援助也沒有地創造出和在那邊，在俄羅斯，以世界底偉大地所創造出來的同樣的東西了；他們自己雖不理解，但却是感着了。而且不曉得用什麼話來表白牠。

雄辯者們輪流着，一直說到黃昏的時候了。而跟着他們的議論，一切的人們的心中，便生長着一種他們所曉得而又不曉得的，和那稍為藍綠埃○俄羅斯的偉大的東西互相連帶着的無限的幸福之感起來了。

無數的篝火在暗闇中輝煌，同樣有無數的星兒在上面閃耀着。

被照耀出來的火焰靜靜地在飛騰。穿着襤褸的兵士，穿着襤褸的女子，老人，小孩，坐在篝火的周圍，疲勞地坐着。

火焰的痕跡漸漸消滅似地飛入星兒佈滿的天下去，狂喜的激情，生着微微感不着的疲勞，在空大的人羣全體之中平靜起來。在這個柔軟的暗闇中，篝火的反映中，數不盡的人海之中，柔和的

微笑消失，——睡眠慢慢地流起來，
篝火熄滅。靜寂。蒼茫的夜。

—— 完 ——

1930 6 24出版

1932 3 20三版

1—6000册

版	所
權	有

精裝實價一元五角

平裝實價一元二角

18 本
I512.45
S L P

九十年查玩

